

江湖義賊傳

長篇武俠小說



上海中央書店印行

民國二十四年壬月再版發行

定價大洋四元**六角**

◀ 傳 賊 義 湖 江 ▶



(冊厚大四書全)

著述者	浦左張恂九
校勘者	梁溪張寔宇
印刷者	中央書店
出版者	中央書店

總發行所上海 四馬路 世界里 中央書店

各省世界書局及各大書店均有代售

長篇武俠小說

江湖義賊傳

第四冊

張恂九著

第三一回

雀隨鐘後剪絳成空

金穴銅山漢奸似夢

却說江自桂在輪船上。各處散步。想回到自己艙裏。還未曾跨進艙門。聽見裏面人龐言雜。都抱不平。爰忙問爲什麼事故。以致大家生氣。他們同艙的說道。船上有人被扒手竊去了銀錢。外國人來關照。須要逐一人的行李和身上。施行檢查。你看可惱不可惱。如果查不出賊證。叫外國人先話一個道理。并且銀圓和鈔票。皆是混賬東西。那裏能夠查出來呢。一時七張八嘴。江自桂一想。那姓馮的錢。恰好趁這個機會。也可以得着落。繼而又仔細想來。自己覺得好笑。我也是此道中內家。他們已經拿了去。還肯讓人家查得出麼。同黨的傳遞到別處。人不知。鬼不覺。一霎眼就不知去向。而且船又大。乘客又多。那能夠查得周到。這個辦法。叫做水中撈月。全是空話。此刻看見各艙外頭。閒走的人紛紛。

走去。登時靜悄悄地。江自桂曉得外國人正在開始查艙了。中國人的劣根性。獨怕外國人。這種事情。可惡得很。但是也無可如何。大眾乘客只好忍氣吞聲。聽憑他的欺侮。停了一點鐘光景。輪查到自己艙裏來。一堆中國人。三個外國人。中國人靠了外國人。狐假虎威。呼么喝六。倘然有人說一句反抗的話。外國人把脚亂踢。舉起手就打。所以沒有人敢強一強。大約前後有四五點鐘的長久。才聽見說查畢了。毫無贓證。究竟怎麼樣查法。有的查。有的不查。也不曉得。或者查了三等艙。不查頭二等艙。也不曉得。江自桂打算和馮培元拿還一筆錢。幾次去窺探那二個扒兒手。他的行動狀貌。越看越確。一毫沒有疑惑了。防他到烟台上岸。勢必贓物遠颺。無從取還。遂整備隨身的東西。也是到烟台碼頭上行事。一面叫馮培元姑且安心等待。切不可傷感。對他說道。倘使你命運不絕。所說明中去。暗中來。不希奇的。是含糊的一句話。不好和他說破。翌日。天色黎明。船上茶房高聲叫喊。烟台快到了。烟台快到了。凡是烟台客人都

要收拾行李。起身上岸。又是二三十分鐘。望着烟台碼頭上。扛貨物的小工。接客商的茶房。雖然不少。因天氣尚早。不致於擁擠。江自桂先去守候在船上出入的要道地方。冷眼觀察。果然那兩個人也來了。但一個手裏祇拿一紙包。是穿短衣的人。至於穿長衣的。竟然兩手空空。江自桂心裏明白。原來長衣的就是動手的人。他現在不上碼頭。是一直要往上海。馮培元的錢。定交付穿短衣人身上。他一個單身賊子。更容易對付了。江自桂心中非凡快活。輪船剛才傍埠。他已蹤上碼頭。躲在人叢中。相機行事。烟台是有海關。所以客人和貨物的上落甚多。輪船拋錨後。總有二三點鐘。耽擱時間。很是從容。未幾那短衣賊人。果然單身和大衆走來。江自桂一想。此時不動手。更待何時。遂擠入大衆中間。緊跟那短衣的後頭。輕輕飛起一脚。短衣人不防備。向前撲通一交。跌倒。江自桂走上一步。急去扶他起來。說道。朋友對不起。那短衣人登時跌得昏天黑地。面孔碰在一塊石子上。眼角邊擦破了一片皮。流出血來。覺得很是痛楚。把手

一摸指頭都沾染着鮮血。他背後不生眼睛。不曉得那一個踢倒他的江自桂上去扶他起來。他認做是善意的。連連稱謝。要轉首找兇手。船上大眾客人。皆已走在前面。祇有扛抬貨物的一班小工。連接在後面擁上來。江自桂近身的幾個。確實目覩這情形。但那個喜歡多事。決不肯插身干預。等到短衣賊人爬起後。江自桂說一聲。嗣後請你留意。再會罷。說完。飛步向前去了。短衣賊身上儲藏的金錢。早已被江自桂放在衣袋裏。他走上馬路。閑逛了一回。約有四十分鐘。短衣賊初時還未曾覺着。走了幾步。才知腰包已經挖去。大驚失色。立刻轉身。奔上新豐輪船。告訴他同黨的長衣賊。如此如此。這般這般。長衣賊因嘴裏正在大嚼的東西。忽然被人家硬挖去。數天的辛苦。盡付東流。萬分心痛。埋怨短衣賊道。你做了多年夥計。手脚也會一些。什麼被人玩弄得一毫沒有方法。我和你以後幾個月。喫著開銷。從何而來呢。且說江自桂趁此機會。買了許多食物水菓。預備在船上消遣。才緩緩下輪。問一班水手。到開船還有多少時

間。水手答道。今天貨件甚少。上船客人也少。最多再停半點鐘。要拔錨了。江自桂到自己艙裏坐定。把短衣賊的贓物取出來。拆開紙包。一點鈔票。二百七十五塊。以外赤金戒指三隻。金表一隻。連很粗的表練一條。英國金先令五枚。還有翡翠圖章一方。所刻的字不識。現銀幣則沒有一塊。江自桂沉思一會。就起身去叫馮培元。向他低聲問道。你丟掉的錢。有沒有暗記在上。馮培元道。有有。銀幣皆敲硬印。鈔票背後皆簽字。一見便明的。江自桂道。既如此。你且來認認看。馮培元聽見了。好像死去活轉來。欣欣然跟着就走。到江自桂所住艙內。江自桂把紙包打開來。逐一張鈔票揭起。叫他查簽過的字。原來真贓一紙不缺。其餘七十五塊。均不是他所有。至於現洋。已化爲烏有。馮培元雙足跪下。向江自桂叩頭如搗蒜。江自桂忙扶他起來。說道。且慢。這筆款。你帶回家中。辦正當的大事。今缺少了五十番。恐事情就要爲難。我不但看老兄是誠實君子。而且是孝思難得。所以剩下的七十五番。你一齊拿了去。萍水相逢。沒有別種贈送。

的東西。我無非慷他人的慨罷了。馮培元嚇得又連連作揖。說道。我的東西。失而復得。是恩公熱心拯救。不知何日才能報答大德。那有反使恩公損失的道理。這是斷斷乎不敢受領。江自桂道。你喉嚨低一些。此處非說話地方。我祇有一句話。你若不依我。嗣後我們永遠不是朋友。馮培元見他這樣堅決。覺得不便推辭。又雙膝跪下。叩了一個頭。江自桂道。不必不必。所稱知己。在乎精神。不在乎形迹。你快快收拾好。然後再談罷。馮培元千謝萬謝。把二百七十五番鈔票。如數包得堅固齊整。復雙手授於江自桂。說道。我有格外的要求。請恩公替我保管。好在同赴上海的。等抵了上海招商局碼頭。我來携取。省得我提心弔胆。再遇什麼危險。不知恩公能否允許。江自桂微微一笑。點頭答應。就伸手接了去。這樣看起來。不論航江航海。滿地皆盜和賊。真是寸步難行了。江自桂追述前事。給徐令英等聽。無非表明水程中的奇形怪狀。然而作者所傳聞。驚人的事迹。不獨在輪舟。自鐵路告成。火車上也往往有的。中國天然的河道。東西

的有黃河。有揚子江。有珠江。東西交通。很爲便利。若南北則困難異常。所大衆恃爲交通的。祇運河一道。南自浙江省的杭縣。蜿蜒曲折。經江蘇山東二省。至河北省的通縣止。我國地勢。北高南低。所以這道運河。處處有閘。時時啓閉。舟楫往來。不能夠一往直前。所以南北交通。實則大不便利。滿清季年。平漢鐵路肇興。共長一千二百十三公里。貫通河北河南湖北三省。自北平的前門上車。抵漢口的玉帶門。不過三十六點鐘。計算一天有半。視昔日從運河的行程。經年累月。不能預定到達日子。難易判若天淵。說到火車費。大關特關。爲特別快車的頭等。祇消銀幣五十番左右。若爲節省起見。改坐二等車。可減少三分之一。再經濟一些。改坐三等車。則可減三分二。數目不到二十番。旅行的客商仕宦。果然費廉時速。凡是向來靠此生活的牲口驢夫。感受天然的淘汰。更有一等人。替達官富商。保護金銀貨物。叫做鑣客。是社會上一種過去的名辭。不論你牌子如何響亮。信用如何昭著。拳頭上立得人。臂膊上跑得馬。概歸消滅。當時

有一家鑣行。北路上稱爲獨一無二。他鑣旂所到的地方。從來沒有人敢旁邊窺伺一下。那鑣行的主人。姓華名民雄。綽號飛虎將。十八般武藝。件件精通。自幼得過名師鍛鍊。真個像銅皮鐵骨。金鋼不壞的身體。慣使一把青龍偃月大關刀。重有五六十斤。馬上功夫。可算得絕頂。他使用的暗器。如鐵彈子。袖箭。飛刀。飛劍。色色皆精。且能夠同時並作。因此沒有人躲避得過。但是他的性情古怪。看見了惡人。恨如切齒。人家請他爲保鑣。不論遠近。他把所運的貨物。先行估價。須索取十分一五。如果遇着貪贓枉法一流。他所有的資財。全是來路不義。華民雄還不情願替他做走狗。保護他貨賄呢。若遇着正當的貨物。貨主的品行。合他的脾胃。他也不計較。隨便人家給付罷了。自火車通行以後。華民雄教他部下衆弟兄。耕種度日。弋取些禽獸。各人食力以自給。他自己在家裏認真讀書。請了一位嫻外國文的教師。不多幾年。華民雄居然就通了英法俄三國的語言文字。一日風聞北京政府和英國結什麼條約。主謀的是滿洲親王。

華民雄久知滿洲的皇族。個個糊塗懵懂。毫無能力。政府已經喫過不少的虧。全國人民。受着恥辱。如何還不醒悟。去挑選幾個頭腦清爽。通曉世界大勢的人材。當這個重任。仍舊容一班唯唯諾諾的飯桶。不曉得要送掉本國多少權利給人家。他頻頻歎氣。終日不息。華民雄動了這個念頭。放心不下。自奉天省原籍家中。改了裝束。往北京城。東奔西走。也探聽不到什麼消息。問問北京的百姓。好像對牛彈琴。一概不在他們心上。說到國家的大事。和他風馬牛全沒相干。下等社會。更不曉得什麼叫做條約。知道這一回事的。祇有少數智識階級。華民雄連歎了幾口氣。一天在前門大街。閑逛得肚子餓了。見有一家番菜館。牌號叫做一樂天。裝潢得十分軒昂。他就跨上樓。去找了一座小房間。原來是一大間房子。分隔得像鴿棚一樣。每一座小房間。祇容得一張桌子。幾把椅子。分隔的板壁。却是上下相通。空氣聲浪。儘可以流轉。不過眼睛的視線。被他隔斷。華民雄點了幾色大菜。一個人正在狼吞虎嚥。忽然聽見隔壁有說英

語的聲音。他豎起耳朵靜聽。一個人操着英語道。這件事。你肯含糊一下。讓領袖軍機的親王簽了字。條約得締結成功。送給你十萬塊的大洋。又一個哈哈大笑道。你們太心狠了。這條約草稿上所講的話。貴國可以得到權利幾千萬。萬借債的老例。九八或九七回扣。也該給我三十萬萬。又一個說道。條約雖然這樣訂定。做生意賺錢蝕本。也不能夠預定。倘使到了實行借債時間。當然有九八回扣給你。現在不過把鐵路抵押給敵國。賺和蝕也難說定。如何先要起回扣來。我和你講交情。先送你二十萬塊錢罷。又一個道。這條約訂得太兇了些。敵國受着的損失。恐沒有限止。況且利息又鉅。交款的成數。也折扣很重。一個忙接口道。閒話少說。我和你私人交情不淺。如何拿大帽子出來推託。再添給你十萬塊罷。至此好像要錢的那個。把手一伸。說道。此數不可再少。我不妨替貴國改動一句。嗣後貴國還可擴充權利。得着優先權。這一層。也足值……

……一個不等他說下。就答應道。好好。華民雄立起身來。抬着頭。點起腳跟。向隔

壁房裏望過去。看見一名外國人。身上摸出一本銀行支票簿。揭一張簽好字。交給那中國人。那人轉手另一個中國人。此刻外國人站起。將要走了。臨走。又向中國人咬耳朵。很低聲的。不知說些什麼。說罷。告辭而去。一個中國人也跟他去了。還剩一個沒有走。就是收受支票的那個。聽見他操着英語。自己問自己答道。我當了多年清苦的繙譯。今天張開眼睛。才看見這許多銀子。管他甚麼喪權不喪權。辱國不辱國呢。損失是國家受着的。不干我姓章的事。那王爺不識英文。不懂英語。我把中間緊要句子。不繙給他聽。他怎麼會曉得呢。等簽過了字。他是親王。那個敢說他不是。我得到了這筆鉅款。立刻做一個富翁。那肯錯過這樣好機會。哈哈的狂笑一陣。然後得意洋洋。走出去了。華民雄忙躡足追出。向番菜館門外瞧時。祇見他一個後影。穿一身高貴的西裝。兩手插入衣袋裏。革履的聲音。托落托落。向前進行。絕不回頭。華民雄又歎了一口氣。越想越恨。越想越怒。雙手拍案大罵道。賣國賊。賣國賊。依我心思。白刀進。紅刀

出才洩我胸中的氣憤。奈此地。在皇帝禁城內。怎麼好胡亂行事。況且我目下赤手空拳。不曾帶得兵器。簡直要把我氣死了。華民雄因此逗留北京。過了數天。輾轉打聽。曉得滿洲政府。已經和英國簽訂條約。這個繙譯。姓章名叫鴻翔。此次有大功勞。得着一個保舉。華民雄知道了。實在氣他。不過仔細算計。趁此留京。把他這宗不義的賄賂。去偷出來。救濟一班窮苦的百姓。暫時聊以出氣。心中決定。再去四面探訪。章鴻翔住址在何處。事有湊巧。走到大柵欄左近。正逢章鴻翔坐着汽車。風馳電掣的自西而東。華民雄見此處有一片汽車行。牌名龍飛。華民雄即進去。雇一輛別克轎式車。牌上寫出。每一小時。車費四圓。華民雄立刻跳上汽車。叫車夫追上前面一輛車子。那汽車夫道。前面坐車的是洋務衙門裏的章老爺。你和他朋友麼。替你追上去是了。那知轉了一個灣。就瞧不見前面車子。華民雄聽見說是洋務衙門。一些不錯。就問車夫道。你如何認得章老爺。車夫道。他公館裏要用一名開車的。到我們行裏找人。現在這

開車的。就是我的朋友。所以知道。華民雄道。章公館現在什麼地方。你替我開到那兒去。汽車夫道。在中交民巷黃楊胡同。不多一會。車夫說道。到了。老爺可有名片。我替你拿進去。華民雄道。不用名片。就跳下車子。按照時間。給付車費。叫他開回去罷。抬頭一看。兩旁圍牆。中間列着兩扇大門。門上一盞西瓜式的電燈。有章公館三個字。大門緊閉着。旁有兩扇小門。門邊又有一塊銅牌。也是章公館三個字。圍牆內似乎有不少樹木。露出牆頭。樹木叢中。隱隱有一座洋式房屋。華民雄在牆外。踱了一下。見東南兩面。皆靠着馬路。西面也是圍牆。不過牆上豎着尺許高的鐵欄杆。一望可知。和章公館是兩起的。北首一條很狹小的衙堂。華民雄在周圍看過一遍。章公館的形勢。就走出中交民巷。進一家小茶館裏。閑坐着品茗。等到肚子餓了。自小茶館走出。尋一家飯店。隨便果了腹。且回到旅館。休息一下。到晚間十一點鐘。更換夜行衣服。悄悄地奔抵黃楊胡同。兜到章公館後面小衙內。一路上看見站崗的警察甚多。因是和各國公

使館接近的緣故。華民雄低着頭快走。不敢東張西望。恐被警察起疑盤詰。一直走去。閃入小術。卽聳身跳上牆頭。深恐有人瞧見。立時跳下去。躲身樹木叢中。側着兩耳靜聽。忽然門房裏電鈴的響聲大作。裏面屋子裏幾處電燈。和大門內的電燈。倏然一齊明亮起來。大門啓處。接連着嗚嗚的響。開進來一輛汽車。見章鴻翔開了車窗下來。步入會客室。那汽車沿着一條平鋪的泥路。繞到洋房北首的小屋內。從華民雄近身駛過。幾乎被車頭的電燈。照到他身上。幸虧有一株大榆樹。枝葉扶疏。他身子又伏倒地上。所以汽車夫不曾瞧見。華民雄靜伏了好一會。覺沒有聲息。才蛇行着出來。跨上階沿。找他屋子。有的已經鎖好。雖有幾間還沒下鎖。等進去一瞧。是會客室。也有中式。也有洋式。兩壁排列好幾隻沙法。中間擺大菜檯。窗上掛起簾幙。地上鋪着毡氈。收拾得十分清潔。而且富麗得很。但沒有一個人影。知道他家眷住在樓上。無奈樓梯也下了鎖。一時不能夠上去。乃走出階沿外。向上一瞧。對南一帶是陽台。華民雄把雙

足並立向下一蹬。已經躍起。把手攀牢陽台上的欄杆。一脚跨進。看他陳列的桌椅。也很華美。旁邊一間。似乎秘書室。寫字檯上。瞥見放一張字條。華民雄忙去拿在手裏。借着馬路上電燈映進來的餘光。瞧見上面寫着。遵命匯兌現款。於本月二十六日。裝運平漢特快南下。廿一個字。華民雄一見大喜。此時報時鐘已鳴五下。知天將黎明。忙把字條置在原處。仍自陽台上跳下。急急蹀上圍牆。只聽見馬路中大聲叫喊。倒馬桶。到處喧譁。回抵旅館裏。秘密通信他部下。挑點幾名作事幹練的。發下命令。在平漢路上。黃河鐵橋以南。從鄭州到郟城。中經十二個大小站頭。不過許州停車。每站派人守候。暗通消息。又選一名。專門探啓鎖鑰的人。藏身在一隻鉅大的木箱裏。自保定府上車。他在旅館內。暗調度定當。某站派某人。行事一些毋許紊亂。屆了二十六日的期。他自己上車時。隨地注意。果然看見有許多皮箱。裝上運貨車內。他在車上傳出暗號。到了保定站。將次開車。見有巨大的木箱。也裝入貨物車中。那知這箱中有人藏

着。一俟天氣已晚。從木箱中開出來。隱身貨物車內。把章鴻翔裝運的銀箱。逐一隻揭起封條。探開鎖鑰。等車子過了鄭州。正天色將明未明時候。沿途每過一站。把銀幣現貨。陸續拋下。經過小李莊謝莊薛店新鄭官亭和尚橋蘇橋七站。已經章鴻翔的銀箱。出得精空。車抵許州。在車上工作的人也溜了下來。華民雄的車票。也祇買到許州。見事已辦好。當然一同下車。這件事。人不知。鬼不覺。把章鴻翔一筆很鉅的賣國造孽錢。搬運一空。待火車上查究出弊端來。嗣後貨物車加上很大的鎖。粘上鐵道部封皮。爲亡羊補牢計畫。已使章鴻翔無端受了大損失。正是啞子喫黃連。說不出的苦。也不好和交通鐵道部等交涉。因數目太大。被人家知道了。一個窮京官。那裏來的許多銀子。豈不是把自己犯罪的贓證。放上肩頭去麼。從得着銀子全失的信。自早至晚。不住的長吁短歎。但是也無可如何。華民雄得了一宗意外的巨款。聚集部下大眾。論功分給。凡是派着工作的。皆按成績的大小給銀。多數沒有派出的。也定了分給規則。

叫他們仍舊自食其力。種田時不要忘了習武。習武時不要忘了種田。各自安分守己。他本人在家裏。蒔花種竹。教他兒子讀書。又收集近地一班優秀子弟。教授他們學習洋文。他又性嗜菊花。雇用園丁。專門培植。成一所菊圃。姚黃魏紫。絢爛三秋。更見他雅人深致。一時江湖上傳聞遠近。愈說愈大。實則他祇有二三十萬的現款。變做了二三百萬。甚至有的說了二三千萬。別地方幾個有本領的強盜。此刻正鬧着飢荒。聞得華民雄有偌大家財。嘴裏垂涎有三尺的長。一天有人來華民雄莊上。找他講話。華民雄經莊客通報後。立即延入客座。但見來的那個人。雄糾糾。氣昂昂。比普通人要高出一個頭的樣子。滿臉露出橫肉。拳頭很大。臂膊很粗。身體也碩大非常。而且有幾點大黑麻子。極像一個好漢。華民雄忙請問他姓名。答道。嗜們行不更姓。坐不更名。叫做金中耀。江湖上又呼爲金炸彈。華民雄哈哈大笑道。我當是舊小說上的黃天霸。行坐不更姓名。那人聽了。身子直站起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二回 東邦人訴苦飲泣吞聲 南滿路盜銀風馳電掣

却說華民雄對那來人哈哈笑着。比他舊小說上的黃天霸。金中耀站起身來。那知並非聽了華民雄的話。動怒起來。竟不去理會華民雄。就接口說道。嗒老子無事不登三寶殿。老子向在關外的大虎山。做綠林的勾當。稱孤道寡。聞得你小子近來發了橫財。快些拿出一二百萬來。好讓老子去招兵買馬。若然半個不字。漏出牙齒縫。把你的腦袋掇下來。讓老子撒一泡尿。華民雄曉得這個人是混賬東西。沒有腦子的。忙答道。有有。獨怕你拿不動這許多。怎麼樣呢。金中耀大喝道。嗒老子天生的神力。拿不動也不算好漢。大虎山上的交椅。也不坐了。華民雄連聲道。是是。讓我去端整起來。請你拿去罷。金中耀喝道。快快老子等你不耐煩。不要怪把你這鳥窠子翻轉來。華民雄回身走到裏面。心上打算。這種混賬東西。勝過他也不可爲威武。萬一失風在他手裏。一世的英名。斷送在蠢漢子的手下。殊不值得。眼睛朝天井中兜一轉。計上心頭。這般這般。驅

遣他出門。且可試試他的勇力如何。遂叫人拿了一條氈毯。調齊了七八個粗笨的傭工。將後面菊圃裏的假山石。扛一塊到氈毯上。包裹起來。用繩索網縛堅固。叫傭工扛抬到客座內。華民雄指點着道。恐你拿不起。如何是好。金中耀見了。從坐位上跳下來。把這塊石頭。兩隻手合抱着。提起有二三尺高。仍放倒地上。反把客座內鋪好的方磚。壓碎了二三塊。嘴裏說道。沒有着手地方。怎麼樣拿呢。說罷。把繩索亂解。華民雄上前阻止道。財帛不可露白。況且強中更有強中手。你如何能夠弄到關外去呢。我替你拴縛幾根繩子。你馱在背上拿去。好麼。金中耀說聲好。華民雄恐繩索不牢。用一條鐵鏈。繫住在金中耀的背上。金中耀也不稱謝。大踏步向門外走去。那知才走了半里遠近。覺得筋疲力盡。滿身臭汗。若吳牛的喘個不停。上氣接不着下氣。一滑脚。仰面朝天。跌了一交。那塊石頭縛住身體。不要想動搖分毫。幸虧金中耀仰面跌倒。還好看一些。若向前撲倒。背上駝了石頭。豈不變成駝石碑的烏龜麼。後面華民雄帶領了一

羣莊丁追趕上來。見金中耀成了這個樣子。拍手大笑。莊丁等亦跟着歡呼不已。華民雄走上前去。說道好漢。爲什麼不背了走呢。反在露天睡覺。金中耀掙扎了一會。不動分毫。忙向華民雄討饒道。老爺放了嗒們起來。嗒們不敢再要你銀子了。華民雄道。鏈條的結縛。被你壓在地下。我沒法解脫。金中耀仰臥石頭上。說道謝謝老爺。替嗒們想法子。解脫了罷。嗒們不敢再要你銀子了。華民雄道。你何不把鐵鏈扭斷了。金中耀道。繩子且扭不斷。何況這鐵鏈呢。老爺不要爲難嗒們了。放嗒們起來。替老爺多磕幾個頭。饒赦了嗒們罷。華民雄此時兩隻手在他背後。把鐵鏈條扭了一會。扭得金中耀殺豬般叫起來。華民雄道。朋友。你熬一些痛楚。鐵鏈條嵌進你皮肉裏去。叫我怎麼樣用得出力氣。把他扭斷呢。金中耀咬緊牙關。拚命忍耐着痛。有一刻鐘光景。才把鐵鏈條扭斷了一股。其餘都寬鬆了。金中耀方鑽出來。雙膝跪在地上叩頭。華民雄提起石頭上的鐵鏈。說道。鐵鏈嵌入你的皮肉內。我恐傷了你的筋骨。不好用力。那能扭

得斷。若這樣。真不費吹灰的力氣。說罷。兩隻手把鏈條一扭。已經分作兩段。嚇得金中耀魂不附體。叩頭像搗蒜一般。華民雄忙叫莊丁把他扶起。且招呼他回到家裏。請他喝酒。問他住在何處。做什麼營生。金中耀道。望老爺恕咱們的鹵莽。咱們在關外大虎山上。做沒有本錢的買賣。無奈近年來一些撩不着肥豬。弄得喫盡當光。天天熬着肚子餓。無法可想。大胆敢來捋虎鬚。敲虎牙的。華民雄道。關外自京奉火車通行。大小客商。統概搭了火車。所以你們打劫不到東西。我輩賣氣力喫飯的。全遇着絕路。我自把鏢行停歇。五年工夫。也沒幹過一件事。金中耀道。你老爺福分大。資財多。大塊的肉。大碗的酒。天天供奉着。咱們大虎山上。草根樹皮。一齊到了肚子裏去了。從前梁山泊的宋江。五台山的牛皋。何等威武。臨到老子金中耀。倒盡了八百年的霉。餓得孩兒們個個像僵屍鬼一般。老爺看可憐不可憐。華民雄道。好漢果然可憐。爲什麼不向別處想想生路呢。金中耀道。咱們爲是怕餓死。所以情願做强盜。爲犯法的行動。那知

犯了法。做了強盜。仍舊要餓死。還有什麼法子呢。華民雄道。近來我也很爲憂心。部下人數衆多。開支浩大。這北京賣國賊的一筆贓款。雖然我弄到了手。江湖上替我造謠言。加起幾百倍的多。火車上迄今嚴加戒備。斷難再試。但是法子。是有一個。無奈我手中軍裝槍砲不多。因此不敢輕易動手。金中耀道。軍器鎗砲。要他不難。有幾個東洋人。曾到嗒們山上打獵。對嗒們說。等有了機會。如肯聽他命令。和中國政府反對。他們允許盡量供給嗒們鎗砲和子彈。要軍餉也有的。這個緣故。嗒們不懂得。嗒們軍師說。日本人想佔奪中國的土地。煽惑嗒們國內的軍閥。內亂起來。他於中取利。他的心思惡毒得很。所以沒有答應他。華民雄道。我們做強盜的人。也要講信義。然而對待這日本人。不必硬碰。然守着。我個人的信義。因他們對於我中國。處處拿奸猾的手段。陰險的心思。百方來損害我。和信義二字。完全相反。我們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先拐騙他一宗軍火。到了手內。再看形勢。譬如你大虎山上。騙到了他的軍火。拿來

借給我。由我們去和他反目。驅逐他出境。未始不可。金中耀道：「咱們大虎山儘聽你的節制。再去聯合太子河阿穆爾松花江嫩江一帶地方的好漢。攻打日本人時候。大家預備接應。萬一他加派大兵來猛攻。咱們偷力不能敵。也可以有存身的地方。」二人說得投機。華民雄置酒款待。金中耀鬧着要和華民雄同盟結義。華民雄曉得他腦筋簡單。也就允許了。他當場就入拜爲交。大家盡歡而罷。金中耀就告辭回去。華民雄道：「後會的日子正多。我也不攀留你。你回到山上。依我計策行事。送贈他一千塊的鈔票。作爲川資。又派莊丁用大車裝載幾十担糧食。送上大虎山。金中耀感激到萬分。叩頭稱謝。華民雄又和他約定。讓我們預備妥當。過了三個月以後。把部下人衆陸續移送到關外。名爲墾荒。實則有事時。資以作戰。又叫他參謀撰了一篇移民實邊的文章。送到報館裏去鼓吹。因此得着省政府的補助金。領了護照。把部下從平奉火車載運出關。安置在南滿鐵路附近。華民雄復赴關外各地方遊歷。自奉天啓程。搭安奉鐵

路的火車。不過八小時已到安東。渡過鴨綠江。就是高麗國的新義州地面。在高麗遊覽風景。處處要受日本人的干涉。行動很不自由。回想外國人到我們中國來。中國何等寬大。待遇他如上賓。他們還不肯取銷治外法權。甚至有租界的商埠。取得領事裁判權。我們中國人。一脚踏到外國。才曉得待遇上大不平等。祇有拿金錢去用在他國裏。如官費自費的留學生。他還不致厭惡。雖也有麻煩的地方。總比那經商做工的人。天差地遠了。經商做工的。被他們不當人看待。簡直如牲畜一樣。他們要把你宰割。沒有躲避的法子。常常把你血汗積下的金錢。如數吞沒。訴訟的罰款。毫無公理。憑審判官的喜怒。定罰款的多少。動輒被他壓迫。至驅逐出境。連家裏去拿一些川資。也不准許。日本人待高麗人。凡一切可以獲得利益的營業。或賺錢容易。或保障穩當。統概攘奪了去。惟有粗重的下層工作。日夜勞苦。得資很微的。如洗衣一類。才讓給高麗本國人。處處還要受日本人的監督和指揮。日本人時時恐高麗人聚眾反抗他們。

所以限制得十分嚴厲。防備得十分苛刻。偶然聚集了幾十人。交頭接耳的言語。被日本人看見了。認爲形迹可疑。定是秘密的商量革命。反抗政府。一種舉動。莫須有三字的冤獄。犧牲了許多生命。斷送了許多頭顱。他日爲有嫌疑的人。傾了家。盪了產。還算萬幸的事。彷彿天造地設這高麗半島。爲日本人享用的。除了日本人。沒有第二個可以來染指。高麗人在高麗半島上。度着牛馬的苦楚。奴隸的生涯。還是日本人的恩典呢。亡國的恨事。絕種的慘劇。使有心人見了。那不傷心。何況華民雄是一個血性男子。那裏忍耐得住。遂向幾個認識的高麗人說。你們受日本人如此虐待侮辱。年富力強的人。爲什麼不到外國去謀生活呢。那高麗人流着眼淚道。地球雖然很大。那一國有我們亡國民立足的地方。恐要和日本人一樣的虐待。不過貴國素來寬大。對外國人一視同仁。有不少我國的百姓。赴貴國去營生了。那知日本人更是居心不良。提倡着我們韓人赴貴國的。可給津貼費。也可向政府借貸。貴國人料得出麼。日本人

是抱什麼心思呢。我們數十萬的韓人出國後。豈非把土地房屋。讓給日本人白白受用。而且限定赴貴國的奉天吉林黑龍江三省。他又藉口以保護日僑爲名。把管理高麗的手段。漸漸擴充到貴國去。我們雖易一地去。做牛馬。無非多偷生着數日。將來結果。仍舊一樣。終不免亡國之後。繼以滅種。皇天啊。可憐箕子的後裔。天天希望貴國興旺起來。我們高麗百姓。庶幾永久靠托些福氣。豈知貴國革命後。年年的內亂。許多軍閥。南征北戰。反受日本二十一條的侮辱。令人歎息不置。說到此處。大家吁嗟了一回。那高麗人又道。貴國能有一天強盛。把倭奴征服。我們高麗。仍舊列爲藩屬。我死了也得瞑目。那知這高麗人的一席話。被日本的暗探知道了。就把他抓去。下了監獄。定成死罪。并且要來尋着華民雄。探得華民雄常到中國公使館裏去。和中國公使有來往。又華民雄的交際手段很高。和美國俄國法國英國的人都認識幾個。他犯法的真憑實據。也查不到。所以不曾下毒手。把他逮捕。華民雄得着了一些消息。留意避

去日本暗探的眼光。秘密歸國。抵了安東。暗暗地攷察。果然日本人的勢力。埋伏在奉天省四圍已遍。即奉天到安東的鐵路。長一百六十一英里。爲日本人所造。一有軍事的動作。祇要八小時可到。這定是伏下以後的禍根。況且日本建築在吉林奉天的鐵路。循環來往。節節可通。再加大連灣的軍港。銜接着南滿鐵道。又有通遼熱河路。洮南索倫路。長春洮南路。吉林會甯路。琿春海林路。這五條路綫。完全竣工以後。他們軍事上經濟上。得着許多的便利。好像老虎添了兩翼。東北三省的土地。他有吞併的可能性。就是蘇俄政府。要想分嘗一杯羹。恐也辦不到。照此情形。已經預伏將來日俄第二次的大戰爭。他的鐵路計畫。竟是小循環外。還有大循環。以免和敵人開戰時。被截爲兩斷。運輸不濟。以致不能夠進行。華民雄把手指輪轉一算。日本人在關外。業經造成七百餘英里的鐵路。費大約五千萬圓的資本。他心中抱着稱霸大陸的政策。第一步吞併奉天吉林黑龍江三省。第二步。滅我中國全部。第三步。征服全世界。現在

他還沒有經營完備。讓我和他開一下玩笑。把他的火車劫掠一次罷。打算定當趁了安奉車。回到奉天。在奉天耽擱了一禮拜。約會幾個同志。改乘了平奉車。過巨流河柳河溝。渡饒陽河。到唐家窩鋪下車。在車上一霎眼間。已行了二百二十英里。不過六小時左右。下車後。幸金中耀預爲關照。他唐家窩鋪有大虎山上的眼綫。因金中耀仿效梁山泊。開着黑店。名叫義興棧。華民雄走進店門。也不說明。找了房間。就躺在床上休息。因火車上顛簸得很。有些頭目昏花。店小二看這客人。衣服漂亮。沒有帶行李。想單身客人。所有也無幾。故不去下手。走進房門。問道。客人喫些什麼。華民雄道。湯麵一大碗。多加些蒙汗藥。店小二道。客人不要講笑話。什麼叫蒙汗藥。我可不知道。華民雄道。你真不知道麼。蒙汗藥。強盜的切口。叫做海字迷。外國藥房。叫他睡藥。有哥羅仿模寐的。拿等種種藥品。我因奔波了不少日子。晚上不得安睡。故想用一些。店小二聽了。滿肚皮疑惑。說道。我們那有這種藥呢。剛要退出去。華民雄喊住他道。你去請你

們老闆來。我要問問他看。此地可有賊子。店小二道。客人和我鬧笑話了。客棧裏有了賊子。還有人來住宿麼。客人如有貴重的東西。我可拿去交代賬房裏。省得客人不放心。華民雄道。既然沒有賊子。怎麼地板是活動的。嚇得店小二開不出口。華民雄道。我現在沒有錢財。會面了你們的老闆。他或許送我些錢財。我住宿在你們客棧裏。一大半不放心。所以要叫你老闆來問一下。店小二一頭出去。一頭嘴裏嘖咕着。把華民雄一番說話。一五一十的告訴老闆。那老闆忙問道。客人是何處口音。店小二道。好像關內的人。近乎天津保定一帶。老闆對別個夥計說道。不要是他到了。前者金大王吩咐過。他有一位結義兄弟。要來瞧他。盼望了多時沒有來。不要就是他罷。遂急急走進去。把金中耀前者和華民雄約定的切口。及一切舉動上的暗號。說來盡行吻合。就延華民雄到密室中叙談。報告他手鎗和手溜彈。已經購齊運到。各地方馬匹。也陸續解到。各處山上好漢。均聯絡妥當。華民雄道。既如此上山去。恐要耽誤時間。萬一洩

漏了消息。不是玩耍的事。你可傳我的說話。把軍火運至饒陽河。借給我。一用。再多派若干人。埋伏在南滿路上。我若得手了。你們祇要袖手旁觀。萬一倭奴先行防備。我敵他不過。你們出來救應。華民雄囑咐了以後。卽告辭動身。又赴南滿路沿線。攷察一切情形。暗中傳布幾個命令。知道日本人定是趁目下大豆成熟。要大批的收買。預備壟斷居奇。所以把現銀和金票。裝至大連上岸。分配在瓦房店。熊岳城。大石橋。及鞍山。遼陽。渾河。奉天。每處有二十餘萬。鐵嶺。開原。昌圖。四平街。公主嶺。長春。六處。不到一百萬。他心上再三盤算。南滿鐵路。自大連至長春。有四五百英里。合中國里數。要一千三四百里。車行的時間。要將近三十小時。若要銀子多弄他一些。在奉天。迤南動手。若取穩當一些。在奉天。迤北動手。正攷慮間。又有密探來報告道。這項現銀。定於十月一號。裝五號長春貨車。上午十一點鐘。三十分開車。華民雄答他知道。那密探退出。華民雄算來。祇隔三天。遂急急發密令。大家趕往奉天。趁開原車赴大連。到了這天。奔到

大連車站。知九次開原車。開駛不多時候。在站上巡視了一周。沒有看見什麼銀箱。想探問車站上的脚夫。復恐露出破綻。不敢貿然啓口。方在疑惑。見站長室裏。走出一名茶役。是同黨的人。就把手勢暗號。默默地表演一番。那茶役也不說什麼。把兩手插入褲袋。回身走入一間房屋中去。華民雄心內已明白。也躲入一家小茶館裏。靠着窗坐定。從窗口望到車站前大路上。視線絲毫無阻。不多一會。自己的部下。陸續來了。等到將近十一點鐘。聽見車站上鏜……敲一塊鋼板聲音。比較敲鐘的聲音。更加響亮。旅行的客人。紛紛上車。華民雄也購了車票上去。經過周水子南關嶺大房身金州二十里台五處。他同黨也陸續上車的不少。算來有一百餘人。到了三十里堡。才下午四點鐘。火車停了十分鐘。看見裝現銀的木箱。有一部分下車。五點鐘到熊岳城。見金中耀也上車來。過了鞍山和蘇家屯。時天色已晚。烟靄蒼茫。只聽得一聲暗號。首先幾個人。執着手鎗。監視司機的。指定他要害。不許停車。每一節車的前後兩端。有人把

守車門。經過渾河奉天。車也不停。也不許人家下車。一路直衝過鉄嶺和開原。在昌圖一帶。沿路把銀箱擲下去。到四平街。還沒有擲完。抵了公主嶺。華民雄部下。才一聲暗號。紛紛下車而去。車上許多乘客。受了一夜的驚嚇。弄得天昏地黑。還不知爲甚麼事情。幸虧一些沒有損失。翌日早上。七點鐘到了長春。才知道被一班強徒。把貨物車上的銀箱。洗劫一空了。有的雖然知這班人在公主嶺下車。也沒有看見他們拿什麼東西。當下南滿鉄道各站的站長。拍發無線電有綫電。如雪片一般的緊密。調到他們的許多軍隊。沿路駐防。把來往客商。盤查得很嚴厲。到底不曾破案。不過華民雄金中耀等。要想第二次動手。一時不容易辦了。華民雄此次。劫得日本人的現貨。足有二百餘萬。他自己部下。和金中耀的同黨。一齊渡過嫩江。點了名。訓話一番。凡是此次派出的人。自一萬兩始。三千兩止。挨次分給。其餘沒有出外的。也各給一千二千兩不等。剩下二十餘萬。賑濟殘疾孤苦的窮民。教他手下。在黑龍江吉林邊境上。竭力墾種。

春夏耕耘。秋冬獵狩。有時專習打靶。他們馬上的作戰工夫。原是無人可及。就是鎗炮的練習。也能夠百發百中。華民雄和金中耀均秘密囑咐。等有了機會。通知他們出來。替國家出力。那知不久被日本人探查曉得了。想剿滅這班奸漢。非但無此力量。而且地理上也未能熟諳。崎嶇的山路。不曉得遠近。算來祇有羈縻的一法。暗暗地遣人作說客。供給他們軍火。叫他擾亂治安。破壞地方的秩序。作爲交換條件。華民雄約定金中耀。要騙他的軍火。不得不假意的答應。等軍火到了手。立即高飛遠走。不肯服從他。可惜我國的政府和高級長官。不能利用這愛國男兒。以抵抗外人。殊可歎惜。由此觀之。我國從輪船火車通行以後。驚人的俠義行爲。見聞不少。且言江自桂。徐令英。和杜廷卿。周世怡等一行人。泝揚子江上駛。到了漢口。歸家的歸家。做事的做事。游歷的游歷。那時楊子楚帶了沈阿二。和江自桂等同搭船上。所有徐令英。江自桂的舉動。逐一件旁觀得清清楚楚。就是他們談論的時候。也聽得明明白白。將要漢口上。

岸時。楊子楚忍不住了。就去拜見江自桂徐令英二人。彼此各通名姓。叙談多時。志同道合。徐令英問楊子楚道。來漢口有何貴幹。楊子楚道。實無定見。因未曾到過。特來玩耍一下。遂三人同住在中西旅館。攷查風土民情。帶游賞着黃鶴樓鸚鵡洲諸名勝地方。並託人伴同去參觀漢陽的兵工廠。足足看了兩天。又三人試乘平漢鐵路的火車。到了信陽州。已入河南省境界。沿途的景物也領略一斑。自信陽回到漢口。此時三人肺腑的言語。沒有一句不談。江自桂道。漢口雖然繁盛。還不及上海的五方雜處。富人多若恆河沙數。聽見說南京路西面的靜安寺路。祇此一條馬路上。家財滿三百萬以上的。有四十八家。其中也有數千萬的鉅富。我們還是回到上海去。發展平生的志願。如何。楊子楚徐令英同聲贊成。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三回

智取巧奪奇計驚人

至公無私愛徒斷舌

却說楊子楚江自桂徐令英三人。在漢口中西旅館內。盤桓了將近兩禮拜。初

意施展手段。做一番移富濟貧的事業。及仔細攷察起來。覺得漢口各種社會的財力。萬不及上海的偉大。所以江自桂和他們商量。還是回到上海去活動。各人同意後。就摒擋一切。搭了日清公司的大貞丸輪船啓程。大凡長江船。從上海赴漢口。稱爲上水。須四日四夜。漢口開船。稱爲下水。祇消三天。三人以外。連沈阿二共四人。買了客艙的票。在船無非談天說地。光陰迅速。忽然已第三日了。楊子楚道。依我的愚見。我們分兩起住宿旅館。因上海租界的巡捕偵探很多。爲避免耳目起見。更須不要說真姓名。不論何處得了手。大家共同出納。二兄以爲何如。徐江二人。皆拍手贊成。第三日上午十點鐘。船抵了浦東碼頭。乘了公司的擺渡小汽船。到了浦西。楊子楚帶同沈阿二。雇黃包車。往英租界投宿。約定每日上下半天。均會面一次。如遇有事。則沒有一定。江徐二人。就近寓在法租界。且說法大馬路。有一家開設很久的旅館。牌號名利。這名利棧。凡來往客商。沒有一個不曉得。那天午刻。來了兩位不帶行李的旅客。身上衣服。

並不十分漂亮。瞧上去似乎經紀人模樣。他們合開三十六號的大房間。照例登紀姓名籍貫年歲職業來去等手續。在他們填寫的表格上。知道一個姓陸名伯陽。三十一歲。一個姓施名萬通。三十二歲。都是布商。從漢口來。由姓陸的先拿五塊洋鈔。付了房金。茶房送過面水。泡進香茗之後。房間中只有兩個旅客了。房門已是閉着。他們開始談話。那個自稱陸伯陽的。笑着道。水面上來往得麻煩。到了陸地上。似乎覺得格外舒服一些。施萬通點着頭道。不錯。但是在這房間內。不是和輪船上的房艙一樣麼。老江。你身上還有多少血。那陸伯陽道。身上所贖的。都付了房金。明天的喫喝使用。都在你姓徐的身上了。施萬通搖着頭道。我身上沒有一文錢呢。閱者至此。難免要起疑心。名利棧三十六號內的兩個旅客。究竟姓陸姓施。還是姓江姓徐。作者拆穿這啞謎兒。原來不值一笑。陸伯陽便是江自桂。施萬通便是徐令英。他們到了上海。開了名利大客棧的房間。預備做幾天陸地上的生活。調劑調劑口味。江自桂身上所有的

一張鈔票。付了房金。聽說徐令英身無分文。自桂便道。照你說來。我們的衣食住。盡於這五塊錢。還能夠活動麼。倘使才到就走。太覺說不過去。令英笑道。不要緊。晚上我和你去會一個朋友。要五十一百。很是容易。自桂道。那個。令英道。小辮子劉三。自桂拍着大腿。豎着拇指道。是他麼。聞名已久了。該去拜望他一下。聽說這劉三大哥的手段。江浙二省地面上。坐第四把交椅。他還有一個渾名。不是叫做閃眼神麼。令英點頭道。不錯。只要一閃眼兒。你的就是他的。橫豎沒事。我把劉三的一件有趣買賣。說給你聽聽。那天是七月初一。劉三上城隍廟。燒了利市香。在松鶴樓喫了素麪。又到春風得意樓。啜茗。他歡喜躺着養神。在二層樓裏面。是有幾張大坑的。光顧的人很少。他却最愛這個地方。就在最後一張坑上。泡了茶。他便躺下了。他的身材很瘦小。又是矮短。躺在坑上。只要身子稍微蜷曲。他的兩隻脚。已在坑沿之內了。從側首看上去。好像沒有人一樣。就可見他又矮又小了。他閉着眼養神。不多時候。却來了兩個茶客。在他連

接的一隻坑上。泡茶坐下。劉三也不在心上。那兩個茶客。却低聲談話起來。劉三只聽得一句。在你手中。要想銷去難咧。他無意間坐起身子。拿了茶壺。嘴對嘴呷着。瞥見那坑上一個小胖子茶客。手心裏有一粒白藥般大的金剛鑽。光彩閃爍。耀眼生花。那小胖子沒有瞧見劉三在旁邊的坑上。口中正在說什麼話。他同來一個黑瘦臉的。却瞧見了這邊的劉三了。做一聲咳嗽。向小胖子擠了擠眼睛。小胖子回頭見了劉三。忙把手掌握牢。又對劉三瞧了幾瞧。臉上現出慌張的神色。劉三把眼光移向別處。如無其事的。呷了幾口茶。放下茶壺。打個呵欠。伸着懶腰。重又躺下。不多時。已經鼻息如雷。睡得爛熟。那邊坑上的小胖子和黑瘦臉二人。本已停了談話。此刻小胖子伸過頭來。瞧了瞧這邊坑上的劉三。見他睡得爛熟。便說道。不妨事的。他已睡去了。馬先生你說罷。這樣的東西。我冒險弄到手裏。你祇許出三千塊。似乎說不過去。黑瘦臉的馬先生道。你要曉得。你到手了三千塊。沒有一些危險。我收了你的東西。販賣出去。那危

險比你加起萬倍呢。說句不吉利的話。本利全空。還要跌進西牢。阿方你去想罷。還有一層。你留在手中。賣給他人。一則價錢未必會好。二則容易出毛病。不是我姓馬的嚇你。讓你把這東西賣給我。我想發財呢。姓馬的說了這幾句話。小胖子阿方沈吟了一會道。這樣罷。馬先生再加三百塊。我就媽媽虎虎了。姓馬的道。不必多囑嚇。我再加你一百塊。再要多。你去作成別人罷。這兩個茶客的談話。到此中止。那邊坑上的劉三。一個翻身坐起來。揉着眼睛。喊堂倌攬一把手巾。抹了臉。付了茶錢。他就走了。這邊小胖子阿方。和黑瘦臉的馬先生。在劉三抹臉時候。那粒大鑽石。由小胖子放入一隻小小錦匣裏。交給姓馬的。距離劉三走了一刻鐘左右。他們二人。也一同走下春風得意樓。這天正逢禮拜。城隍廟裏本比較平日熱鬧。在得意樓的前面。更是擁擠非常。小胖子和馬先生。在人叢中擠出去。小胖子脚下覺得一絆。身子一偏。却撞在一個手托籃兒賣花生的小販身上。來勢不輕。那小販啊呀一聲。籃兒落地。散了滿地的花生。

和銅圓。小販拉住了小胖子吵鬧。姓馬的道。不要鬧。大家無心的。快些收拾罷。說着俯下身去。替他拾取花生和銅圓。小胖子和小販也一同拾取。在擁來擁去的人叢中。拾了一大半花生。其餘都狼藉了。姓馬的便摸出兩角小銀圓。給那小販。作爲賠償他的損失。小販却不肯罷休道。我有四隻角子。也丟掉了。連那花生。至少要賠我一塊四角錢。姓馬的見小販藉口敲竹槓。就發怒道。混蛋。你想詐人麼。小販道。誰要詐你們。撞翻了我的喫飯傢伙。倒是你們的理麼。你是人是畜生。姓馬的被小販罵得發狠起來。伸出手就打小販的巴掌。小販身子略偏。一掌打在肩上。小販手內的花生籃。重行落地。小販扭住了姓馬的拚命。兩人扭在一處打架。小胖子上前幫助姓馬的。扭打一陣。小販和姓馬的一同跌倒在地上。小販喊着救命。衆人上前相勸。結果小胖子拿出八角小銀圓。賠償小販損失。才算了事。小胖子替姓馬的拍去了身上灰塵。走到九曲橋上的時候。小胖子對姓馬的道。你身上的東西在麼。姓馬的伸手進內衣袋裏一

摸那隻鑽石錦匣好好的放着。笑道：「怎麼會失落呢？我姓馬身上的東西，有誰敢來動一動？」小胖子阿方笑道：「我防你和小販打架，不要遺失了，那才要命呢。」姓馬的道：「你放心，東西在我身上，不見了，你的三千一百塊，我不能少你一文。」的兩人一路講着，穿過九曲橋，經桂花廳，走大殿前，直出城隍廟。姓馬的對小胖子道：「你要現款，還是莊票？」小胖子頓了一頓，笑着道：「有鈔票最好。」姓馬的道：「有有，到我店中來拿罷。」他們也不雇黃包車，仍是步行。徐令英滔滔不絕的講到這裏，江自桂現着不耐煩的神氣道：「老徐，你究竟說些什麼？」劉三倒不提，專講小胖子姓馬的二個。令英笑道：「你不要急，聽着就是。」自桂點頭道：「好，你快講下去。」令英道：「姓馬的在小東門大街上，開設一月很大的香粉店，還兼做珠寶鑽石生意，手中足有五十多萬現血，他的發財，全在收買來路不明的珠寶鑽石，賤進貴出，很會賺錢。他和小胖子阿方，到他的香粉店中，約有三四十分鐘光景。小胖子阿方，欣欣然單身出外，就在香粉店門口，雇得一輛租界照會。」

的車子到赫德路去。在小胖子的車後。又有一輛車子。坐車的便是小辮子劉三。他們兩輛車子。一前一後的到了赫德路上。小胖子的車子。在一座大洋房前面停下了。付了車資。朝裏走入。劉三的車子。拉過了幾個門面。才叫車夫停下。付了車資。回到大洋房前一瞧。門前有一方橫的銅牌。上有方公館三字。洋房之前。有一方空地。種植花草很多。中間有一塊平坦的磚地。門內有一名管門的。穿了很整潔的號衣。在鐵欄杆前閒步。劉三便上前打一個招呼。問那管門的道。這兒公館中。是不是失去一顆大金剛鑽麼。管門的對着劉三。上下瞧了瞧。點着頭道。是的。你是什麼樣人。問他做甚。可是瞧見了報上的賞格。得着了什麼消息。前來通風報信麼。劉三笑道。我是齊探目手下的夥計。陸阿毛。奉着探目的命令。前來調查的。這幾天有沒有消息呢。管門的點頭道。昨天晚上。在婢女阿蘭床上。搜得一隻鑽石的空匣。這空匣却不是裝那大鑽石的原匣。我家三姨太太。認定阿蘭偷了鑽石。阿蘭死不肯招。就在昨晚送進捕房去了。

先生還不知道麼。劉三點頭道：「昨晚送到捕房麼？今天我沒有到過寫字間。這消息還沒知道。我要問你。你們料想阿蘭會偷不會偷。管門的道。那也說不定。不過阿蘭來有一年多了。平日倒很規矩。劉三再要問下去。瞥見小胖子出來了。劉三和管門人點了點頭便走。距離方公館三四十步路。站定身子。回頭一瞧。見小胖子向一輛空車招手。劉三也雇了一輛就近的黃包車。坐上車時。小胖子已經上車向東去了。劉三叫車夫遙跟在後面。小胖子到了北京路。一家銀行門前。停車下來。劉三早命車夫先停。給了車錢。見小胖子已走進了銀行。約有一刻鐘。小胖子出了銀行。正在雇車的時候。劉三奔到他背後。一手拍他的肩頭。一手却將小胖子頭上一頂細白草帽脫下。同時嘴裏說道：「小趙。你那兒去。小胖子回轉頭來。劉三笑着喊聲：『啊呀。對不起得很。認錯人了。把手裏的細白草帽。仍舊套在小胖子頭上。却套得又高又歪。劉三嘴裏只是說着對不起。小胖子倒不好發作。自己把草帽戴好。便匆匆上車去了。劉三等他車子去。」

遠後。在衣袖裏取出一個簇新的銀行存摺。翻開一瞧。是活期存款三千圓正。他立刻雇了車子。到上海慈善會中。把那三千圓存款。用無名氏捐助了善舉。令英講到這兒。自桂點頭道。很好。劉三弄小胖子戴好草帽的時候。存摺到手了。但是劉三爲什麼不把那粒大鑽石。想法拿到手呢。令英笑道。鑽石麼。他早已拿到手了。自桂愕然道。什麼時候拿到的。你還沒有講呢。令英笑道。若使姓馬的。把他衣袋裏的鑽石匣子開看。要使他大喫一驚。匣中一粒大鑽石。變成一粒大花生了。自桂恍然大悟道。賣花生的小販。便是劉三麼。令英道。不是他。還有誰呢。自桂點頭道。這樣手段。真不愧稱爲閃眼神了。後來他把鑽石怎麼樣。令英笑道。後來他越發有趣了。他捐助了存摺後。回到家中。把前幾天的報紙一翻。見了方公館的賞格。能將原物送還。賞洋一千圓。通風報信。因而查獲者。賞洋五百圓。他便到赫德路方公館。會見他主人。他自稱還是齊探目的夥計陸阿毛。在珠寶茶會上。查得了鑽石。是不是府上的原物。說着把那鑽石取

出來。方公館主人一瞧。果是原物。說道不錯。陸先生辦得很好。我們是不能食言的。一千圓的酬勞費。該送給陸先生。劉三笑道。我也不好獨拿。請府上預備了款。和我一同到捕房。我還須將贓物和一千塊錢。呈捕頭一閱。再由捕頭發還你們的鑽石。我們然後可以分派一千塊錢了。方公館主人聽着。狠是深信。將金剛鑽和一千塊鈔票。交給劉三。親自和劉三坐了自置的汽車。同赴最近的靜安寺捕房而去。在汽車中。劉三對方公館主人說道。你家婢女阿蘭。是冤枉他的。你到捕房。須保他出來。才是老實。同你說。偷這件珍寶的人。是個小胖子呢。方公館主人忿然發怒道。是他麼。劉三道。他是什麼人。主人道。是我的姪子呢。如此不要臉。劉三道。你到了捕房。也不用提出了。他喫了官司。你也失面子的。不多時候。汽車到了捕房門前。停下。劉三先跳下汽車。和門差巡捕說了幾句話。主人下車。劉三引着他入內。曲曲折折。到一間客座裏。劉三叫主人在此暫坐。讓我去稟報捕頭。主人點點頭。劉三便走了。那知劉三出了捕房。坐上

汽車對汽車夫道。你先送我到東新橋去。回來接你主人。汽車夫開動引擎。送劉三到了東新橋。把車子再開回靜安寺捕房。劉三却安然的拿了一千塊鈔票。和鑽石。回到家中去了。老江你看有趣不有趣。江自桂聽得眉飛色舞道。他幹得好極了。既替婢女阿蘭雪了冤。又把竊物的正兇小胖子說出。再替小胖子求情。姓方的若是辦了他的姪子。自家也顏面有關。當然不辦的了。只是他和姓方的進捕房。對門崗巡捕說些什麼話。却能放他們進去。令英笑道。他對門崗說的話。是家中被強盜打劫。特來報案請緝捕。門崗當然讓他進去了。他將姓方的領到了夜班巡捕聚集的室中坐着。白天是沒人去的。他回出去。還要汽車相送。你看他多麼滑稽。等到姓方的知道受騙。思前想後。也要笑起來。自桂連連點頭道。真正心靈手敏。胆大才優。難怪提起了他的大名。同道中都要咋舌了。這種朋友。姓江的不去見見。也說不過去。我們快開兩客飯來。喫了就去找他。令英笑道。你急什麼。他不到兩點鐘。不會回家。早去候他。也不中用。

的自桂愕然道。他老晚回家在外面幹甚麼。憑着他的手面聲望。難道還要天天做買賣麼。令英搖頭道。劉三現在不大肯出手了。除非有上萬的買賣。他先要瞧人家的情形。可下手的。才肯下手。他每晚要到兩點鐘回家的原因。他有一個秘密總會。那總會的名稱。是四海一心。自桂點頭道。這名目我也聽見過。令英道。他在秘密總會中。坐了第一把交椅。專門公斷同道的糾紛。誰是誰非。經他判斷。同道皆能夠服從。不敢違背。他也很是公正。決不會偏袒的。有一次。他的愛徒廖小牛。和一個姓石的同道。同做買賣。到一處人家。由姓石的動手。弄開了保險箱。小牛却在房外望風。姓石的得着了箱內的首飾箱。這時候那家的主人回來了。走上樓梯。小牛聽見了樓梯上的脚步響。走入房中。將房門閉上後。姓石的手內首飾箱。他就拿了。先從陽台上跳落馬路。一溜烟跑掉。等到姓石的聽得門外有人。用鑰匙開門。他走到陽台上。房門已經開了。那主人是有自衛手鎗的。瞧見有賊。立即出鎗開放。姓石的肩上中了一鎗。忍着痛。跳

落馬路。那主人追到陽台上。望着下面再開鎗。幸虧姓石的逃得快。沒有喫着第二鎗。脫了危險。一口氣逃到秘密總會。那時候已在兩點鐘之後。劉三和幾個老前輩都已歸去。姓石的即打電話。到劉三家中。劉三從床上爬起來接聽。要他立刻到總會。劉三一口應允。凡是裝着電話的老前輩。姓石的都去通知。請他們到總會。沒有電話的老前輩。和總會裏重要人。喚留守會裏的弟兄。分頭前去邀請。到下半夜三點鐘之後。秘密總會的議事室內。擠了不少的人。劉三問姓石的。現在召集緊要會議。有什麼報告。姓石的先將和廖小牛進人家動手的情形說了。才再說出小牛不該知道有人來了。不通知他一起逃走。他閉上房門時。若將保險機撥好。這家人。不能把房門立即開進。我就好寫寫。意意脫身。決不會受鎗傷了。小牛担任了望風。不先通風。拿了首飾箱先跑。房門上又不保險。明明有心陷害。衆位老伯老叔。替我評評這個理。看姓石的忿忿報告。衆人聽了。爲着廖小牛是劉三最得寵的徒弟。都向着劉三。瞧他怎麼

樣發落。劉三哼了一聲道。這小鬼喫過泥渾湯了。那個替我到他家裏走一趟。叫他到這裏來。只說我要他去做一宗買賣。不要提起目前的事情。劉三說罷。就有個小弟兄討差願去。劉三付給他車錢。小弟兄去了不滿三刻鐘。早和廖小牛來了。那小牛自取了首飾箱。回到家裏。弄開箱子。見裏頭有不少珍貴的東西。很爲得意。預備明天早上開碼頭。防姓石的跌進巡捕房。把他咬出來。所以也不敢安睡。但等天亮走路。憑空來了總會裏小弟兄。說是老頭子要他上總會。那是不能說個不字的。到了秘密總會議事室內。看見姓石的和好幾位老前輩都在那裏。陡變了面色。劉三鉄板了面孔。冷冷的說道。小牛你知道錯麼。小牛低着頭。不敢做聲。劉三又把姓石的報告說了一遍。問小牛是不是這樣情形。小牛道。我不通風。是我的錯。門上保險。我是沒有想到這一層。我的不通風。也不是故意的。劉三把桌子一拍道。放屁。還敢說不是有意。你不是有意。爲什麼要拿了首飾箱走呢。小牛被老頭子的說話頂住。不能開口。屈着雙膝。

跪下認錯。劉三哼聲道：你認錯有什麼用。規矩不能壞的。今天是那一位值日。老前輩中。走出橄欖桂生。站在劉三桌子前。劉三瞧了桂生一眼道：老弟兄。照規矩割掉他舌頭。他做了望風。不通風。不會說話。罰他一世的說不清楚。小牛磕頭求饒。劉三毫不容情。橄欖桂生便動手用刑。小牛的舌頭。只割去半寸光景。從此成爲說不清楚的人了。劉三又派小弟兄。赴小牛家中。把首飾箱拿來。當衆估價。提出三成充總會的費用。七成由姓石的到手。劉三判斷了這件事後。同道中更加佩服。總會裏第一把交椅。連坐有十來年了。自桂聽着點頭道：真虧他的。他若有一些私見。名氣能這樣大麼。自桂令英閒談了一陣。天色已晚。茶房在房間外叩門。令英開了門。茶房進來問道：兩位先生。可要開晚膳麼。令英叫他開二客飯來。不多時候。飯菜都已拿到。自桂令英。隨意喫飽。洗過了臉。自桂笑道：身上沒有錢。不能出去玩耍。呆坐到兩點鐘。也不是事。睡倒也睡不着。令英笑道：我們到東新橋賭公司裏玩玩。馬路上兜兜圈子。銷磨些時刻。

敲過一點鐘。就到劉三家裏去。自桂道很好。兩人喚茶房鎖上門。出了名利大客棧。從法大馬路赴東新橋。原來沒有幾步路。一霎眼。自桂和令英已擠在輪盤賭場裏面。瞧了一回。復移步到搖攤台上。大家無非青龍白虎。出寶進寶的談講。忽然江自桂擲出一枚袁世凱的頭。打在白虎門上。開出來正是白虎。自桂贏了兩塊大洋。九角小洋。拉了令英就跑。令英笑道。老江。你說沒有血了。打白虎的一塊錢。又自那兒來的。自桂哈哈一笑道。你也洋盤起來。那一塊錢是借人家的。現在贏了。我就還了人家。有了兩塊九角。還不夠小樂惠麼。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四回 新交和舊友同道聯歡 富戶卽奸商慢藏誨盜

却說江自桂和徐令英。在搖攤場裏白虎門上。着了兩塊九角錢。不致身上無一文錢使用。江自桂說借人家本錢。徐令英才曉得他已小試手段了。但是他借錢還錢。人家當然沒有知道。我也會不知道。真是洋盤了。自己想想。也好笑。

起來。令英便道。到什麼地方去小樂惠呢。自桂道。燕子窠裏去如何。令英道。好。他們便胡亂撞去。到一家牌號叫做雲外香的。開了一隻燈。取了一匣六角頭的鴉片烟。二人躺下去。自桂先把烟燒好。裝在槍斗上。讓令英先吸了兩筒。才自裝自吸。挨磨到十一點鐘時候。才付給了烟錢小賬。走出雲外香。那門首很是黑暗。自桂匆忙之間。和入門的一個烟客。頭對頭猛撞一下。大家喊聲啊啲。自桂把手捧住額角道。彼此都不小心。都不能怪怨。那烟客走進雲外香去了。自桂和令英也一同走着說道。時間還早。我們再去喫些點心。那就差不多了。令英點頭道好。走過一家烟紙店。自桂道。買一匣小白金龍香烟試試看。走上櫃檯。自桂的手。摸到衣袋內。頓了一頓。取出十幾個銅圓。買了一包大聯珠香烟。和令英各拿一枝。一頭走。一頭吸。走過了好幾家點心店。自桂都不走進去。令英忍不住問道。老江。你要到那兒去喫點心。自桂笑道。點心麼。已請人家喫了。我袋裏的大洋和角子。都到了人家袋裏去了。令英倒呆上一呆。重又哈哈

大笑起來。知道方才在雲外香門口。和人家額角碰額角時候失去的。令英的意思。還要回到雲外香。找那動手的人。自桂道。算了。橫豎我的來路也不明白。祇有這幾個錢。值得計較麼。令英笑了一陣。也就作罷。兩人便在馬路上兜圈子。自桂的一匣大聯珠香烟。等到吸完結。已在十二點鐘以後。令英就領了自桂。找到小辮子劉三家裏去。劉三的住所。是在蒲石路蘭桂里一號。三上三下。很氣概的房屋。大門上高高的裝着一盞門燈。光頭也不小。顯出一個劉字。在旁人看來。做夢也想不到宅內的主人翁。乃是扒手老前輩。令英跨到大門前。伸手掀着門上的電鈴。祇一分鐘。大門中間一方小門開了。露出一個人面孔。瞧了令英道。找那個。令英道。找三太爺。他已經回來麼。裏面的人應道。還沒回來。大概還有半個鐘頭。令英道。很好。難爲你開了門。我們到裏面候他。我們上江來的。拜候拜候三太爺裏面的人。閉了小門。開了大門放進去。二人走到客堂。見一式的紅木傢具。自桂抬頭一瞧堂匾。是自得堂三字。暗暗地好笑。實在

偷來的。偏要說是自得哩。那開門的人。斟上兩杯茶。站在一旁瞧着。自桂令英同把茶杯舉起。吹上一口氣。咕都咕都的喫。喫贖一些茶脚。潑在地下。將空茶杯覆在茶几上面。他們便坐着不動。也不開口。那送茶的人。知道是同道相訪。便收了空茶杯。走入裏面。不再出來。讓他二人坐在客堂內老等。到兩點鐘過後。一陣電鈴的響聲。破了沉寂的空氣。自桂瞧了令英一眼。令英把頭點了幾點。他們二個都知道定是小辮子劉三回來了。這時候就有人先開小門一瞧。立刻小門閉上。接開大門。門外走進小辮子劉三。背後跟着一輛自備的包車。令英自桂。皆離座起立。劉三帶笑帶說道。什麼風吹來了我的徐大哥。說着跨入客堂。眼光注在自桂面上。向他瞧一下。令英笑着道。三太爺沒有會見過這位麼。他就是江自桂大哥。劉三一拍腦袋道。久仰久仰。雲中鵬的大名。還是初次識荆哩。自桂也笑道。晚輩不會到三太爺前叩請金安。今番得見尊顏。真是晚輩的榮幸。正要行禮。早被劉三攔住道。我的江大哥。你不要太客氣了。水有

水規陸有陸規我姓劉的不在老大哥面前下跪已經放肆了請到裏面坐罷說着在身上摸出鑰匙開了上首的廂房一伸手喊着請自桂令英一先一後隨後跟入廂房劉三開亮了正中的大電燈那間廂房似乎會客室陳設帶着西式很是攷究自桂令英在沙發上坐下劉三自己也坐了僕人又送茶進來劉三親自敬過茶笑着道兩位老哥近日得意啊自桂令英同說不見得劉三問他們盤桓在什麼地方令英道在法大馬路名利客棧三十六號劉三點點頭把大腿一拍道巧得很這一回包能成功劉三平空說這句話倒弄得江自桂徐令英莫明其妙劉三又道有一件買賣正缺對手朋友眼前到了兩位老大哥就能辦了我老實不說客氣話就請兩位帮忙罷自桂令英聽了這二句才有些明白令英笑道三太爺還說不客氣要我們幹一下子聽憑吩咐卽是還說什麼帮忙呢劉三便如此這般說出一件買賣和自桂令英商議之後覺得還少一個對手自桂沉吟了一會道我們同道中還有一人便是楊子楚在

劉三前說了楊子楚的大略。劉三連拍腦袋道：「我老糊塗了。他從前曾和我會面過。我竟忘得乾乾淨淨。他現在寓何處旅館？」我打電話給他。令英道：「他在遠東飯店。一百零三號。」劉三聽見就走出去。到對面廂房打電話去了。自桂對令英笑道：「子楚做對手。這宗買賣更穩了。一霎時。劉三回到這邊。說道：『他說就來。果然不到半點鐘。子楚來了。』四人商議定當。已經四點鐘過後。楊江徐三人也不歸旅館去。就在劉三家裏歇宿。到了明天。劉三派人把他們所開的房間退去。所有他們自行付給的房金。一齊還給三人。都由劉三會鈔清訖。便進行幹那件買賣。他們所要幹的買賣。却是劉三在秘密總會裏。得到一個消息。有一票八千兩的金條。是政界姓衛的所有。他要運往日本。存入銀行。只是爲了禁止現金出口。很是嚴厲。目前正在籌畫適當的方法。預備私運出口。劉三得了這個消息。就在總會上發表。指姓衛的搜括民脂民膏。拿去存入外國銀行。實是全無心肝。金價這樣飛漲。他還要運現金出口。我姓劉的氣他不過。劉三如

此說了。就有幾個老前輩。隨聲附和。要幹這件買賣。劉三令手下打聽。知道姓衛的防範得很是周密。住宅內雇用三個俄國保鏢。四個中國保鏢。八千兩金條。藏在樓下一間秘密室。這消息是從姓衛的一個長隨口中洩漏的。那長隨在前幾年。也是同道中人。才能打聽出來。劉三爲是下手不易。故頗費躊躇。平空來了楊子楚等三個好手。可以合作。遂決定進行了。這天那一帶闊人住宅區的馬路上。在傍晚五點鐘光景。有一座高大的洋房。榜着蜃廬的門前。來一個脚步踉蹌的醉漢。臉上緋紅。如猪肝一般。他的身子。靠在鐵門外面。兩隻手攀住了鐵欄。睜開了紅絲佈滿的眼睛。呆呆的向裏面瞧看。管門巡捕瞥見了。在門內喊他走開去。那醉漢向他笑了一笑。搖搖頭。管門的曉得是喝醉酒的人。無理可喻。仗他主人的勢力。便取出一條皮鞭來。開了鐵門。站在門前。舉起皮鞭。對着醉漢劈頭抽下。那醉漢身子一偏。伸手接住了皮鞭。猛力一抽。管門人手中的皮鞭。竟被醉漢搶去。醉漢哈哈大笑。倒拖了皮鞭。拔腿就跑。管門

人在後追來。追了一大段路。醉漢將皮鞭丟在地下。回頭喊着。你拿去罷。跑得更快。竟不像酒醉的人。一轉眼。跑得不見了。管門人拾起皮鞭。氣喘吁吁的緩步走回。將鐵門閉上。怎麼防得到他。追趕醉漢的時候。已被一個黑衣人混進裏面去了。原來那醉漢。就是江自桂。黑衣人却是楊子楚。子楚本躲在一棵大樹後面。管門人追趕江自桂。他便掩進了蠓廬的鐵門裏。悄悄地沿着圍牆走去。那時天色已在黑暗下來。裏面的電燈都已放光。子楚仗着活潑的身子。捷速的經過大門內花園。抄到洋房裏面。走入一間屋子。瞧着屋內的陳設。知是會客室。子楚毫不顧慮。鑽進一隻長沙發下。躺着。他因時間未到。所以躺在沙發下面休息一會。倒很舒適。衣袋中摸出所帶的麪包來充飢。約過了二點鐘以後。大概在八點左右。會客室內革履托托。走進來三個人。身上都穿西裝。兩個中國人。一個却是日本人。中國人中。一個圓胖微黑臉的。就是蠓廬的主人衛廷武。一個廷武的秘書王若谷。他們都坐下了。衛廷武的坐處。便是楊子楚

躲在下面的長沙法。那日本人操着不純粹的上海話道：「明天晚上十一點鐘開船。最好今天晚上兩點鐘拿金條送上船去。不要緊的。在我們的碼頭上不會出毛病。我可以保險衛廷武道。我也明白我所防的。就是海關上。可恨得很。不知誰走的消息。報紙上已登了出來。恐更要查得利害。那日本人道：「你的金條分做幾起。是裝箱。是打包。王若谷接口道：「是我想出的主意。八千兩金條分裝在四十包白米內。每包裝二百兩。先生看好不好呢。日本人道：「很好。明天早上六點鐘。我叫運貨汽車來裝。四十包米。放在船上。廚房間裏。海關上也防不到的。決不要緊。我們抵了東京。立拍電報來通知。衛廷武道：「很好很好。准定這樣辦。他們談了一回。便送日本人走了。楊子楚在下面。聽得明明白白。又在沙法底下。吸了兩支香烟。看看身上所帶的夜光表。已是九點一刻。知道時間差不多了。自沙法下鑽出來。伸了伸腰。先將會客室內的電燈關閉。緩步走出。掩到廚房外。繞過去。就是蝮廬的後門。後門上也有一名巡捕管門。常常坐在一

座小木亭中。他的職守要到半夜之後才忙碌起來。那時蟻廬的太太姨太太少爺小姐都陸陸續續的回公館了。汽車不走前門。全從後門進出。所以這時候的管門人。他安心的靠在木亭中。做他的好夢。子楚掩到木亭前。毫不躊躇。衣袋中摸出一瓶藥水。和一方手帕。將藥水傾倒在手帕上。很迅速的把藥水手帕。按在管門人的鼻子上。那管門人原來睡得很熟。這樣一來。他越睡得濃了。憑你在他耳朵邊敲鑼鼓。他也不會醒呢。子楚才不慌不忙。在他身上。搜得後門上的鑰匙。先將管門人的制服剝下。穿在自己身上。又把他頭上帽子。探來戴了。反扣了木亭的門。子楚大模大樣。走到後門邊。用鑰匙開了鎖。輕輕把後門洞開。撮起嘴唇。打個招呼。早有五個黑影。跳進了後門。這五個黑影。便是小辮子劉三。雲中鵬。江自桂。橄欖桂生。徐令英。石阿保五個。石阿保就是上回書中。和劉三的愛徒廖小牛。同儉首飾箱。喫着一手鎗的。他的本領。不論什麼鎖。和堅固的保險箱。他都能夠弄開。又靈又快。劉三帶他來。却要靠他。把藏金

條的秘密室上洋鎖弄開。才好到裏面拿東西。實在少他不來。他們五個走進了暖廬後門。子楚把後門閉上。將鎖虛掛在上面。並不歡好。低聲向劉三等說出金條分裝在四十包白米中間。劉三低聲答道。我們各幹各事罷。徐令英便去進行。割斷各處電燈電話綫的工作。橄欖桂生進行他上樓。放假火的工作。石阿保隨着江自桂。進行到秘密室動手的工作。小辮子劉三去找電綫總門所在。楊子楚仍舊代那管門人的職司。鎮守後方重地。這時候暖廬的主人皆不在家中。衛廷武帶了二中一西三名保鏢。赴他天天玩耍的地方去了。廷武的大太太。赴小姊妹家去打牌。姨太太有姨太太的正經。少爺小姐。有少爺小姐游玩的目的。主人全不在家裏。三輛汽車也都開出。大少爺出去。也帶一甲一西兩名保鏢。家裏還剩一甲一西保鏢。看守秘密室。男的長隨。四個人一桌。在僕役室裏打他們的牌。娘姨大姐。除了值夜班的。守在空房中打磕睡。其餘都上床睡了。偌大的洋房中。除了男僕人室中的牌聲外。沒有其他。息電燈。

却開得明如白晝。橄欖桂生的工作。要最先實行的。他到了第三層樓上。找得一間適當的房間。是衛廷武心腹秘書。王若谷的辦公室。桂生把門弄開了。走進裏面。用手電筒。在房裏瞧了一會。身上取出一小瓶火酒。倒在一張桌子上。却在離桌子的四圍相近地方。佈置了滅火的藥水。他才劃了一根火柴。把有火酒的桌子。燒將起來。桂生急急走到樓下躲着。這間辦公室。原在三樓上。最外的一間。桌子一着火。有火酒在上面。燒起來何等迅速。一片緋紅的火光。在玻璃窗中映出。桂生高喊了幾聲。三樓上失火了。身子仍舊躲着。這時候前面的管門人。最先瞧見。三樓上秘書室窗上的火光。也奔到裏面喊叫。驚動了衆人。紛紛奔上三樓。此時徐令英。已將電話總綫割斷。一者使得他們報告救火會。和主人方面。都延緩了時間。二則這火。原不會延燒開來。爲着四圍有滅火藥水。火着到有藥水地方。其勢就可減低。不妨事的。這本是調虎離山的計策。這樣一鬧。守在秘密室門前的一中一西二名保鏢。也奔上三樓。幫同着衆人。

救火。江自桂和石阿保就乘機到秘密室門前。石阿保運用他靈敏的手腕。一霎眼。早將秘密室門上的鎖弄開。二人走入裏面時。石阿保摸出一支特別的警笛。吹上一聲。這聲暗號。便是通知同伴。他們已進了秘密室。徐令英和橄欖桂生。飛也似的奔到了秘密室中。石阿保立即退出。將室門閉上。仍舊鎖好了。江自桂徐令英橄欖桂生。都鎖在裏面。石阿保却躲在秘密室附近。穩當地方。室中的江徐等。開始將米包中的金條取出。他們的手脚。何等捷速。先將六千兩金條。掘起了秘密室的地板。藏好在板下。再將二千兩金條。分帶在三個人身上。但是憑他們的手脚那樣捷速。這些工作。究不是極短時間。所能告竣。在他們將次工畢的時候。暖廬的衆人。已把三樓上的火救息。雖然發覺電話綫爲什麼均已壞了。爲着火已息滅。衆人也不急急通報主人了。留幾個人在三樓上。收拾一切。二名中西保鏢。先下樓。到秘密室前看守。此時小辮子劉三。估量是他動手的時候了。立將電燈的總門關閉。頓使暖廬的全部房屋。成爲黑

暗世界。同時石阿保發出怪異的警笛聲。蟻廬的男女衆僕役在火警之後。突然見電燈一齊息滅。又聽見警笛亂鳴。大家恐慌起來。一中一西兩保鑣疑心三樓上。又鬧什麼亂子。再奔上樓去察看。這時石阿保重去弄開了秘密室的門。放出了江自桂徐令英橄欖桂生三人。此番不再將門閉上了。一同奔到後門邊。那時候劉三也來了。他們六人。便開了後門出外。在距離蟻廬後門約百碼之外。有一輛空汽車。守候在彼處。他們就跳上汽車。風馳電掣而去。先帶了二千兩金條。安然回到小辮子劉三家裏。他們第一步的計畫。完全得到了勝利。在他們離開蟻廬的時候。蟻廬中電燈業已全部重放光明。因他們察看了總門。知道總門關閉的緣故。都很詫異道。誰人關的總門。却沒有人承認。再調查誰人吹警笛。也沒有人承認。中西兩名保鑣。想着了秘密室的重要。急匆匆奔下樓去。瞧見秘密室的門開着。兩個人大喫一驚。拔出手鎗。鼓着勇氣。衝到秘密室門內。先放了幾鎗。不見裏面有聲息。開了電燈。瞧着見米包子已是雜

亂。同時樓上的人聽得了鎗聲。都下樓來察看。才曉得出了大亂子。一搜米包中的金條。一概不見了。衆人驚呆了良久。束手無策。有個腦筋清爽些的分頭查視。才發覺電話總綫被割斷。後門大開。管門巡捕神志昏迷不醒。聯想到三樓的失火。分明是一批賊人。用了有組織的計畫。安然偷着金條走了。忙去借打電話。報告他的主人衛廷武。廷武回到家中。詢問了詳細情形。很是惱怒。立即赴巡捕房報案。請捕房加以秘密調查。捕房派探目來。勘驗了一回。又將後門上管門巡捕。設法救醒。向他詰問。他稱在十點鐘左右。睡在木亭裏面。不知如何。睡夢中覺得有一股異味。直衝腦門。便人事不知了。捕房人員也找不到什麼綫索。只好退出。蟻廬四面偵查去。衛廷武平空損失了八千兩金條。懊喪不可言狀。却始終想不到。目前祇有二千兩金條拿了去。其餘六千兩。還在秘密室的地板下藏着。那劉三等。要第二次來偷取哩。但是劉三等。爲什麼不將八千兩一次偷去。一則時間上斷辦不到。二則人手太少。來的時候。若然多帶

徒黨也。勢所不能。因人數一多。動作上難於聯絡。反要誤事。就是徐令英。橄欖桂生。江自桂。進了秘密室。石阿保重將秘密室的門鎖上。爲防着兩個保鏢。上了三樓。下樓得早。門若不鎖。立刻就要失敗。不得不冒一下險。把他們三個。關在裏面。進行工作。反覺穩當。第二次閉了總門。再用調虎離山之計。使兩名保鏢上樓。才放出自桂。令英。桂生。帶了二千兩金條脫身。照三人的力量。也祇能攜取二千兩。明知這裏的人。決不會想到地板下面。還藏着六千兩。所謂知彼知己。百戰百勝。劉三等的智慧和胆力。原是值得人人欽佩呢。他們六個人。回到了劉三家中。那時候祇有一點鐘。走入會客室。把金條取出。放入劉三的保險箱內。他們又計議。第二次搬取地板下的六千兩。如何進行。決定在半個月後進行。但須遣能幹的人。四面不斷的探訪。以防萬一秘密室中地板下的金條發覺了。庶幾一有消息。另行設法。經人探訪之下。得知暖廬主人衛廷武。在失竊金條的下一天。得着京中急電。進京去了。那間藏金條的秘密室。已作爲

普通室。不加重視。沒有什麼保鑣看守了。四十包米。依舊堆存在內。作爲家人的喫糧。在那間室中。出入的人。除了燒飯司務。進去取米。沒有他人進去。劉三等得到了這個消息。本定半月後進行的工作。便提前辦理。這天在四點鐘過後。天色尙未亮足。蟻廬的後門馬路上。來了一輛汽車。車廂中坐着三人。這輛汽車。在蟻廬後門相近停止。車廂中有三人走下。這三個人。便是楊子楚。江自桂。徐令英。汽車上的司機人。却是小辮子劉三。也走下了汽車。四人很快的走到蟻廬後門。楊子楚把長袍一撩。雙足略點一點。身子已是跳上了圍牆。毫不停頓。跳落牆內。這時後門的管門人。爲着主人都已回來。他的職務已卸。安然在木亭中睡覺。令英悄悄地把後門上鎖兒弄開。輕啓了門。放進了江自桂。徐令英。劉三。將後門虛掩上了。便到藏金條的秘密室前。室門並不上鎖。推門入內。將地板掘開。裏面的金條。絲毫未動。他們各人身上。拿出一口布袋。把金條六千兩。分裝入袋。裝個乾淨。重將地板鋪好。才從後門走出。放入汽車。仍舊由

劉三司機開着汽車走了。大功完全告竣。都很得意。那知汽車開到中途。遇着了抄靶子的中西探捕。喝令停車。劉三不慌不忙。將汽車煞機停住。車廂中的江自桂。楊子楚。徐令英三人。也是神色從容。走下汽車。那班探捕。先在他們身上。搜查了一回。沒有搜出什麼違禁品。再向車廂中搜查。也不見什麼。劉三仍舊坐在司機處。很自在的拿出捲烟。燃了火柴吸烟。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五回 償父債女郎險墮風塵 懲惡兇俠士携歸阿堵

却說小辮子劉三和楊子楚等一行人。坐了汽車。揚揚得意。奏凱回家。那知上海租界。謠言孔多。云有中國共產黨。希圖闖進租界。擾亂治安。所以巡捕房發布戒嚴命令。在各馬路口上。探捕密布。搜檢行人。俗呼抄靶子。當時劉三等正遇着這件事。不但楊江徐三個坐車的。態度從容。神色自若。即司機的小辮子劉三。也行若無事。拿出捲烟來吸。探捕等見他們一些沒有慌張。並無可疑的。

地方。因此劉三的身上。未曾搜查。司機人坐處。也不查看了。探捕等揚長而去。江徐楊三人。相顧一笑。坐入車廂。劉三開動引擎。向他家中去了。原來他們早就防到。半路上遇着抄靶子。所以把金條藏在車頭。司機人坐身的下面。這地方有一隻隱秘的箱子。即使加以搜查。也須仔細察看。才能夠看出。他們毫不驚惶的態度。已足使那班探捕。減少疑心。等到搜查他們身上和車廂中。不見什麼違禁品。更認定他們是正當商人。就是他們身上的服裝。也很樸實。既非華麗。也非濫縷。故探捕等懶於細查。劉三了。在劉三坐身的下面。不但有金條。還有百靈鎖鑰。電筒。掘地板的鐵鏟等物件。這些物件。倘使給探捕瞧見。已有了犯罪的嫌疑。不能輕易脫身了。這全仗他們幾個人。都是老資格。才能夠臨危不亂。處之泰然。若是換了輕率躁急。不能鎮定的人。早露了老大的破綻。難免到巡捕房裏。要嘗試鐵窗滋味了。他們回到劉三家中。汽車上的物件。逐一搬運入內。謹慎收藏。這時天剛黎明。他們並不疲倦。精神很是充足。在會客

室裏。劉三笑着道。我早就料到。有了江徐楊三位老哥在此。這件買賣。沒有不成功的。現在我的意思。這八千兩金條。我們幾個人。只能略取少數。大部份。要用在能夠真正救濟貧人的事業上面。不知三位老哥。心上如何。江徐楊同聲道。那是當然。我們做這件買賣。根本上不是想發財呢。劉三道。兄弟所提議。竟蒙三位老哥。一致贊成。我們可算情同骨肉。就請共同籌畫辦法。第一步先將八千兩金條。兌了現銀。存儲銀行。第二步徵求實業人材。設立工廠。廣招失業工人。從事工作。以所有盈餘。勞資四六份分拆。六成歸勞方所得。四成歸資方所得。資方把這四成。再將事業擴充。再招工人作工。這樣切實的做去。倒是真正救濟貧困的事業。他們決議定當。便依次進行。這任務。即由劉三擔當。因他在社會上。已能得到多數人的信任。和他來往的實業家。經濟家很多。劉三即將平日所信用。認為可靠的人。委託他經理一切。和江自桂。徐令英。楊子楚。沒有絲毫名義在內。也不担任什麼職務。因他們皆有自知之明。自身的能力。祇

好把個人所有的技藝。幹他們舊日的生涯。却不會持籌握算。幹商人的事業。他們幾個人。在金條的買賣上。每人取了二十兩金子。作爲勞績的酬報。石阿保和橄欖桂生。一律的到手了二十兩金子。六個人共拿一百二十兩。其餘七千八百八十兩。完全作爲倡辦實業的用途。且說江自桂徐令英。把金子換了現銀。二人合併在一處。共有三千二百餘塊洋鈔。他們覺得身上。有了這許多現款。光是留爲自身使用。太乏味了。二人商議了一回。決定隨時隨地。遇有機會。發給一班貧苦無告的老弱男女。免得帶在身上累墜。這時候的楊子楚。帶了沈阿二。上南京去了。江徐二人。晚上宿在劉三家中。白天出外逛馬路。一天午後。自桂令英。在浙江路一家浴室中洗浴。浴畢躺在坑上養神。這時堂子裏浴客不多。除了他們二人。兩對面的坑上。只有三個人。他們也是相識的。似乎這家浴室中的老主顧。在他們互相招呼時。就知道一個姓方。一個姓朱。一個姓李。姓方的把他手中的小報一丟道。現在小報上的消息。倒比較大報上來

得靈通罵也敢罵。說也敢說。很能增加閱報人的興趣。姓李的笑道。這就是小報的所以成爲小報。一張小報。沒有了靈通的消息。和罵人的文章。立刻能使他銷數減少。結果關門大吉。但是以辦小報的人。去辦大報。也會不肯罵人了。有許多消息。也不肯登載了。好像人家姨太太。升做了大太太。處處要學大太太的身份。再不肯露出姨太太的身份來了。姓李的這樣一說。不特他的同伴都笑起來。就是江自桂和徐令英。也覺得說話很有趣。不期然而然的。笑了一個姓朱的也說話了。他未開口之前。先把坑上的茶兒。猛拍了一下。頓使他的同伴愕然。浴堂中的堂倌。也奔了過來。帶着笑容道。朱先生。要什麼請吩咐。姓朱的知道他們都誤會了。笑着道。不相干。沒有事。堂倌笑着去了。姓朱的神氣很忿激道。說起了小報。我倒有件事。也好在小報上登一下子。姓方的笑道。老朱。這是這般的大驚小怪。什麼一回事呢。值得你朱老闆生氣。小報上沒有登出之前。借你的尊口。先發表一下好不好。姓李的拍着手掌道。贊成贊成。請老

朱立刻宣佈。自桂瞧了令英一眼。似乎說。我們也可聽新聞了。姓朱的卽滔滔不盡。說出一則新聞來。他的事實。有一個姓吳名乾的人。在二十年前。只是一個窮光棍罷了。後來從烟賭兩字起家。多了幾個錢。遂開始放印子錢。重利盤剝。到目前所得。已有二三十萬。居然自造住宅。進出包車之外。還有一輛小汽車。供他代步。一個老黃臉婆之外。還有個小老婆。供他洩慾。他雖是日子過得很寫意。對重利的印子錢。仍舊放着。并且利息更比往年加重了。在去年底。他的老鄰舍皮先生。爲着營業上虧了本。到這總結束的年關。無法彌補了。向親戚朋友處借貸。在目下勢利而冷酷的社會。結果必然失望。他在無可奈何時。想到了這位殺人不用刀的吳乾。登門去請求他。承他不棄。居然看在老鄰舍份上。借給他一千塊錢。干賣情面。萬講交道。到手了七百塊實數。言明先扣一月息三百塊。吳乾還說。在年底放出的款子中。你皮先生的利息。取得最輕了。皮先生明知是飲鳩止渴。在這時期。也顧不得了。當時約定三個月爲期。逐月

交付三百塊利息。三月滿期。付還一千塊。滿期後不能還本。照約月付利息三百塊。以還本後爲止。這種條件。比較什麼滅人國圖的二十一條。恐沒有這樣嚴厲。光陰的過去。原來很快。皮先生到目前。所負吳乾的本款除外。積欠的利息。復利上加利。變成了二千六百餘塊。連本三千六百餘塊。每月按照利息計算。應付吳乾。每月利息一千餘塊。依着皮先生所付過的利息。早過了所借的本洋一千塊。這位殺人不怕血腥臭的吳乾。竟毫不容情。天天到皮先生家中。逼取本利。他兇很的面目。粗鄙的言語。處處令皮先生難堪。皮先生受着他的橫暴逼迫。已三次自盡。都給家中人救活。吳乾曉得了尋死的事。一些兒沒有慙隱之心。反指皮先生詐死圖賴。不要顏面。追索得越發利害了。皮先生家中。除了妻室外。還有兩個女兒。一個十八歲。一個十六歲。容貌生得很秀麗。也受過中等教育。品性很好。沒有時下女學生的惡習氣。姊妹二個。見老父受吳乾的凌辱。又急又氣。皮先生爲忍不住吳乾的難堪。又要第四次自尋短見了。姊

妹二個。處此環境之下。便跪在皮先生面前。自願賣身入倡家。替老父料理債務。皮先生豈忍使二個親生的女兒。清清白白的身子。墜入火坑。當然不許。那知這消息給吳乾知道了。認爲絕好的機會。照皮家姊妹二個人品。足值二三千塊。他竟串同了倡門中人。到皮先生家中看貨。硬逼皮先生買去女兒。償清他的債。皮先生在他強權之下。竟允許了賣女的條件。姊妹二個的身價。只值三千塊。吳乾還說。他只要到手三千塊。其餘六百塊。看在老鄰舍份上不要了。其實他也知道。皮先生除了二個女兒外。已沒有能值六百餘塊的代替品。有的話。這六百餘塊。還不讓皮先生少半個錢呢。他們講好後。約定三天內銀貨兩交。皮家姊妹二個。也要在三天後。受人家的屠割了。姓朱的講出這件事實。神情緊張異常。口沫四飛。他的兩個同伴。聽得眉飛色舞。江自桂和徐令英。已怒形於色。着惱異常。姓朱的講畢後。姓方的笑道。可惜可惜。我沒有錢。要是有的話。替姓皮的還了債務。把他的兩個女兒。作爲姨太太。倒很好呢。姓朱的呶

了一聲道。你說得出這種話。還能算道德會中的會員麼。可見你有了錢。也是個壞蛋。姓方的臉上一紅道。我原來說笑罷了。姓李的道。上海灘上。這種事情多得很。算不了什麼一回事。只有你老朱。還認爲大正經。要是你編成稿子。投入小報館。包你送入字紙簍裏掛號去。姓朱的也一笑完畢。江自桂却忍不住。向姓朱的笑着道。請教朱先生。目前皮家的姊妹二個。大概還沒有賣去麼。姓朱的瞧了自桂一眼。頭兒略點道。不錯。在這三天之內。自桂又道。不知姓皮的住在什麼地方。姓朱的頓一頓口道。你問他是什麼意思。自桂笑道。我問明白了。要想把這詳細的情形。拿到報館裏。請他宣布出來。姓朱的欣然道。先生是文藝界人麼。我就告訴先生。皮先生住在寶山路天吉里一百二十三號。那個姓吳的。從前也住在天吉里。現在的住宅。在畢勛路十三號。自桂詢問明白。稱謝一聲。立刻和令英穿好了衣服。付去浴資。走出浴堂。令英對自桂道。老江。你的意思。是不是要把我們身上的錢。給那姓皮的麼。自桂道。不錯。你可同意。

令英道。這種事還不能同意麼。自桂道。我們還要找劉二。向他要八百塊錢。才能了清姓皮的債務。令英點頭道。是的。他們兩個。回到劉三家。中恰好劉三在家。自桂便把這件事。說給他聽。劉三直跳起來道。這姓吳的小子。真不是人類。江大哥。你也得。自桂不待他說下去。卽道。這小子當然要開他一下玩笑。三太爺。你快把八百塊錢拿來。劉三便去拿出一千塊鈔票。交給自桂。自桂便和令英出外。雇車直赴寶山路。天吉里弄口。停下。付了車資。走入里中。找到一百二十三號的門前。推門入內。詢知姓皮的住在樓上廂房。卽上樓。站在廂房門口。喊聲皮先生在家麼。見房內走出一個十五六歲的少女。姿色很不錯。只是眼圈又腫又紅。淚痕還未乾着。分明正在哭泣。自桂令英瞧了。心上一酸。險些掉下淚來。那少女現着詫異的神氣道。兩位先生找誰。自桂又說一句。皮先生在家麼。少女點頭道。家父臥病在床。請兩位裏面坐罷。自桂卽和令英走入房內。只覺愁雲慘霧。籠罩滿屋似的。景象十分淒涼。瞥見一張大床床沿上。坐着一

個年紀較長些的少女。也是雙眼紅腫。在站起身子。知道是皮先生的大女兒了。瞧到床上。却有一個形容憔悴。兩目凹陷的病人。躺着。料想便是皮先生。他們兩個。走近床前。床上的皮先生。驀見來了兩個素不相識的朋友。顫聲道。兩位可是吳先處來……的麼。自桂瞧了他那慌急的情態。好不可憐。忙道。皮先生。你放心。我們不是姓吳的人。爲着皮先生受那姓吳的欺侮。特來替你設法的。床上皮先生。業已淚如雨下。喘息道。兩位那裏來的。我不認識兩位。難道現在的世界上。還有好人麼。說着。撐起身子。却撐不起來。重又躺下。他的大女兒。上前扶他坐起。這時候。房外走進了一個四十相近。容顏蒼白的婦人。手內端着一碗薄粥。自桂令英。料想是皮先生的妻室。便叫聲嫂嫂。那婦人呆呆的瞧了徐江二人。眼圈一紅道。兩位是吳先生處的人麼。自桂忙道。不是的。床上的皮先生。抹着淚眼道。兩位究竟什麼樣人。自桂道。我們在浴堂中。聽見人家談論。姓吳的壓迫你先生。我們心上。很是憤慨。現在替先生向多數的熱心朋友。

面前籌得三千七百塊洋鈔。特來送給先生。償還姓吳的。等到明天。我們兩個再送些微欸過來。給先生作醫藥費。自桂這般說着。皮妻只是念佛。皮先生却拉了他大女兒道。阿芝。我們是不是在做夢。他大女兒搖着頭道。不是做夢呢。這時候江自桂徐令英。在身上摸出三千七百塊的鈔票。堆在皮先生的床口。皮先生瞧了床口。花綠綠的鈔票。又瞧了床前嬌滴滴的兩個女兒。笑着流淚道。阿芝阿菊。你們還是我好的女兒呢。說着赤脚下床。向自桂令英跪下。徐江二人扶起他時。皮妻皮女。均插燭似的跪倒。排在徐江二人面前。自桂口中說着。你們都起來。手中却把皮先生扶起。叫他上床休養。皮先生喘息說道。兩位恩人。尊姓大名。自桂笑着道。不必問。我們就是說出來的姓名。也沒有真的。這時皮先生的大女兒忽道。兩位先生和家父素不相識。雖然排難解紛。現在的社會上。不是沒有其人。但先生們的突如其來。作此偉大的善舉。也很使人懷疑。冒昧得很。請問兩位先生。有無其他作用麼。自桂點頭道。女士的話。很是請

女士放心。我們是沒有作用的。所以姓名也不肯說出。無非爲着不忍。府上一家骨肉活活的分離。女士要明白。我們不是對於府上。獨肯相助。卽換了他家。只要我們知道了。能力所辦得到的。也是要出一臂之力。皮家的大女兒。連連點頭道。如此說來。兩位先生。真是當世的義士。請受我皮清芝的一拜。說着跪了下來。他的妹子。也重行跪下叩謝。徐江兩人連稱不敢請起。在皮家姊妹兩個站起後。自桂對皮先生道。先生在姓吳的面前。只說親戚朋友。借給你的。不必說出我們。皮先生點頭道。知道了。知道了。皮妻把手內的一碗薄粥。授給丈夫道。你此刻該喫一些粥了。皮先生正要伸手接粥碗。房門外起了一陣脚步聲。接着粗俗輕藐的喊聲道。老皮在家麼。皮先生手兒一側。潑去了半碗粥。顫聲道。他來了。皮妻道。還怕他什麼。皮先生瞧瞧床沿的鈔票。微微一笑。臉上頓露出了傲然的神色。房外早走進兩男一女。自桂令英留神瞧看。前頭一個黑矮胖子。一臉的橫肉。頭上戴一頂鴨舌帽。身上穿着玄色直貢呢長袍。腋下挾

一隻黑皮包。此外的一男一女。一瞧就可知道。是倡門中人。自桂令英。料想那個黑矮胖子。定是吳乾了。果然不錯。皮先生望着他。叫聲吳先生道。我不賣女兒了。吳乾雙眼一睜道。不賣。打算什麼樣。皮先生冷笑一聲道。欠債還錢。吳乾哼聲道好。還錢最好。我話說在前。要還爽爽快快。一次還清。皮先生道。不少你就是。這時和吳乾同來的一男一女。却要走了。吳乾道。倒累及了你們。一男一女說着。不妨事。快快去了。吳乾在黑皮包裏。取出一本賬簿。翻了一回。授給皮先生道。你自己瞧瞧。欠我多少。皮先生翻着了本人戶名。共計本利三千六百七十八圓。皮先生將枕旁的鈔票。指點着道。都在這裏。你拿去了三千六百七十八塊。我還有廿二塊多呢。吳乾走近床前。瞧了枕旁的鈔票。頓時面色緩和。把一紙借票。授給皮先生。笑道。沒趣了。皮先生你早說能夠調得款子。我也不讓這種烏龜王八。到你府上了。皮先生冷笑道。這種話兒。也不用提了。吳乾笑着數鈔票。一百一百的放入黑皮包裏。枕旁的鈔票。漸漸地減少。最後剩下一

張十圓。三張五圓的。吳乾道：「這裏是廿五塊。」皮先生道：「你找三塊給我，五塊頭鈔票拿去好了。」吳乾笑道：「三塊錢算了。」皮先生冷冷的道：「三塊錢借出去，一個月也要多九角利息呢。」吳乾明知皮先生譏笑他，瞧在錢面上，當作沒有聽得。把賬簿也放入了黑皮包。令英在旁邊，向自桂一使眼色。自桂已是會意。對皮先生告別，說：「一聲明天再見。」和令英走出房門。聽得皮先生還在喊着慢走慢走。我不送了。對不起得很。明天請過來。等客氣說話。江徐二人匆匆走下。出了一百二十三號。見門前停着一輛機器腳踏車。知道是吳乾的車子。自桂手段真快。在那車前繞了一個圈兒。已經車上出了毛病。他就到弄口候着。不多時候。見吳乾走出。開那輛車子。開了一回。搔頭摸耳。似乎已知道車子壞了。見他站了一站。推着車子。走出弄口。那隻黑皮包仍舊挾在腋下。嘴裏喊着黃包車。便有空黃包車過來。問他到那兒去。他道：「大馬路。」同昌腳踏車行。車夫知道他的車子壞了。車錢格外討得貴些。吳乾破口罵道：「豬糞敲竹槓。滾你媽的蛋。」那

黃包車夫倒也不肯讓。說道：「不要便不要。你專講罵人麼？媽的屁。」他見車夫罵他。上前便打。車夫更加不肯讓。他白打。就揪扭起來。自桂令英和路過的人。大家上前勸解。好不容易把他們拆開。嘴裏還在互相詈罵。吳乾只得喊雇第二輛車子。這時候自桂令英已經走開。不知去向。吳乾講定了車錢。將機器腳踏車裝上黃包車。他自己則另坐一輛車子。等他坐到車上。低頭瞧腋下所挾的皮包。頓使他魂飛天外。原來黑色的皮包。變成一頂黑呢帽了。帽中還塞着不少有字紙。急急跳下黃包車查視。那裏還能查視得到。他額上的汗珠。急得像雨淋了一般。因三千六百餘塊錢。還不打緊。裏面藏着許多借據。和那本放印子錢的賬簿。最是重要。他知道和車夫扭打的時候。給人下手拿去。一時心亂如麻。趕赴茶會上。央人家到扒手首領處。叩求設法。歸還他借據賬簿。三千多塊錢。願充賞規。沒暇去修理腳踏車了。把車子暫寄在附近相識的店家。急匆匆趕上茶會去了。閱者也不必作者交代。早知道吳乾的皮包。是江自桂徐令英

兩人使出手段拿去的。原來吳乾和黃包車夫打架時。江自桂將早已預備的黑呢帽。趁勸解的當兒。掉了一個包。吳乾自以爲在寶山路一帶。住過多年。很有相當的勢力。跑生意的誰不認識他。誰敢來動手。很是大意。那知偏遇徐江二個。專門來找他的晦氣。拿了他黑皮包便跑。毫不費力。吳乾罰咒也想不到。徐江二人得了手。回到小辮子劉三家。劉三却不在家。徐江二人到房中打開皮包。取出鈔票。數了一千塊。預備還給劉三。餘下的仍舊各自分派了。祇少去了廿五塊錢。已救了兩個清白的少女。實際上連廿五塊都不少。因廿五塊還是在皮先生處呢。自桂將皮包中的借據。一張一張的取出。擦上了火柴。盡行燒去。又把那本簿子。逐一張撕下。也燒入火中。令英笑着道。這一次的玩笑。也夠姓吳的受用了。自桂哼了聲道。依着我的意思。我若有權力的話。定要把這小子鎗斃呢。令英點了點頭道。現在社會上。這種人正多着。便是鎗斃也鎗斃不盡。倒是姓皮的家境很困難。又有病在身上。我們既許明天送錢給他。該

多補助他一些。才是道理。自桂點頭道。那是當然的。明天我們送三百塊錢給他罷。令英道很好。這時已在傍晚了。江徐二人。在劉家喫了晚膳。正要出外。劉三匆匆回來了。笑着道。好哇。一頂呢帽。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六回 穆蘭芳智力拒狂徒 雲閨雄玩游逢義士

却說江自桂徐令英二人向姓吳的身上得了手。回到劉家喫了晚膳。剛遇劉三回家。劉三便笑着道。好哇。一頂呢帽。江徐曉得他已得了風聲。微微一笑。自桂卽把劉三的一千塊錢交還劉三。笑道。那姓吳的小子茶會上都跑遍了。沒人知道是誰人下的手。我得着信息。早知道二位老哥得手了。自桂便將經過情形說給劉三聽。劉三把大腿一拍道。江大哥你的心思真正靈敏得很。先弄壞他的車子。那是最要緊的。若使他車子不壞。坐上車老遠的去了。祇好望着他翻白眼呢。其次那個拉黃包車的也很巧。偏和那混賬小子動手起來。要是不動手也覺難弄一些罷。自桂令英笑着點頭。劉三把一千塊鈔票收藏好。爲

着沒有喫夜飯。拉了自桂令英再同他喝一杯酒。劉三喫過飯坐了包車上秘密總會去了。自桂和令英也同出去瞧了一回影戲而後歸睡。一宿無話。到了次日。自桂令英又往皮先生家中。却見皮先生已經起床。精神振作了不少。皮妻皮女都是滿面愉快的神氣。一室中間好像春風和煦充滿了生氣。所有愁雲慘霧淒涼的景況一概掃除。徐江二人到了房中。皮先生和他妻女的殷勤自不必說。自桂取出三百塊鈔票說道。些些微款。請皮先生收下作爲調養貴體的使用。皮先生斷不肯再受領。很誠懇的辭謝道。得二位恩公替我清償債務。我已可脫然無累了。祇要病愈到店。每月的薪水所入已夠一家的開銷。這筆鈔票我決乎不敢再受了。自桂笑道。皮先生若認我們是朋友的話。這三百塊錢是該應受下。否則便是不認我們爲朋友了。并且我們曉得皮先生的境况。沒有這幾百塊錢又要負債了。你不必推辭罷。皮先生道。既是如此。我只得拜領了。但是二位恩公的尊姓大名。今天請說給我們知道。自桂令英一味笑

着搖頭告辭而行。聽憑皮家的人十分挽留。休想留得住他們二人。回到劉三家內。恰遇楊子楚從南京回來。重行會面。互談分別後的事情。原來子楚此番歸到上海。爲着有一件買賣。欲請江自桂徐令英一同進行。當子楚由上海赴南京時。火車到常州站上。上車的乘客裏面有個和尚。子楚見了他便起身招呼道。大師父你到那裏去。這和尚便是常州天甯寺的雲上和尚。本書中曾提起過他。是什麼脚色。閱者想還記得。不必重複交代了。他見是楊子楚。便合掌打了個問訊道。原來是楊先生。小僧要到南京去。不知道楊先生到那兒去。說着走近前來。這一輛火車中的乘客。人數倒不多。子楚身旁尙有空位。子楚便讓雲上坐了。笑着道。我也到南京去。雲上點頭道。巧得很。兩人在火車上不便說秘密的話。只是閒談罷了。待到了南京。進了旅館。僧俗兩人合賃二十七號房間。此刻才好詢問各人的來意。子楚方曉得雲上和尙此番趕到南京。却是接得神彈子穆平的女兒穆蘭芳。要信請他設法相救。穆平和他同夥洪俊發

王伯達王猴子一千人。只因他們在南昌地面跟隨一個南京的珠寶商叫做馬老七同路到南京。本想在半路上下手竊取馬老七所帶價值三十萬金的鑽石。那知馬老七狠是厲害。和許永生朱正赤兩名夥計。一路防守得非常嚴密。穆平等難以下手。依着王猴子的脾氣。軟做不成。就想硬扒結果了馬許朱三人性命。穆平却不肯幹這種手段。壞了本人江湖上的名望。暗中一路跟隨。直到南京下關。見馬許朱三人自輪船上岸進了城。往三山街恆源新珠寶鋪中。這月鋪子是馬老七獨資開設。門面雖祇兩間。裝潢十分考究。裏面貨物着實不少。穆平和夥計們在鋪子外邊繞了一個圈子。便在附近借寓。定下兩個房間。穆平父女兩個住一間。三個夥計也住一間。晚膳之後。三個夥伴都在穆平房中商議。他們一路下水花去了不少的川資。還沒有絲毫好處到手。那肯拍拍身體丟手。另尋別路。再三商酌。決意前去偷取。就在今天晚上。議定穆蘭芳在寓留守。穆平帶同王猴子洪俊發王伯達在十一點鐘時候到了恆源新

珠寶鋪門前。王伯達把身子蹲伏。洪俊發踏上伯達肩頭。穆平扒上俊發肩頭。伯達站起身子。同時俊發穆平都把身子站直。離上面的樓窗已是不遠。王猴子也虧他身軀靈活。一霎眼已從平地扒上了穆平的肩頭。站起來剛剛接着上面的樓窗。他們知道鋪門堅固。不易弄開。才定當從樓窗中。進去王猴子袋裏拿出傢伙。撬動這窗子。不多幾分鐘。窗就開了。瞧到裏面黑沉沉燈火全無。他雙手攀在窗口上。兩臂一使勁。身子懸空。一脚跨進窗內。冷不防黑暗中伸出兩條臂膊。一手抓住了他的領口。一手抓住了他跨進樓窗的那條腿。猴子急喊一聲失風。那裏曉得在這時候。下面的穆平洪俊發王伯達三人也給人看管住了。原來恆源新的老闆馬老七。對於穆平等一班人從南昌到下關一路跟隨不舍。早已疑心滿腹。這天回到自己鋪中。又見他們在鋪外繞了一個圈兒才走。馬老七在南京城內也有些手面聲勢的朋友。表面上是珠寶商人。內容還兼做黑白老虎生意。手下徒弟也很多。就可以知道他是什麼腳色了。

他眼見穆平等一班人形迹可疑。豈肯大意。免不得叫人防守。這第一天的晚上。他們就去下手。事前又不加了細的探聽。是大大的疏忽。這一班人除王猴子外。向來都很細心。今回也合當有事。遭了失風。在王猴子被人抓住的時候。恆源新的門和對面一月烟紙店的門同時開啓。奔出十幾個人來。把穆平等三人一齊扭住。於是他們逃走也不及。抵抗也不能。只得束手就擒。馬老七一點人數。單不見一個女的。也不在心上。立刻把四個人送就近公安局管押起來。穆平等押送警局的當兒。有個客寓裏茶房叫趙二寶。正交了夜班回家。途中眼見穆平等四人押着送官。暗想就是今天下午來開房間的客人。不知道爲甚麼事情。向人探問原來是一班竊賊。到恆源新珠寶鋪去竊物。當場失風被擒。趙二寶呆了一呆。猛然想起這班人中。還有一個年輕貌美的姑娘。諒來還在我們寓裏。我只要一露口風。這姑娘也要去喫官司的。我若是趁此機會。要挾那姑娘。不怕他不從我。他要是從不從的話。立刻報告了賬房。把他也送入

警察局。趙二寶打定這主意。急匆匆回到寓裏。逕去叩動穆蘭芳的房門。此刻蘭芳還未上床安睡。原想等他父親等回來了才能放心睡覺。忽然聽得房門外聲響。疑是穆平回來了。暗想沒多時候便回來。料來不會動手。卽起身把房門開了。不防却是一名茶房。嘻皮笑臉的走入房裏。竟返身把房門閉上。穆蘭芳正要發作。趙二寶回過臉來對他獰笑道。姑娘胆子真不小。好在呀。大禍快要臨頭了。蘭芳聽着猛喫一驚。忙道。你是什麼人。說些什麼話。二寶笑道。我是此地的茶房。趙二寶。姑娘同來的一夥人去偷恆源新的珠寶。被人家拿住送進局子了。蘭芳聽得這個消息。嚇得面如土色。二寶又說道。姑娘還不走路。停一會怕要跑不了呢。蘭芳到這時候知道難以隱瞞。便點點頭道。多謝你來報信。我自會想法。二寶笑着道。姑娘還有甚麼法想。我倒還有個法兒呢。蘭芳瞧了二寶一眼道。你什麼辦。二寶哈哈笑道。姑娘隨了我到家裏。我決不待虧你的。你。要是說個不字。我們賬房裏去。蘭芳聽了二寶這幾句話。才明白他的

用意。原來藉端要挾趁火打劫起了不良之心。我若是和他翻臉起來。有損無益。姑且將計就計。免得他的露風再作計較。就低垂了頭道好却好。你家裏還有什麼人。二寶欣然道。我的家中只有一個老娘。他也是和善不過的。見了你這樣一個好媳婦。還會不疼你麼。好好我們就走罷。時候不早了。蘭芳此刻沒法可想。只得隨了二寶走出客寓。二寶的家裏本離客寓不遠。蘭芳跟他到了家裏。二寶的老娘。原是有瘋癱症的一個兒。躺在一塊地鋪上。屋中另有一張擱起的板鋪。就是二寶的臥床了。蘭芳瞧他屋中除了一張破桌子。桌上放一盞洋油燈外。更沒有一件完整的東西。二寶的娘見他兒子帶了一個年輕的姑娘回來。顛聲道。二寶你終不聽我的話。又把土娼子引到家裏來。你有錢花在這個身上。何勿替我買一些藥給我喫呢。二寶道。吓老不死的你。儘管睡你的覺。不要嚙嚇惹我火冒起來。你可喫得起我一拳麼。那位姑娘是你的媳婦。你不怕罪過說他是土娼子。真正老糊塗了。二寶的娘歎一聲氣道。媳婦麼。

生身的娘且養不活還能養媳婦麼。趙二寶走上前去踢了他娘一脚道。你真不要活麼。二寶的娘不敢再說話了。蘭芳瞧了二寶這種光景好不着惱。他早已打定了主意對付那二寶。二寶却得意萬分笑着道。好姑娘今晚就算你我二人的好日子。來來來你先上床罷。蘭芳嗤的一笑道。你急得什麼似的。就打算今晚作好日子麼。你可休想。我情願到官受罪的就是到了官廳。我也要把你強迫的情形說出來。免不得你也要受罪哩。二寶聽着呆上一呆說道。依你什麼辦。蘭芳道。依我麼。定要正式結婚。我們才好算是夫妻。二寶笑道。你不要哄騙我了。明明借此延宕日子。趁我不防的時候逃之夭夭。是不是呢。你要正式結婚也可以辦到。只是今天晚上總須和我同睡。我才放心。蘭芳暗想。這個人狠是刁惡。正要回絕他時。二寶已上前想用強硬手段。蘭芳究不是普通婦女。到此地步。肯受人欺侮。身子遂倒退幾步。二寶逼上前來。不防蘭芳一個巴掌正中二寶左面頰上。二寶身子一歪。蘭芳在他腳上輕輕一鈎。二寶就站立

不穩跌倒在地。蘭芳更不遲延。忙將二寶身子跪住。伸手又住他咽喉。這時候二寶的娘瞧見這般光景。又驚又急。老年人當久病之後。那能受得起。一口氣回不過來。便昏暈去了。趙二寶也被蘭芳又得雙眼反插。氣塞發昏。蘭芳却不。要傷他性命了。就鬆手。整整衣襟。走出趙二寶家中。這時候已在半夜過後了。蘭芳跑到甯省跌路車站上。假作等車。候到天明。一直趕赴下關。找了一家客寓安身。這月客寓牌號大陸旅館。原是中等客棧。蘭芳當下就寫了一封信。快郵寄給雲上和尙。雲上得信。便趕往南京。在火車上遇見了楊子楚。同到南京。就在大陸旅館的附近。一另新羣旅館中開了房間。雲上便請子楚到大陸旅館九號。通知穆蘭芳。子楚見了蘭芳。蘭芳即刻到新羣。和雲上會面。要求他設法相救。雲上却對蘭芳道。我接到了你的信。我就通信給吳德山田作貴二人。囑他們假造一角南昌縣的公文。只說你父親等在南昌犯案重重。故要求移提去法辦。他們便改裝爲司法警察。攜帶公文。來江甯地方法院移提你父親。

等四人。只要朦混得過。一出江蘇境界。便不妨事了。蘭芳點頭道。這計策狠好。但是危險得很。萬一穿破。反要連累吳田二位了。雲上搖頭道。吳德山在南昌。幫辦過公事。對於該處的公事很熟。田作貴原是刻字好手。偽造一顆南昌縣關防。諒還容易。目下的時勢。認真辦公事的能有幾個。且是萬萬防不到。敢有人這般胆大。偽造公文。改裝司法警察。肯冒了這樣危險。救四名竊賊的。從這幾層着想。這件事的大勢。不會失敗的了。蘭芳點頭稱是。楊子楚也道。狠好。雲上又對楊子楚道。那珠寶店的老闆。倒很可惡。我們非得懲辦他一下不可。這件事要拜託你了。子楚笑道。我到南京。本來沒有什麼大事。師父既然要我。做這件買賣。我一個人却辦不了。江自桂徐令英都在上海。小辮子劉三家中。等我回到上海。約他們來一同下手。雲上大喜道。他們肯來真好極了。子楚便於次日動身回上海。和江自劉徐令英說明緣故。自桂令英當然允許。子楚的請求。等到兩點鐘時候。劉三回家了。子楚也和他說明。劉三一拍大腿道。馬老七

這小子。我也會過他一面的。真正很精明機警。三位却要留神些。南京地方。不比上海容易活動呢。子楚點頭稱是。閒談了一回。各自安歇。一宵易過。又到天明。自桂令英子楚三人趕早起身洗臉之後。便對劉家僕人說聲我們走了。主人前煩你替我們告稟明白。便出了劉家的門。雇了街車。直到火車站上。時間尚早。就在車站附近的點心店內喫了點心。挨到買票時候。由子楚去買了三張二等車票。三人一同上車。初入車廂。人還不多。相近開車十分鐘前。搭客紛紛而來。二等車中雖沒有三等的擁擠。此刻也來了不少。在開車前三分鐘。這輛車上又來了一男一女。二個客人。年紀都在三十左右。身上裝束很是時髦。那男的左手提了一個黑皮包。右手拿一捲報紙。他在車廂中瞧了一回。揀人少的座位前和那女的同去坐了。恰在子楚等三人的毗連。子楚等沒有注意到這一對男女。那知這男子却早已見了他們。把手中的一捲報紙。伸將過來。在子楚肩膀上輕輕拍了一下。子楚回頭瞧看。令英和自桂的目光也同時射

到那人的臉上。同聲問道。你到那兒去。那人微笑道。到你們到的地方去。令英道。你知道我們到那兒去。那人笑道。南京去。是也不是。自桂等相顧一笑。令英道。你什麼會得知。那人撲哧一笑。在黑皮包裹拿出三張火車票道。票子我替你們買好了。子楚忙道。你好糊塗。到這樣我們車已上了。還會沒有買票麼。沒有車票。那能上得火車呢。那人聳起兩個肩頭笑着道。車票已有了麼。很好。拿給我瞧瞧。子楚伸手摸入袋裏。禁不住喊着道。好好這玩笑開得不錯。便將那人手中的三張車票。接過來放入袋裏。自桂令英也都會意。子楚的眉兒略縐道。你在什麼時候。……那人把手指指子楚等三個道。你們真糊塗。還認定是我開你們的玩笑麼。子楚愕然道。不是你還是誰呢。這時候火車已開始行動。那人低聲道。楊老哥。你上火車不是最後麼。在你上車的當兒。就有個小輩動手撈了你袋裏的三張車票。我們兩個在那小輩的後面。我瞧得清楚。替你追了回來。子楚聽了。才明白。暗自好笑。目光却向那個女伴瞧了一眼。那人笑

着道。三位老哥大概都沒有知道麼。這個便是賤內雲閨雄。一頭說一頭指着那女伴。女的也站起身子。江自桂等齊聲道。原來就是嫂夫人。說着都叫道。嫂。向他行禮。那人對女的道。這便是江徐楊三位先生。前番我說過的。那女的含笑點點頭道。原來就是這三位先生。那人又對自桂等笑道。賤內的哥哥就是杭州的雲彪。人都呼爲老雲的。江自桂等三個聽了這句話。都面孔變了色。那人又低聲道。我們的上南京。也是避他的耳目呢。他說了這一句。江自桂的疑心方才消滅。原來那人便是本書中最先出場的義賊一枝箭。他的高姓大名沒有表出。此刻却要表明。免得成爲一個無名的英雄。此人姓姜名喚遠山。但是雲彪爲杭州著名的偵探。什麼他的妹子雲閨雄。會嫁給了一枝箭姜遠山呢。這一番經過情形。倒先要報告給閱者曉得。在三個月前頭。有一天下午三四點鐘光景。杭州西湖上三潭印月附近。有兩條游船。在湖中蕩漾。那兩條船上的游客。就是姜遠山和雲閨雄。這時候他們兩人。還是素昧平生的陌路。

人恰好同在一處游湖罷了。雲閨雄的坐船在前。姜遠山的坐船在後。距離只有二三丈光景。當夕陽未落的時間。湖上風光。另有一種使人留戀的魔力。那雲閨雄已經二十九歲了。爲着生了孤僻的性情。奇怪的思想。所以他家裏和親戚鄰居們都說他有些神經病的。到這年紀。還是小姑居處未有郎君。在閨雄倒也不在心上。常說道現在世上的男子。都是沒有真愛情。把女子當作玩物罷了。嫁了丈夫。有什麼趣味。真要我也做人家的玩物麼。還是不嫁能夠自得其樂。他閒着沒事。不時的往西湖中各處游玩。常說道我要是嫁人。就嫁給西湖罷。這是最稱我心的丈夫呢。他這種言語。越發使家裏人等笑個不休。那時閨雄坐在船中流覽景色。驀地有一陣風吹過。把他掛在襟上的一方手帕子吹落湖中。閨雄見就在船邊。便伸出手去拾取。身子的重心。不免要傾向那一邊。那條輕而小的湖艇。經着風力。本有些欹側。自閨雄身子的重心傾向這邊。更使得船身側轉。閨雄爲着水面上的那方手帕。離手指只差少許。身子更

向前面聳出。在這時候。舟子急喊不要動。已經不及。船身全側。谷冬一聲。水花四濺。雲閨雄已跌入了湖中。那舟子慌忙失措。大聲呼救。此刻後面船上的一枝箭。姜遠山。瞧見雲閨雄落水。喊聲不好。站起身來。兩足一點。水聲響處。遠山也身入湖中。一霎眼間。已把雲閨雄救上了船。幸虧落水未久。閨雄喫水不多。神志尚清。吐去了幾口水。瞧到自己身上。禁不住滿臉通紅。因是夏末秋初的時令。身上穿得很單薄。一入水中。渾身溼透。上下衣褲都把精皮膚裹往。曲綫美畢現。模樣很是難看。遠山却命舟子快快靠岸。到岸時。遠山把身上一件長衫脫下。替閨雄披在身上。說道。女士還是回府。還是暫到鄙人寓所。喚人取到乾燥衣服。換去溼衣。再行回府。閨雄頓了一頓口道。尊寓在什麼地方。遠山道。便是這兒的湖濱旅社。閨雄道。那沒有多路。很好很好。遠山便引閨雄到他所寓的湖濱十六號房間。遠山問明了閨雄的住址。喚茶房到他家中。拿取衣服。遠山留閨雄一個人在房中。自己退到外面。把兩條船的船資。一起開發清訖。

等到茶房取來衣服等物。遠山送入房中。只見閨雄已是睡在床上。裹了被兒。只露出一個臉兒。床前地下。丟了水淋淋的溼衣。遠山把他的乾燥衣服放在床上。說一聲請女士更換罷。便又退出。把房門帶上。不多時。閨雄已穿著舒齊。去開了房門。讓遠山走入房中。閨雄臉兒微紅道。蒙先生相救。很是感激。還不知道先生尊姓大名。遠山隨口說了聲姜遠山。閨雄點點頭道。不知姜先生可能賞個臉。明天請光顧。舍下便飯。拜託先生明天把我換下的溼衣服帶到舍下。遠山本想回絕她的。爲着要把留下的溼衣送去。倒覺不好回絕了。便點頭道。遵命就是。閨雄當時就回到家中。他家中的兄嫂姪兒姪女等人都對他笑着道。你真要嫁給西湖了麼。閨雄笑着道。西湖不要我。才讓人救了起來。要是我愛西湖。西湖也愛我的話。此刻我已不在人世了。他的哥哥雲彪道。妹妹又說痴話了。我們和你玩笑呢。但不知道是那個救了妹妹。閨雄道。有一位住在湖濱旅社十六號的姜遠山先生。我已約他明天來家裏喫飯的。欲知後事如

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七回 奇女子俠腸諧伉儷 衆英雄合作拯同盟

却說雲閨雄對他哥哥雲彪。告訴落水相救的人名姜遠山。并說明約他明天來喫飯。姜先生已是允許。請哥哥明天不要出外。替我奉陪。這姜先生能夠邀幾個朋友來更好。停一會我自去定一席酒菜。就是十六塊頭罷。哥哥你看好麼。閨雄滔滔說着。雲彪却出了神。不即答應。閨雄笑道。哥哥放心。酒菜錢由我給付的。不用你破費。只要肯奉陪。姜先生就是。雲彪道。這也不成話的。你說救你的人。姓姜名喚遠山麼。閨雄道。是叫姜遠山。雲彪道。他是做什麼事的。閨雄搖頭道。不曉得。但是瞧他的舉止行動。定是上流人物。衣服也很華貴的。雲彪點點頭道。他住在湖濱旅社十六號麼。閨雄稱是。雲彪道好。你去定酒菜。明天我多邀幾個朋友陪他。就是。閨雄聽了。很是欣喜。雲彪在晚飯之後。逕到湖濱旅社賬房裏。賬房中人都認識他的。雲彪把循環簿翻開一看。十六號的客人。

却是姜雲峯。下面注着三十一歲上海來。業絲商。屈指計算。房間已開是二十七天了。雲彪沉吟了一回。問賬房要取一套茶房的號衣。賬房就喚一名茶房。把他的號衣脫下。給雲彪穿着。雲彪便到十六號房間之前。推那房門。這時候房內的姜遠山。尙在自斟自酌的喫酒。雲彪推門入內。遠山見是個茶房。也不放在心上。雲彪細瞧了遠山一眼。假意問一聲姜先生可要添酒。遠山把頭搖着。雲彪便退出。回到賬房。把茶房的號衣脫下。賬房中人向他詢問有什麼用意。雲彪低着聲道。這個姜遠山。是著名的積竊。渾名一枝箭。近二十天中。本地發生不少鉅竊案件。正沒綫索。今天却給我找到了。賬房中人喫了一驚道。既如此。今晚可要拿住他麼。雲彪一笑道。他明天要到我家裏喫飯。到那時候動手便了。賬房中人也知道雲彪的妹子。係姜遠山所救。笑問雲彪令妹可知道他是賊。雲彪搖頭笑道。沒有知道。便是我也不知道他就是姜遠山。爲着他在我妹妹面前。露出了真姓名。我才知道。要是他說了姜雲峯。我也不來了。即使他

明天到我家裏來。我也要認他是個好人哩。你們守着秘密。不要使他覺得。賬房中人連聲道。不敢洩漏。雲彪欣然回到家中。在他妹子面前。也不說破。一宵易過。到了明朝。雲彪清早出外去。喚了幾個夥計。同回家中守候。等那姜遠山到後。下手擒拿。雲閨雄始終沒有知道。見他哥哥果然邀人相陪他的救命恩人。心上很是喜悅。那知他的哥哥。却要姜遠山的性命哩。時光的過去很快。到了午前十一點鐘將近。那個一枝箭姜遠山。匆匆地帶了閨雄換下的衣服。找到雲彪家裏。走入大門。雲彪走出天井。迎接笑着道。這位可就是姜先生。遠山瞧見了雲彪和他的四個夥計。暗喫一驚。因瞧着這班人的神色。明明是當公事朋友。不過心中雖然驚駭。臉上仍舊神色不改。向了雲彪笑着點頭。雲彪道。承姜先生援救舍妹。兄弟很爲感激。今天特備粗肴淡酒。奉請姜先生。不像樣兒的。休得見笑。遠山連聲道。客氣客氣。豈敢豈敢。這時候雲閨雄也走出外面。叫聲姜先生。遠山卽把衣包授給閨雄道。裏面的衣服等物。我已命人洗淨晒

乾請女士檢點可有缺少。閨雄失聲喊道：「啲啲什麼還要煩勞姜先生喚人替我洗淨晒乾呢。」說着接了衣包。又對雲彪道：「時候差不多了。」熱菜的人也來了。就入席罷。雲彪點點頭。閨雄回到裏面。喚僕人安排桌椅。灶頭上準備出菜。不多時安排定當。雲彪和四個夥計。邀姜遠山坐了首席。便喫喝起來。到了上大菜的時候。雲彪再按納不住。向夥計們一使眼色。便冷笑道：「姜先生有個雅號。是不是叫一枝箭。兄弟雲彪慕名已久了。遠山突然變色。也冷笑道：「原來尊駕便是雲大偵探。久仰久仰。小子就是一枝箭。姜某不錯的。雲彪見遠山直認不諱。沉下臉色道：「論理雲某今天不能得罪朋友。但是公事公辦。我們的私交。只得丟開了再談。救我妹子的大德。我日後再行補報罷。」說了這兩句話。早起身畔。拿出手鏢。站起了身子。同時他的四個夥計。也怒眉睜目。一齊起立。遠山笑着道好。公事公辦。也站起了身子。此刻雲閨雄自裏面跑出。怒沖沖對着雲彪道：「哥哥你這樣兒算替我陪客麼。」雲彪正色道：「妹妹你要明白。姓姜的是個

有名竊賊，在杭州地面做下不少案子。都在我們身上。他救你性命是私情。我拿他是辦公事。不能爲私廢公。你應該原諒我的。閨雄哼了一聲道。一開口就是公事。說得好聽話兒。當公事的都能夠認真辦公。時勢倒太平了。老實說。現在世界上爲私廢公的事正多着呢。也不見有人處處指摘。我也知道姜遠山是個著名的賊。但是常常偷富濟貧。是個義賊。比較了當公事的魚肉善良。敲詐孱弱好得多。今天是我請他來的。你們要拿他去。這是明明使我失信於人。明明使我以德報怨。那是決辦不到的。你們若在外面把他難爲。我不能干預。要在這裏難爲他。萬萬不能。雲彪知道他妹子的脾氣。不能和他嘔強。眉頭一縐道。依你說。姓姜的在這裏不能難爲他。離開了這裏。你就不干預麼。閨雄道。是的。雲彪道很好。說着這句話。便招呼他四個夥計。走出門外。在附近四圍守候。他的意思。姜遠山終要走出門的。那知雲彪等出去後。閨雄竟把遠山引到了他的房中。正色對遠山道。你請放心。決不讓他們把你捉去。遠山笑道。不妨

事我犯的案子。沒有死罪。最多坐三年五年的牢監。還是要回復自由的。閨雄把頭亂搖道。你願意喫官司。我倒不肯讓你受罪。爲着你專門偷富濟貧。你若受了罪。那班窮苦百姓所受的罪。比你更苦了。我決不使你給他們捉去。遠山笑道。我不能不走。令兄在外面等着。我出去終逃不了他的手掌。閨雄毅然決然道。我想他們決不能日夜防守在外。你在我房中留幾天。看他們什麼辦。遠山道。那是不方便的。閨雄道。有什麼方便不方便。晚上你和我睡在一床。也不要緊。柳下惠坐懷不亂。博得賢聖的名氣。傳至後世。你和我只要心正就是了。我能信任你。不是一個假道學的爛小人。遠山聽了閨雄這幾句話。說得很是感激。又覺得閨雄的不庸碌。很是可敬。當時倒無言可說。默坐在閨雄房中。那位大偵探家雲彪。和四個夥計。在外面守到了三點鐘過後。不見遠山出來。雲彪回到家中。才曉得閨雄把遠山留入房中。雲彪豈不要着惱萬分。命僕人喚閨雄出來。對他厲聲道。妹妹你什麼這般不避嫌疑。把一個賊子會留在房中。

你竟忘了自己是個黃花閨女麼。閨雄冷冷的道。倒說我不避嫌疑。他是我的救命恩人。我讓你們把他拿去。才算報答他麼。總而言之。一句。今天我要留他過夜了。雲彪聽着。勃然大怒。在袋中拔出手鎗。惡狠狠的道。我先開了不要臉的東西。再找姓姜的。這時候雲彪的夥計。都上來勸阻雲彪。閨雄的嫂子却說道。姓姜的在妹妹房中。你們儘去捉拿。妹妹只有一個人呢。雲彪向夥計使個眼色。四名夥計。便向閨雄的臥房跑去。閨雄要想攔阻。却給雲彪夫婦兩個挾住。不能動彈。四個夥計奔到閨雄房外。見房門緊閉。便把房門撞開。衝進裏面。不見遠山的人影。有一扇窗子開着。窗口上留下遠山所穿的一件長衫。走到窗前察看。離窗下七八尺高低。便是隔鄰人家的平房屋頂。料想遠山脫了長衫。打這條路上逃走了。有個夥計。瞥見桌子上留有一張字條。墨迹淋漓。尙未全乾。瞧那字句寫着。

雲女士。我能原諒你。今天的事。完全係令兄的惡作劇。與女士無干。我

現在借窗口走了。令兄也不能再拿我了。你請放心。後會有期。遠山留字。

夥計們瞧了這張字條。相顧一笑。拿了字條和長衫。退出閨雄臥房。走到樓下。只見閨雄滿面淌着淚珠。身子却給雲彪夫婦兩個挾住了。不能動彈。雲彪瞥見夥計沒把雲山拿下。急問什麼樣。夥計答稱逃了。說着把遠山留下的字條給雲彪瞧看。雲彪很是失意。閨雄聽說遠山已走。又瞧見了遠山給他的字條。不由得破涕爲笑。很得意的道。你們只能欺侮我。要想拿住姜遠山。資格還錯遠呢。雲彪哼了一聲。把遠山的字條。撕得粉碎。對夥計道。我們快到車站上去。夥計們便隨着雲彪走了。遠山的一襲長衫。却給閨雄拿着。回到他的房中。見房門業已撞壞。喚僕人召木匠前來修理。把遠山的長衫折好。放入衣櫥。走到窗前。出了一回神。喃喃自語道。姜遠山姜遠山。我真佩服你。你那一天還能來會我。話猶未了。却聽見遠山的聲音說道。雲女士。我還沒有走呢。閨雄喫了一

驚回頭察看。却見遠山在床底下扒出。閻雄又驚又喜。急道你再躲一回。等木匠修好了門。你再出來。遠山笑了笑。依着閻雄的話。退入床底下安全的地位。不多時候。木匠來了。把房門修好。閻雄把門閉上。這時候天色已是黑暗下來。閻雄低聲喊道。你出來罷。遠山便爬了出來。閻雄替他拍去了身上的灰塵。笑道。你爲什麼不走。還躲在這裏。我認你真走了。這窗口確是很好的脫身之路。遠山低聲道。一則時間太急促。二則時候尚早。我打人家的屋頂上逃下。也要給人家拿住的。我才留下字條。脫了長衫。躲在床下。好讓令兒們瞧了。知道我已走脫。我却等夜深人靜。再設法離開這兒。豈不好麼。閻雄連連點頭道。不錯。他們都受你的愚弄。趕到火車站去了。我的意思。你在我房中躲上三五天。他們料你已遠走高飛。查究疏懶下來。再走不遲。遠山道。承女士的美意。很是感激。但是留在這裏。也不妥當。還是晚上走的好。閻雄也不便執定留住他。遠山等到晚膳時候。閻雄去偷取了許多飯菜進房。給遠山喫了。閻雄仍到樓下。和

他嫂子同喫。免得他們起疑心。晚膳喫畢。回到房中。把房門緊閉。對遠山笑着道。時候尚早。你儘在床上睡一回。等得人靜後。再走便了。遠山搖頭道。我不要睡。女士自請安眠。閨雄道。我也睡不着。須要等你走了。好放心安睡。遠山覺得閨雄的對待他。十分誠懇。暗想自身的地位。本是一個竊賊。閨雄竟沒有一些看輕的意思。處處庇護着我。倒是我姜遠山生平唯一的知己了。遠山想出了神。閨雄低聲問他。離開此地。想往那裏去。遠山竟不曾聽見。閨雄連問數聲。遠山只是不答。閨雄忍不住提高了聲音道。姜先生。我在問你呢。此刻遠山雖然聽見。房外恰有閨雄的大姪女走過。這一句話。也給他聽去了。那大姪女已經十五歲。很知人事。聽得了這句話。便站定了脚步。側耳竊聽房中。閨雄和遠山的問答。他們聲氣雖然不高。聽不出說些什麼話。但是唧唧啣啣。却辨得出是他兩個人。便跑去和他母親說知。這時候雲彪尚未回家。他的老婆。曉得姜遠山尚在姑娘房中。便悄悄地命僕役去找雲彪報信。那僕人找着了雲彪。向他

說明。雲彪急帶四名夥計。趕歸家中。奔上樓來。樓梯上禁不得五六人的奔走脚步響。一片聲早驚動了閨雄房中的姜遠山。喊聲不好。忙把電燈關閉。奔到窗前。開了窗子。他身子跨出的時候。雲彪和夥計已在閨雄的房前打門。閨雄等遠山跳落隔鄰的屋面。輕輕把窗子閉上。就爬上了床。放下帳子。故意把帳門緊緊揪住。此時雲彪和夥計們。又把那扇房門撞開。房內電燈雖然息滅。他們手中皆拿着電筒。那電光照到床前。只見帳門不住的顫動。閨雄顫聲道。姜遠山不在這裏。我已睡了。你們去罷。雲彪瞧見這般光景。認做遠山躲在床上。走到床前去揭帳門。却被閨雄緊緊揪住。在帳內喊道。床上沒有人。床上沒有人。閨雄這樣做作。越發使雲彪疑心。奮力把帳門撕開一看。床上果然沒有姜遠山。又找到床下各處。也沒有踪影。雲彪猛然醒悟。中了妹子的計。明明借此延宕時間。好讓姜遠山遠遁。立即奔到窗前。開窗察看。只見下面屋瓦有好幾塊新碎的痕迹。分明由此逃去。急帶夥計們下樓出外。到鄰舍人家搜尋姜遠

山的踪跡。遠山早已逃得不知去向。分頭往車站輪埠查探。也是消息全無。雲彪好不失望。閩雄却很安心。他知道遠山到上海去了。隔了數天。閩雄也趁火車赴上海。向新中華大旅社開了房間。就在各日報登了封面廣告一則。寫着

姜先生鑒。我已到申。寓新中華大旅社一百零三號。請來一談。雲閩

雄啓。

這個廣告登出後。到了下午兩點鐘。姜遠山欣然來和閩雄會面之後。閩雄防着他哥哥。瞧見了報上廣告。要來追究囉。便移寓在中東旅館。和姜遠山晨夕盤桓。請遠山把做賊的歷史。詳細說給他聽。兩下十分親熱。竟種下了情苗。經過了兩個月。他們倆到蘇州舉行了婚禮。過後還將結婚的禮帖。郵寄一份給雲彪。雲彪接着禮帖。憤怒萬分。帶了幾名夥計。趕到蘇州偵查。那知他們夫婦。却悄悄地回到了杭州。在九溪十八澗一帶。度他們的蜜月光陰。雲彪到蘇州撲了個空。回到杭州。萬料不到他們夫婦敢回杭州。等到得着風聲。就秘

密查訪。遠山却又攜帶了閩雄。再往上海玩了幾天。這天又要上南京去一游。才登火車。却和江自桂徐令英楊子楚等會面。同往南京。他們在火車上一路不便說話。到了南京。子楚邀他們夫婦兩個。同往新羣旅社借寓。有事好商議。商議。遠山原想會會雲上和尙。便也贊成。就同子楚到新羣旅社。進雲上房中。雲上劈頭第一句。便道事情壞了。子楚等齊喫一驚。急問道什麼事情壞了。雲上道。吳德山田作貴和四個夥計。都跌進牢監了。子楚等相顧愕然。繼而詢問詳細情形。方知吳田二人。在子楚動身到上海的那天。帶着四個夥計。趕到南京。他們依着雲上和尙的計畫。早預備好了一切。一到南京。會見過雲上和尙。便假冒了南昌的公役。到當地法院投呈偽公文。要求移提。穆平王猴子洪俊發王伯達四人。那知事有湊巧。南昌縣中的第三科長。姓張的恰在這天到南京公幹。他和法院長是多年老朋友。就宿在院長家裏。當日院長收得公文。却未察破。等到和張科長會面談起此事。張科長茫乎其所以然。答稱沒有這件

事取出公文仔細攷察。察出是偽造的。這一來吳德山田作貴和四名夥計也
脚鐐手銬一齊進了牢監。雲上和尙初時也沒有知道這消息。到了次日不見
吳田等各人來報告事情。很是疑心。細細探聽。才知鬧出了大亂子。急去知照
穆蘭芳。蘭芳急得幾乎昏暈過去。雲上喚醒蘭芳。只得勸他不必着急。另行設
法。就是無法可設。好在所犯不是死罪。至多監禁三年。也可釋放。倒是吳田二
人的冒充公務人員。假造公文的罪。來得喫重。且等楊子楚等上海到此。再行
商議。當時穆蘭芳也道好的。不料今天上午去瞧他。旅社中茶房答稱他在昨
天晚上出外。至今沒有回寓。不知往什麼地方去了。雲上更是憂慮。防他又遭
了意外。一個兒毫無主意。但候楊子楚等早早趕到。好容易望得子楚等到了。
說明經過。自桂縐着眉兒道。在監中的人。還不要緊。倒是蘭芳姑娘失踪。很覺
危險。子楚道。不要又被趙二寶撞見。受了他的威逼。雲上和尙搖頭道。這一層
我也想到。曾往城中探聽。那趙二寶家中。沒有蘭芳姑娘踪影。就是趙二寶已

在前幾天赴他處去了。可知和他不相干的。江大哥說監中的人不要緊。這是什麼意思。倒要請問。自桂微微笑道。穆大哥等在江西地面。做過幾起案子。此刻在這裏失風。南昌縣的三科長。恰在這兒。知道這件事。倒真要備了正式公文。把他們移解南昌去審問了。我們只要探着了移解的消息。起解的日期。候他們動身。追隨在後。祇消到江西地面時。就好隨機應變。設法下手相救他們。真易如反掌呢。姜遠山拍着手道。着……這主意果然不錯。田大哥吳大哥是安徽的老大哥。那兒沒有他的同行和小輩。移解到江西。定從安徽地界經過。只要探悉起解的日子。先趕到蕪湖當塗一帶。在他們必經之地候着。還怕辦不成麼。雲上點頭稱是道。既然如此。我去找個朋友。他在三年前是專做火車上買賣。現在洗手了。他在本地法院裏充當法警。這件事我去託他。倒很對的。自桂子楚等齊聲稱是。雲上去後。子楚對自桂道。我們到城內三山走走。到那珠寶店打個樣兒如何。自桂道。不用人多。我看倒是請姜大哥和嫂嫂同去打

樣。假作買珠寶。使他們不易起疑。遠山接口道。很好。我們去走一遭。子楚道。我是要去訪穆姑娘的下落。自桂點頭說好。遠山夫婦。便向城內而行。楊子楚却到大陸旅館。詢問茶房。九號房間的穆姑娘。那天晚上出外時的神情如何。茶房答稱穆姓女客。那天出外的時候。已在七點鐘之後。他的神情。似乎很愁悶。當時我曾問他往那裏去。他說就要回來的。說了這一句。匆匆地走了。從此一去。到現在不見回來。子楚也問不出什麼綫索。退出大陸旅館。這時已在傍晚六點鐘過後。子楚暗想。蘭芳定被他人引誘。中了圈套。撞着販條子一類人。或者已不在南京地面。這班販條子的機關。聽說在鳴鳳茶園。不如到那兒去打聽打聽。或許會有消息。子楚決定主意。便找到鳴鳳茶園。一瞧光景。就知道這井茶園。沒有夜市生意。茶爐已熄。座上空空。就不走進去。只能等明天再來。便回到新羣旅館。雲上和尙也先回來。姜遠山雲閨。夫婦兩個。却還未到。自桂問子楚。可有消息。子楚把料想的情形說出。雲上笑道。穆姑娘年紀雖輕。很是

機警。販條子的未必能下手。在我料想起來。也許他趕往江西。邀人去了。自桂搖頭道。穆姑娘要是上江西邀人。定會和師父說明。那有悄然不別而行呢。他們正在紛紛談論時。姜遠山夫婦翩然入室。子楚便問如何。遠山笑道。這月珠寶鋪裏。所有的貨物。都是次等。不值鉅價的。我們說要頂上等東西。鋪夥說道。上等珠寶。藏在老闆宅內。須要去取來。我便道。待明天再來瞧罷。就退了出來。我就探得老闆馬老七的住宅。就在鋪子的附近地方。我倆先去瞧了一下。那兒出路還便。依我想。要到他家裏去下手。好在他們自己說。上等的珠寶。藏在宅內呢。自桂等都道很好。便商議了一回。雲上和尙喚茶房開進一桌飯菜來。大家一同喫過晚飯。又商議多時。各自回房安睡。一宵過去。次日早上。楊子楚最先起床。洗臉之後。便從旅館逕到鳳鳴茶園。在內堂靠壁的一張桌子坐下。泡了一壺紅茶。這時候已有好幾個茶客在着。三三兩兩。各據桌子喫茶談天。隔開子楚兩張桌子。那邊有兩個茶客坐着。年紀都在三十左右。身上的裝

束帶幾分白相人模樣。一個是黑麻臉。一個左眉角上有二寸長的一條刀疤。這兩人是誰。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八回 女俠士輕身罹大難 衆英雄竭智滅奸徒

却說楊子楚在鳴鳳茶園。見隔座有可異的茶客兩人。當子楚踏進茶園的時候。那兩個人也便注意子楚。等子楚茶壺到了桌上。擺出訪友格局。他們便不再注意了。子楚却對於他們很是留神。旋見黑麻臉笑着道。聽說你這幾天很有油水。該請請老朋友了。刀疤的道。有什麼油水。黑麻臉道。你還要瞞我麼。老七的事。不是你也有份兒。止少兩張鈔票。刀疤的縐縐眉兒道。你怎麼會知道這消息。黑麻臉哼了一聲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那雌頭現在不是帶了上去麼。刀疤的頭兒一搖道。黑皮不要多講了。老七面前。我替你說聲就是。黑麻臉道。謝謝。馬老七的錢。我不要用。只有你刀疤阿四。當他大卵擱去。捧子楚聽了他們的談話。便知二人都是小弟兄。所談的事。也和馬老七有關。瞧光景。

也是關於安脫帽的問題。可見馬老七果然不是安分人。再想聽他們談下去。那刀疤阿四却笑着道。算了算了。黑皮朝陽樓喫點心去罷。兄弟會鈔。黑麻臉站起身子。道好。擾你一回。刀疤阿四便也站起身子。二人的茶錢並不交付。揚長走了。他們走出後。另一張桌子上。也有兩個茶客。一個細眉小眼的人道。刀疤阿四這兩天着實胖呢。請黑皮喫點心了。哼他的錢還不是馬老七的麼。一個瘦子笑道。要用馬老七的錢。也不容易。這回準是包運了黑虎。或是白虎罷。那細眉小眼的人搖着頭道。你不聽見黑皮說麼。不是有句那雌頭現在不是帶了上去的話兒。可見不是黑白虎。定是女人了。那瘦子喫驚似的道。難道馬老七還做販條子麼。細眉小眼的人道。那也不見得。昨天我碰見殺豬糞小陸。他對我說。前幾天晚上。馬老七家裏捉住一個年輕的女賊。只是沒有送到警局去。也沒有放出。有人知道了。去探問馬家的人。却又不承認有什麼女賊。我就問小陸。你怎麼會知道這消息。小陸笑着不肯說出。後來我却想起來了。馬

老七家中的甯波娘姨。不是和小陸妍頭麼。料想是甯波娘姨對他說的了。這女賊一定有的。只是內中仔細情形。我們局外人可不知道。黑皮說的雌頭。不要就是女賊。你瞧刀疤阿四阻住了。不讓黑皮多說。願意請他喫點心。可見阿四倒能知道這件事的底細罷。瘦臉的笑道。管他娘的。和我們不相干。這兩個人的。一席談話。倒把楊子楚聽得暗暗喫驚。照這情形。不要穆姑娘夜入馬老七家中。受了姓馬的暗算麼。越想越覺相像。子楚那裏還有心思再坐下去。付了茶資。急忽回到新羣旅社。除了雲上和尙已出外探聽法院消息。江自桂、徐令英、姜遠山、雲閨雄。都在寓中。子楚即將聽得的話。說給他們聽了。遠山一拍手掌道。對了。穆姑娘定給姓馬的留住。自桂搖頭道。留住倒好了。依茶客的談話。穆姑娘已給姓馬的托人帶往他處去了。閨雄喫驚道。一個姑娘們處於這種環境界。可是很危險。自桂沉吟了一回。猛的道。我們不妨探查一下子。子楚道。怎樣探查。自桂道。如此如此。這般這般。你們瞧可好。子楚令英遠山夫婦

都道很好。自桂等便喚茶房到來鎖了房門。且囑他待雲上和尙回來。和他說聲我們城內去了。今天要是趕不及回寓。明天回來了。囑咐之後。四人同到城內。在大甯旅館的三樓上。揀一間最後進的一百三十二號房間。便由姜遠山一個人到馬老七住宅的後門上敲動後門。不多時候。就有一個女傭人開門。問遠山做什麼。遠山一聽他的口音。正是甯波人。瞧他三十左右年紀。略有三分姿色。一雙半纏脚。暗想不要這個就是甯波娘姨。且來下金鐘罩。便笑着道。阿嫂。阿陸哥叫我送個信。那娘姨臉上一紅。忸怩着道。阿陸麼。啥事體。遠山瞧了他神色。聽了他口風。知道不錯的了。便道。我有幾件半新舊的女衣裳賣去。阿陸哥想替阿嫂買下。只怕大小不配身。恐阿嫂不合意。要阿嫂去穿穿。要是合意的。阿陸哥就付錢了。甯波娘姨似笑不笑的道。半新舊的麼。是你什麼人的。遠山道。是我女人的。我們到此地探親戚。沒有探着。借了棧房多天。欠了房錢。又沒有盤川回去。沒有法想。只能賣去衣裳了。我和阿陸哥從前是同事。我

也開過肉莊的。遠山這般說着。甯波娘姨連連點頭。遠山知道他已相信。又道：阿嫂此刻有工夫麼。甯波娘姨沉吟了一回。回頭瞧瞧裏面笑着道：不遠麼。遠山道：不遠。阿陸哥等候着呢。甯波娘姨便走出後門把門帶上了道：讓我去了。就來。遠山就引着他直到大甯旅館三樓一百三十二號房門跟前。遠山在房門上輕叩三下。門兒開處。遠山口中說着阿嫂裏面坐。手掌在甯波娘姨的肩上推了一下。甯波娘姨的一雙半纏腳。走了一段路。已是乏力。禁不起遠山一推。身子便不由自主的衝進房間。險些跌筋斗。遠山夾腳跟進。立把房門上的鎖子鎖上。甯波娘姨身子衝進房中。一手在桌子攀住。站定身子。瞥見房中還有三男一女在着。却不見他的姘夫阿陸。回頭瞧了遠山一眼。現着詫異道：阿陸呢。遠山嚶笑了一聲。指着桌上道：阿嫂你瞧。甯波娘姨的目光。隨着遠山的手指兒。瞧到桌上。只見桌上放着一疊花綠綠的鈔票。和一把亮晶晶的刺刀。甯波娘姨瞧了莫名其妙。再瞧房中的四個男子。都是惡狠狠的臉色。他豈不

要喫驚。身子倒退一步。要想走時。遠山捉住了他的手臂道。你不要怕。我們要問你幾句話。你老實說了。桌上的鈔票共有一百塊。就送給你。你不肯老實說。桌上的刺刀。就要請你喫了。你要喊人。我們就動手。甯波娘娘嚇得面皮變色。渾身抖戰。閻雄笑着對他道。你不要怕。我們問你的話。你只要老實說出。甯波娘娘顫聲道。師母救命。要我說什麼話。遠山道。前三天晚上。你主人家裏。捉着一個年輕的女賊。現在那人在什麼地方。你把這件事的經過。從頭至尾說得清清楚楚。就謝你一百塊錢。放你回去。甯波娘娘瞧了他們一眼。顫聲道。女賊的事麼。我說了可要緊。自桂道。不要緊。你儘說。和你不相干。甯波娘娘定了定神道。那天晚上。在十一點鐘過後。我已睡着。夢中驚醒。聽說捉住了一個賊。我出房瞧看。見我的東家揪住了一個年紀很輕的女賊。子楚道。那女賊的臉兒。可是白淨的瓜子臉。細長身材。一雙不大不小的脚。穿上皮鞋式的鞋子。藍花綢的袄子。黑綢的褲兒麼。是不是這樣一個人。甯波娘娘連連點頭道。是這樣

一個人子楚等相顧點頭。喚他再說下去。他道：那女賊被我主人揪到了樓下廂房裏面。問他有幾個同黨。他只是不開口。我主人道：你不說要送警局了。他道：不怕。送警局很好。我家主母就叫即刻送去。我主人在主母耳邊。不知說了幾句什麼話。主母笑着走了。還喚我們都去睡罷。當時我很疑心。要得個着落。上樓之後。又悄悄地下樓到廂房前。見門已閉上。從門縫裏張看……甯波娘姨說到這裏。却不說下去。遠山道：張進去怎樣呢。甯波娘姨忸怩着道：他們在坑床上睡覺咧。子楚等聽了這句話。都勃然變色。甯波娘姨却道：我就回到樓上睡覺。到了明天。下樓瞧着主人不在廂房裏了。只剩那個女賊。躺在坑上。我去偷揭他被窩。他的模樣很是難堪。但一味熟睡。昏昏沉沉的一些不知道。我還在他胸前摸一下子。却是煖烘烘的。他也不醒。我很奇怪。退出廂房時。恰被我主人撞見。他初時很似惱怒。繼而却給我五塊錢。笑道：你不要在外人面前亂說。我得了五塊錢。心中詫異。不知道主人的意思。這天晚上。主人還是睡在

廂房內。直到下一天的飯後。廂房內的女賊不見了。後來我在主母面前。探得一句口風。說那女賊已經主人託朋友帶往東三省去了。不知是真是假。這些話都是我老實講。可能放我回去麼。甯波娘姨這一席話。自桂諸人聽了。又驚又怒。知道都是實在。不像假的。料來那女的果是穆蘭芳。定被馬老七用了迷藥。把他的身子污辱了不算。竟託人帶往東三省去。不言可喻。把蘭芳送進火坑去了。馬老七的心腸。何等狠毒。手段何等惡辣。自桂等一個個怒氣填胸。遠山把桌上的一百塊鈔票。授給甯波娘姨道。錢你拿去。只是不准在你主人和他人面前。說出這回事。你要是洩漏被人知道。我們要結果你性命。甯波娘姨雙手亂搖道。錢我也不要。話我也不說給他人聽。多謝你們放我回去罷。遠山把鈔票攥入他手中道。你不拿錢。就是不肯聽我們的話。甯波娘姨只得收下。遠山開房門時。子楚拉住甯波娘姨道。還要問你一句話。你主人的臥房。在樓上那一間。他道在客堂樓上。子楚點點頭道。你去罷。甯波娘姨稱謝一聲。遠山

開了房門。讓他出去。甯波娘姨去後。子楚忿然道。姓馬的欺人太甚。今天晚上我去結果他的性命。自桂繻眉道。楊大哥不要惱怒。血案斷不可幹的。我們從長計議。遠山把桌子上的刺刀拿了。藏在身邊道。我們不能再留在這兒。須防甯波娘姨回去。通風給馬老七。自桂點頭道不錯。我們五人分做三起。再在一家旅館。開三個房間。各管各的。算是不相識。到晚上十點鐘後。依照昨日所議辦事。令英道。爲什麼要分做三起。同在一處不好麼。自桂道。這也是防馬老七得了風聲。不免要到此地來找我們。找不到時。定要到旅館查問。有沒有我們五個人。我們仍在一處。豈不是老大的破綻。分做了三起。使他難以捉摸了。令英點頭道。原來如此。遠山也道。江大哥真是細心。子楚道。既要分做三起。怎麼樣分呢。自桂笑道。當然姜老哥和嫂子一起。我和你合做一起。徐大哥獨自一起。令英道。我和江大哥合一起。讓楊大哥獨自一起罷。自桂道。平常日子。我和你每聯合在一處。此番却不能。令英愕然道。這是什麼意思。自桂瞧着子楚笑。

着不語。子楚道：我却明白江大哥的意思。爲我今天的性情很暴躁。防我一個
人去找姓馬的。又要鬧出亂子。才要和我合在一處。監視我的行動。是也不是。
自桂笑道：倒給你猜着了。令英方才明白。遠山道：我們該走了。自桂等走出了
大甯旅館。換一家長安旅館。分做三起。開了三個房間。江自桂。楊子楚。改名桂
自剛。楚子揚。徐令英的姓名。改做印令賢。姜遠山。雲閨。雄夫婦兩個。却改爲唐
近水。唐虞氏。旅館中人。那裏知道在一霎時間。光顧了四位偷竊名家呢。且說
這一天時候。在十點鐘過後。長安旅館中的江自桂。楊子楚。徐令英。姜遠山。都
發現在馬老七的住宅前了。月黑天高。夜深人靜。正是他們極好的工作時間。
子楚仗着他的輕靈身體。純粹工夫。揀容易落脚的高牆。縱身上去。用他尖銳
的目光。暗黑之中。不見有什麼人。便跳落裏面。掏出電筒。略加照射。就已形勢
瞭然。把電筒閉了。奔到他後門首。把後門開啓。放進江。徐。姜三人。却留子楚把
守後門望風。他們三人找到了登樓的扶梯。留令英在扶梯下望風。江。姜兩個。

躡步登樓。遠山在前。自桂在後。方到扶梯最高的一級。冷不防呼的一聲。黑暗中跑出一頭高大猛悍的警犬。他兩隻前爪。鈎住了遠山肩頭。同時張開闊嘴。露出鋒銳非常的牙齒。對着遠山夾頸便咬。要不是姜遠山手脚靈活。早被他咬住。遠山急伸左手。托住了警犬下頷。同時伸出右拳。在警犬的肚腹上。猛力一拳。左手也望上一托。才把警犬打出丈許以外。遠山口中喊一聲走。自桂飛步下樓。遠山却把身子伏在扶梯欄杆上。望下卸落。那警犬汪汪的叫了幾聲。撲到樓下。遠山脚方著地。警犬又撲上前來。遠山跳在警犬後面。一脚尖望着警犬的糞門上踢去。踢個正着。警犬痛得倒地亂滾。才能脫身。逃到後門上。和江楊徐一同逃出的時候。馬家的人。都已聞警而起。馬老七拿着自衛手鎗。趕下樓來。和家中人一同追尋。江楊姜徐四人。早已跑得無影無踪。馬家的人。空亂了一陣。關了後門。細察那頭警犬。已受了重傷。馬老七很是着慌。連夜命人請獸醫來家醫治。按下不題。且說江自桂徐令英楊子楚姜遠山四人。仍舊分

了三起。回到旅館。自桂子楚到了房間裏面。子楚恨恨的道。姓馬的防守何其嚴緊。自桂縐眉道。這種警犬。真厲害得很。姜遠山虧他能對付得過。端的好手段。子楚道。我們又受了一番失敗。姓馬的防守更加嚴密。我們那能夠得手。自桂道。我們只好再議的了。明天回新羣旅館。這晚上一宿無話。到了次晨。江自桂悄悄地傳信結徐令英姜遠山。一行人依舊回到了新羣旅社。雲上和尙詢問之下。方知穆蘭芳姑娘。遭了馬老七的毒手。憤然道。姓馬的好辣手段。穆姑娘給他們帶往了東三省。還有命活麼。我們這幾個人。又不能分開身子。趕往東三省去探查。自桂道。渾說一句東三省。究不知在什麼地方。怎樣去訪尋。雲上嘆口氣道。眼前祇能由他了。只要穆平等救出。他們自會去訪尋。用不着我們担心。遠山道。法院方面消息如何。雲上道。據我朋友說。大概要移解的。却是不出江大哥所料。南昌縣的張科長有這意思。移解這一夥人犯。只是須待張科長回到了南昌。再用正式公文前來移提。這日子可要好幾天罷。自桂點頭。

稱是。入後又商議對付馬老七的辦法。依着遠山的意見。先要設法把馬老七家中的那頭警犬。先行除去。依着楊子楚的意見。要使馬老七財產方面。受大損失。對於他的身體上。也要使他感受大痛苦。方足息恨。江自桂的主見。却料到馬老七。爲了保守貴重珠寶起見。防到藏在家中。受着損失。定要運往他處收藏。只是安全的收藏地方。無過於銀行的保管箱。馬老七若是想到這一層。他定會把所有的貴重珠寶。運到上海。也許就在上海脫售。把所得的代價。再販買黑白虎。運回南京。我們只要探聽馬老七。有沒有這番舉動。要是有這番舉動。我們就好避重就輕。不必到他家中行事。儘可隨他到上海下手。那時候。他在上海的勢。終沒有南京般雄厚。我們在上海。却能增厚力量。和他對付。不愁不得到最後的勝利。自桂的主見。雲上和尙很是贊成。楊子楚却道。萬一馬老七不如江大哥所料。或者就是料中。他當然萬分秘密的進行。我們從那裏去探聽呢。自桂笑道。我們又要借重甯波娘姨了。遠山搖頭道。他不見得再應。

受我們的利用罷。自桂道：我們不能直接的利用他，却能間接的利用他。他的姘夫不是殺豬羅小陸麼？我們去運動小陸。在他的姘婦前探聽消息，報告我們。一方面再注意馬老七的行動，就是那個刀疤阿四，不妨由楊大哥去注意着他。因為他既是馬老七的黨羽，老七若到上海，少不得他又要在隨從之列。我們從這三方面着手。難道還不能得到一些真消息麼？子楚等聽了自桂的明白解釋，覺得很有意思，便決定由楊子楚去注意刀疤阿四，由姜遠山去注意馬老七的行動。江自桂擔任了運動殺豬羅小陸的工作，再由雲閨雄徐令英輪流在馬老七住室附近探看風色。他們分工合作，動手進行。做書人一枝筆，却不能說幾處話。只能先說江自桂。他擔任了運動殺豬羅小陸的工作，却不知小陸在什麼地方，也不知小陸的面貌身材。就是小陸在他面前走過，他也不知道。憑着自桂的猜想，小陸既是甯波娘姨的姘夫，當然也在三山街相離馬老七的住宅，定是不遠。依着殺豬羅三字想上去，只要到肉莊上訪問，就

能知道他的踪跡。自桂憑此理想。就到城內一家相離馬老七住宅最近的肉莊上。詢問小陸的踪跡。肉肆中人笑着道。你要找到他。他每天飯後。上玉龍池洗澡。一找便着。自桂稱謝一聲。這時候恰在飯後一點鐘過後。自桂找到玉龍池。詢問堂倌。殺豬羅小陸有沒有來。堂倌笑着指東首一張炕上道。不是在那邊麼。自桂隨指瞧去。果見那邊炕上。躺着一個三十來歲的瘦長條子。閉目養神。自桂即在身畔取錢。替小陸付去了浴資。堂倌要喊小陸說明時。却給自桂阻住道。讓他躺着。待他醒了。費心說聲。有個朋友。在三妙園茶館候他。堂倌點頭記下。自桂走出玉龍池。就到附近的三妙園茶館。泡茶等候。隔着一個鐘頭。小陸找到三妙園來了。四面亂瞧。自桂知道他在找。那一個朋友。替他付的浴錢。忙站起身子喊道。小陸哥。我在這裏候你多時了。小陸瞧見自桂招呼他。是個素不相識的人。懷疑着。走上前來。自桂請他坐下。斟了一杯茶。放在他面前。小陸問道。替我付浴錢的。就是你麼。自桂接口道。是的。我叫桂自剛。在上海下

來。爲着有件事。要拜託老哥。小陸詢問什麼事。自桂仗着金錢的魔力。掉動三寸不爛之舌。竟把小陸運動純熟。一口應許。當時先由自桂暗送小陸一百塊鈔票。原來自桂自稱上海派下的密探。探查馬老七私販毒物情形。纔走他的內線脚路。小陸深信不疑。只因馬老七實是做黑白二貨賣買。自桂說得合拍。自然聽信了。且是有利可圖。樂得擔當。自桂約他一有信息。立刻到長安旅館十號報告。囑咐定當。兩人分路。小陸自去找甯波娘姨。探聽消息。自桂回到長安旅館等候。到了次日。上午十一點鐘時候。小陸找到十號房間。向自桂報告。馬老七定在今天晚上。末班火車。和刀疤阿四。黑皮王二。牛丑生。朱正赤四人。同到上海。自桂詢問小陸。可知道他們到上海爲了何事。小陸道。據我女的說。前天晚上。馬老七家裏。又有賊伯伯光顧。老七很是担心。昨天約阿四等商議了大半天。不知談些什麼事。只知他們今天晚上。趁末班火車到上海。自桂聽着。知道和所料相差不遠。笑着又取出一百塊錢。送給小陸。小陸很快活的走。

了。還說再有消息時會來報告。小陸去後。楊子楚却來了。自桂笑道。你昨天晚上。爲什麼沒有回來睡覺。子楚道。昨天我到鳴鳳茶園守候了多時。不見刀疤阿四。向堂倌詢問。阿四有沒有來過。堂倌答稱朝上八點鐘來的。後來城內馬老七。喚夥計來邀他去了。我得着這個消息。便到城內恆源新珠寶店前。碰見了姜老哥。姜老哥說今天馬老七沒有到過店中。我就把馬老七邀刀疤阿四的事。說給他聽了。姜老哥道。定是到他家裏去的。在店中進出的人。我都留意。沒見臉上有刀疤的人來過。我就到馬老七住宅附近。見徐大哥在着。我問他有沒有瞧見刀疤阿四這樣一個人。他道有的。左眉角上有個刀疤的。和兩個人到馬家去的。直到此刻還沒有出外。老七真厲害。今天又請了兩個警士。在他前後門上保護。我們更不容易下手了。子楚說了這句。略略沉思片刻。原來楊子楚的腦經靈敏非常。俗語眼關六尺。耳聽八方的。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九回 電掣風馳安排計巧 珠光寶氣秘密喬遷

却說楊子楚把經過的情形。述給諸人聽。接着道。我喚徐大哥不要多說話。就在馬老七門前走過。果然有兩個警士。在那裏守着。我再向前走。又會見了姜大哥的嫂嫂。他也說馬老七沒有出門。我爲着人多了。都站在那兒。容易使人起疑。就請姜嫂子不用在這裏守了。姜嫂子走後。我又喚徐大哥也回轉旅館。我一個人留在馬家附近守着。好容易到下午四點鐘過後。才見刀疤阿四一個兒走出。我就跟在他的後面。他却走入玉龍池洗澡。我也跟到裏面。見阿四在浴堂中找得一個人。和他私語了一回。才解脫衣服。走進池子。我只得也洗了一下澡。先到外面坑上躺着。阿四出了池子。却不就走。挨延到七點鐘相近。竟命堂倌叫進酒菜大嚼。我倒也肚子餓了。喚堂倌買了一碗麵充飢。阿四直到九點鐘後。才走出玉龍池。我一路跟隨。他又走進了賭檯賭錢。我只得也暫作旁觀。他賭到深夜才走。眼見他到一家門前敲門。門開了。聽見他問開門的

一個老媽子。玉姑娘有客麼。老媽子似乎說沒有客。他就走了進去。門也閉上。我知道他玩土娼。不到天明不會出來的。心想跟他跑了多時。一些兒沒有消息。探到。又覺氣憤。又覺好笑。本欲回到旅館。時候已兩點鐘過後。還有十餘里路要走。一時發了獸脾氣。也去打那土娼的門。老媽子來開門。見是生客。便要閉門。我笑着道。有姑娘麼。老媽子瞧了我一眼。點點頭兒。引我進去。我就媽媽虎虎和一個小胖子姑娘。膩了半夜。到天明先走。候到阿四出外。再跟着他。那知他又到馬老七家中。一進不出。我才跑回來的。不知道你担任的事怎麼樣。自桂聽了子楚的話。笑得肚子痛。好容易忍住笑着道。我的老大哥。忙了一日一夜。原來和小胖子姑娘快活呢。子楚正色道。我也沒法。雖然化了五塊錢。却規規矩矩沒有魂消真個。這種骯髒女子。那可玩呢。我不比刀疤阿四這班人。自桂道。我也知道。原是和你打趣。接着便將運動殺豬攤小陸成功。和小陸報告的消息。說給子楚聽。子楚欣然道。馬老七果然會到上海去麼。他自走上死

路了。既如此。我們只要預備跟他們到上海就是。自桂點頭道。我須先通知雲上大師。便寫了一張字條。套上信封。遣茶房送去。一面又暗暗通知徐令英。姜遠山夫婦。在火車站等候。他們一行人。在末班車開行一點鐘之前。都已會齊在站上。將屆開車的時候。果見馬老七同着刀疤阿四黑皮王二等一班爪牙來了。馬老七手中提一隻中號皮箱。阿四王二緊緊相隨。左右還有兩個。到買票處買了五張到上海的二等票。此刻江自桂也在他們後頭。買了到上海的二等車票五張。把兩張給姜遠山夫婦。其餘三張。各拿一張。分做了四起上車。和馬老七同一節車內。分坐四處。各不相談。在外人瞧來。那裏會曉得他們五個同是一夥的人。馬老七等五人同坐在一處。老七手中的皮箱。却放在身旁。他們都時時很留神着箱兒。分明暗示人家箱中藏有鉅價之珠寶。這也是他們的短處。火車的行程。果然很快。但終沒有撰書人的筆兒來得更快。有事便長。無事便短。火車已到了上海車站。車上乘客紛紛下車。自桂等不能夠都跟

隨在馬老七一行人之後。由自桂一個兒跟隨。楊子楚徐令英。却引着姜遠山雲闈雄夫婦。到小辮子劉三家中去了。且說江自桂。見馬老七等出了車站。便雇汽車。自桂倒也不能不雇汽車跟隨。兩輛汽車。一前一後駛着。直到威海衛路的大德里口。馬老七的汽車停了。自桂的汽車。開前了一條弄堂停下。自桂早把車資預備在手中。車停跳下。付了車資。回頭瞧看馬老七等。已是走進大德里。自桂急急上前。到街口瞧看。見他們走入里中第七家。那家大門上。有門燈標着一個馬字。料想是老七的近族。也許就是老七上海的私宅。自思既知他們的落脚所在。也到劉三家中。和遠山等說了。遠山縐着眉兒道。他們不落旅館。這可費事。自桂笑道。我倒有個主意。使馬老七不敢留在大德重。令英急問什麼方法。自桂道。不知他有沒有電話。去拿電話簿來。待我翻閱。令英便去取了電話簿。授給自桂。自桂一算馬字筆劃。恰是九筆。便在九筆的馬字頁數上查看。有個馬公館的電話。下面註的地址。正是威海衛路大德里七號。自桂

笑着道。來了。令英等不知自桂的用意。向他詢問。自桂笑着道。我又要到威海衛路去了。大概這兒到那裏。最多二十分鐘。你們待過了二十分鐘時候。就打電話到這家馬公館。喚馬老七聽電話。他來聽時。可對他說。你來了麼。當心些兒。我們也已到上海。今天晚上。就來和你算帳。你帶來的東西。藏好了沒有。說了這幾句。就把電話搖斷。隔十分鐘。再打電話給他。只要說。要小心。要你馬老七的性命。兩句話。說完就搖斷電話。這一來。定使馬老七害怕。他以為南京到上海。很是秘密。外人不能知道。現在繞到上海。就接到這種警告。他怎不要恐慌。勢必不敢安居在大德里。他的東西。當然也要藏到他處去了。那時候我再見機行事。遠山等聽了自桂的話兒。都道很好。自桂便忽忽出外。雇車直到威海衛路大德里口停下。付了車資。站在里口留神了七號。但候變化發生。不滿半小時工夫。忽有一輛空汽車開到了里口停下。車上汽車夫跳下。走到七號門前。高喊汽車來了。旋見裏面有人開門。說了一句。汽車夫便退出里外。坐

上汽車。自桂心上一動。向汽車天道。姓馬的用電話叫你行中的車子麼。汽車夫點點頭。自桂正色道。我是司令部的政治暗探。奉着上峯密令。探查姓馬的行動。因爲他們有共產嫌疑。我現在要附坐在你的車上。瞧他們到那裏去。說着不待汽車夫說話。便跳上車。坐在汽車夫的身傍。汽車夫現着疑惑的神色。道。先生與我有妨碍麼。自桂微笑道。與你有什麼妨碍。我探明了他們的行動。要酬謝你咧。只要你在他們面前。承認我也是行中的人。免得他們起疑。汽車夫點頭不語。這時候七號中走出三個人。正是馬老七。刀疤阿四。黑皮王二。三個。馬老七手中。仍是提了那隻皮箱。他們走出大德里。汽車夫開了車廂的門。馬老七上車時候。瞧了自桂一眼。就問汽車夫道。他是誰。汽車夫也瞧了自桂一眼。答道。是我行中的收賬先生。乘便去收賬的。回答的話。很是妥當。因江自桂的服式。很合收賬先生的身份。馬老七等信以爲真。便跨上了汽車。馬老七居中坐着。阿四和王二。坐在左右兩面。汽車夫關閉車門時。照例問一聲。到

那裏去。馬老七道。靜安寺路蘭陵坊口。汽車夫便開動引擎。駛向靜安寺路而去。車行迅速。不多時。早已到了蘭陵坊口。汽車停止。馬老七等走下汽車。自桂留神瞧着。只見他們三個。走到蘭陵坊街口。左首的一座大洋房前。揷動電鈴。兩分鐘之後。那座鐵門開啓。開門的人。認識馬老七。口稱馬先生。可是今天到的。馬老七點頭走入。隔了一刻鐘許。馬老七等三人出外。另有一個年紀近四十的人。送到門口。看光景似乎就是該宅的主人。在馬老七上汽車時候。笑着道。老七你放心。放在我處。決不會出亂子。老七點頭。坐入汽車。那人便退入裏面。鐵門也閉了。自桂眼見馬老七手中的提箱。沒有拿出。又聽得那人的話。明明箱子放在這人的家中了。這時刀疤阿四對汽車夫道。到亞東旅館。汽車夫依言開往。到了亞東旅館。他們下車。便付訖車資小賬。進裏面去了。自桂知道他們開房間去。就取了兩塊錢。塞入汽車夫手中。說聲香烟錢。便跳下汽車。汽車夫也開着空車去了。自桂在亞東旅館門口。站立片刻。才到賬房中詢問。有

沒有三個客人在最近的時間。到這裏開房間。賬房中人答稱有的。自桂笑道。可是南京下來。賬房中人答稱是的。在三樓二百八十七號房間。自桂假意說聲我去會他們。退出賬房。到樓上繞了一個圈兒。便下樓出外。雇車回到劉三家。劉三恰好在家。自桂把經過情形說出。劉三笑道。蘭陵坊口的大洋房。鐵門上不是有兩朶圓的花雕着麼。自桂道。正是這一家。三爺可知道這家人是那一個。劉三聳起兩隻肩頭說道。他的大名。諸位也許聞之已久。他便是金牙齒阿貴。販運黑老發財的前輩。自桂等齊聲道。原來就是此人。果然聞名已久。劉三笑道。馬老七給江老哥一嚇。把東西送到阿貴家裏去了麼。我也知道阿貴家裏有秘密的地窟。專放黑老。那地窟造得很精工。聽說有機關。祇有阿貴自己能夠開閉。他人都不知道的。子楚搔着頭皮道。如此說來。我們更難下手了。劉三道。難麼。這一些事情。我們就被他難倒。真折盡威風了。聽他藏放銅牆鐵壁裏面。也要拿他到手。遠山點頭笑着道。不錯。三爺諒來已有高見。劉三

道。有什麼高見。祇消老調翻新。變套戲法。劉三這般說着。衆人都不知道他葫蘆裏買甚麼藥。不免要向他請教。劉三說道。如此這般。玩一下子。衆位看來如何。自桂等同聲稱妙。便預備一切。從事進行。到了下一天的下午五點鐘時候。一切盡行舒齊。開始變他們的戲法。此時金牙齒阿貴家中的電話。鈴聲震動。阿貴的下人。接聽電話。却要阿貴自己接話。下人便去請阿貴。阿貴拿着聽筒。問你們是那裏。就聽得對方道。你是方福貴先生麼。我姓趙。從漢口下來。爲着有一起貨色。總計五千七百多兩。眼前議價不合。還沒有成交。這起貨色。沒有妥當的地方保存。知道方先生很能幫人家的忙。現在想把貨色寄存府上。照章繳納保險費。日子並不多。只要一成交。就好領取的。不知方先生意思如何。阿貴聽了暗想。有這票貨色到碼頭。怎麼竟一些沒有風聲。今既然要我保險。樂得賺他。便答道很好。照例每兩收費四角。你什麼時候送來。路上出毛病。我不保險。在我門口宅內出毛病。我完全負責。對方姓趙的道。就在晚上十一點

鐘前後送到府上。拜託拜託。說到這裏。電話已斷。阿貴沉吟了一回。見他大兒子蓮生也在一旁。對他笑着道。我要是在十年前。今天這票貨色。要對他們不起。定去守在路上。把他們貨色攔住了。蓮生道。現在要幹也可幹呢。阿貴搖頭道。犯不着了。收他們四角一兩的保險費。也有二千三百多塊外快。拿了毫沒危險。今天晚上。你不要出去。好替我照料照料。他們父子兩個。到了晚上十點鐘過後。聽得大門上電鈴響。知道來了。蓮生出外一瞧。見門外停着一輛運貨汽車。車上裝着許多木箱。有四個押車的人。連同小工。共有九個人。其中一個自稱姓趙。詢問蓮生。方先生在府上麼。我們的貨色來了。共裝二十一箱。蓮生點頭道。家父在裏面。把貨色運到裏面去就是了。那姓趙的。卽命小工。把二十一箱貨色。一一搬進方家。阿貴喚他們把木箱暫放一條甬道上。等到二十一箱齊了。阿貴喚姓趙的把木箱打開瞧看。開一箱瞧一箱。都是上等貨色。開了十七箱。姓趙的笑着道。不必再開了。橫豎我們箱上都有封皮貼着。並且在你方

先生府上。還會出甚毛病麼。我們該過磅了。阿貴點頭道。好姓趙的和同來三人。把木箱依舊釘好。貼上封條。把二十一箱逐一過磅。除去木箱。總計五千七百九十三兩。姓趙的卽在身邊。取出鈔票。照付了保險費。阿貴邀他們到會客室。坐談了一回。給一張收條。他們才告辭而行。阿貴送到大門口。笑着道。兄弟這裏的規矩。是十天一期。過了十天。又要追加保險費的。姓趙的連聲道。我們知道。說不定隔去一两天。就要來提取的。阿貴送他們出門後。回到裏面。卽在甬道的盡頭處。按動機關。開了地窟的門。喚他家中用人。把二十一箱黑貨。全數運入地窟。阿貴親到下面察看了一回。把二十一隻木箱。安置舒齊。走出地窟。揮退衆人。把地窟門戶閉上。才自去安歇。到了次日。下午四點鐘時候。阿貴又接到姓趙的電話。稱貨色已脫手。准在今晚來提貨。阿貴聽畢電話。笑對家人道。這姓趙的有些獸氣。化了二千多塊錢。留在我家裏。祇有一日一夜。不是太冤了麼。晚飯之後。阿貴重把地窟的門開啓。監督着衆人。把二十一隻箱

子起出。堆在甬道上。閉了地窟的門。單候姓趙的前來提取。仍在十點過後。姓趙的匆匆而來。把收條交給阿貴。阿貴叫他開箱察看。姓趙的笑道。這手續不必了。只要過了磅。分量不錯。就是當下將二十一箱貨色過磅。合併計算。仍是五千七百九十三兩原數。姓趙的喚小工運出。裝上運貨汽車。仍由他們四人押着。向阿貴稱謝一聲。開車去了。在十分鐘之後。這輛運貨汽車。已是停在小辮子劉三的門前。車上二十一箱貨色。運到劉三天井中。閉上大門。劉三在一只有記號的木箱上。拍着道。姜老哥出來罷。便見箱蓋一掀。裏面跳出了一枝翦姜遠山。笑容滿面的道。還好。都帶來了。說着在箱中取出一個小包。打開瞧看。珠光寶氣。耀眼生花。都是上好的珠寶。估價當在十萬元之上。原來劉三打定主意。由江自桂做了姓趙的販土客。和徐令英楊子楚。帶着一個小夥計。同做押車的人。五個小工。一個開汽車的人。都是劉三的徒弟。在二十一只木箱中。二十只都是烟土。餘一只木箱。却由姜遠山藏身在內。麪包茶水。和應用的。

東西都裝在裏面。明知阿貴要把二十一箱貨色藏入地窟。在這一日一夜的工夫。儘夠遠山進行工作。果然姜遠山大功告成。帶回了馬老七的珠寶。衆人向他詢問動手情形。遠山笑道。我在木箱裏面。瞧夜光表上的時刻。到了兩點鐘過後。就動手。先推頂上的木板。推他不開。知道上面有他箱壓住。便把前面木板上的銷子拔去。推動木板。那知前面也有箱兒頂住。只得再把後面木板上的銷子拔去。推動木板。也是有箱子頂住。最後將橫頭的木板推開。纔能扒出。把手電筒一照。才知這只箱子的上面。有六只木箱。前後面也有木箱。原來他們把二十一只木箱。分堆了三幢。我的木箱。恰在中間一幢的最下一只。要不是橫頭能走出。我只能困守箱中。一無能力的了。遠山說到這裏。劉二笑着道。爲着防到如此。纔把這箱兒做成五面能活動。無論如何。終有一面能通呢。遠山笑着道。不錯。我走出了木箱。即將手電筒在地窟中察看。果然造得堅固。上下左右四圍。都是水泥打的牆。高度在八尺以上。大小有普通客堂般面積。

裏面除了我們的二十一只木箱外。尚有他種貨色箱兒。約有十來只箱子。我也沒意思去多看。急於找尋馬老七的手提箱。給我在靠壁發見了一口黑色的大櫃。櫃上有鎖鎖着。我爲着沒瞧見老七的手提箱。疑心藏在這口櫃中。我就動手開啓大櫃。那知手指兒觸到櫃上。覺得麻。趕忙縮手。仔細察看。纔知那口櫃。鋼鉄所做。通有電流。我便穿上了橡皮手套。很小心的先設法停止電流通電流的線。裝在櫃下。將線斷去。纔配鑰開櫃。馬老七的手提箱。果然在裏面。將箱取出。開了箱子的鎖。把裏面的東西。照單全收。把帶去的破紙舊布。藏在箱內。依舊鎖上。放入櫃中。櫃中尚有阿貴的貴重東西。我爲着他的爲人。還十分可惡。平日很肯做些善事。因此不取他一些財物。仍將櫃鎖了。一瞧時候。還祇四點四十分。時候尙早。沒有事做。索性把櫃下的電線替他接上。照舊流通了電流。這樣一來。似乎來得乾淨。不露破綻了。我回入箱中的時候。却已五點鐘過後了。將四面的銷子銷上。我就很安心的睡覺。直到下午兩點鐘纔醒。

喫了些麪包。直到你們接我回來。別的不覺苦。只有二十四時工夫。沒有小便。倒把我的小肚子要漲穿了。說着這話。句急忽忽出外小便去了。引得衆人禁不住狂笑起來。笑了一陣。楊子楚道。使馬老七財產上受損失。已是辦到。現在我的意思。要使他身體上受一種懲罰。因他對穆姑娘的手段太惡辣。太卑鄙。不警戒他一下。似乎說不過去。劉三沉吟道。照着他的手段。果然可惡。只是他損失了這批珠寶。到發覺的時候。也能使他氣個半死。依我瞧來。暫且不要去難爲他。好在穆大哥等出了牢獄。決不肯讓他便宜。還有一層。穆姑娘究竟怎麼樣一回事。還不會明白確定。待日後有了穆姑娘的下落。明白真相之後。那時候定有辦法。却不必我們費心。自有穆大哥等去幹辦。自桂接口道。劉三爺的話。很是有理。子楚便默然不語。遠山小便已畢。又來說道。姓馬的東西。已經到手。我們可要傳一個消息給他。劉三搖頭道。不必。早晚他總會知道。我們此刻就說給他知道了。他立刻要去會阿桂的面。阿貴倒要疑心到毛病出在

二十一箱貨色上。隔了幾天。讓他們自家發覺。轉可疑不到我們。免得生事。這樣豈不好麼。衆人聽着。都覺得有理。這時候已在一點鐘過後了。他們商議了怎麼樣分配所得珠寶的用途。然後各在劉家安歇。隔上五天。自桂等得到劉三的報。馬老七已經發覺了珠寶被竊。疑阿貴見財起意。存心吞沒。他要阿貴賠償。阿貴則稱當時你來寄箱的時候。但說箱中是珠寶。却沒有開箱給我瞧過。究竟你箱中藏的東西。是珠寶不是珠寶。我也不知道。那能負責賠償。兩下言語衝突。刀疤阿四就把手鎗開放。打傷了阿貴。現在馬老七等三人已被拘入捕房。兩方面不免要發生訴訟。只是雙方的知己朋友。正在從中調停。不知能否和解。到了明天的報紙上。也有這段新聞紀載。自桂等爲着穆平等的。事。不知怎麼樣了。所以不能再在上海逗留。這一天。江自桂徐令英楊子楚姜遠山雲閨雄。邀同小辮子劉三。橄欖桂生。一行七人。同搭火車前往南京。在車上計算。到上海已有十天。料想雲上和尙對於穆平等一案。終有消息。到了南

京會見了雲上和尙。果然這邊得到南昌的電報。知道已派人到甯移提穆平等諸人。雲上本在盼望自桂等早日前來。好商議相救的法兒。當時自桂等聽了雲上的報告。自桂個道。既然如此。我們先要有人到安徽江西二處。接洽同道。預備一切。只要一出江蘇地界。不論在江西安徽地面。沿路都要有人守候。得着機會。便好動手。雲上和尙點頭道。我已寫好兩封信。一封寫給吳德山的師叔卞大毛。他在蚌埠開設天龍茶館。他得了我的信。自會設法。他的徒衆很多。足夠對付了。一封寫給穆平的開山門徒弟白老標。他在南昌城中。很有些勢力。開設老德泰酒店。穆大哥等在安徽救不下。到江西地面時。他定能救得下。這兩封信。却要請兩位同志送去。面交他們。不知那兩位肯辛苦一趟呢。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回 穆蘭芳手刃仇人爲烈女 衆義士心傷國難結同盟

却說劉三當時自告奮勇。願往蚌埠走一遭。拍了橄欖桂生肩兒一下道。老弟

我和你往蚌埠去玩玩。雲上欣然道。劉三爺肯去再好沒有。姜遠山笑道。我也
有朋友在南昌。順便去會會也好。我倆就上江西去罷。雲上合掌念佛道。好
極了。自桂道。照我看來。移提到江西。大概走水路的多份。我和令英兄待得到
實信。果是從水路走。那時候我們就跟隨他們。同上輪船。也許在輪船上。就能
救下。雲上笑道。水路上本來要讓二位辛苦的了。此外也沒人担当得下呢。他
們水陸兩路。分派定當。雲上把一封卞大毛的信。交給劉三。一封白老標的信。
交給姜遠山。到了下一天。劉三和橄欖桂生。同往蚌埠。姜遠山雲閨雄夫婦。同
往南昌。分頭去接洽布置。楊子楚江自桂徐令英和雲上和尙。留在南京。等候
法院消息。一霎眼已是過去了七天。雲上和尙。得到他朋友的報告。南昌縣衙
門。已投到公文。移提穆平洪俊發王猴子王伯達田作貴吳德山等十名人犯。
押解人員。係兩名偵探。六名法警。明天便要起解了。爲着路程遙遠。有火車的地
方。趁火車。沒有火車有輪船可通的地方。便走水路。雲上和尙得到這消息。

和自桂等商議之下。決意由自桂子楚令英三人。追隨同往。到了次日。江自桂徐令英楊子楚。扣准時刻。在法院門首等候。待穆平等十人。由南昌縣來差押出。他們便暗隨在後。撰小說的爲避免無聊筆墨起見。不再嚙嚙。只說這一天穆平等。已是上了招商局長江輪船。預備到九江上岸。再由九江趁火車到南昌。江自桂也知道他們的意思。在未上輪船時。急拍電報到南昌老德泰酒店。報告白老標。電報上只有十個字。乃是

汝師九江上岸。雲上合十。

好讓白老標在九江預備。那班輪船上的押解人員。防守得很是嚴密。自桂等不能和他們接近。那有談話機會。最後自桂寫了一張字條。搓成紙團。走過穆平身後時。暗將紙團丟在穆平頸項內。穆平覺着頸內有物。伸手摸取。此時自桂咳了一聲嗽。穆平回頭瞧看。自桂使一個眼色。穆平會意。摸出紙條。趁押解的人不防。偷看字條上面。見寫着

令徒白老標。在九江碼頭等候。設法援救。

穆平暗暗得意。把紙條放入口中嚼去。這一天已是到了九江碼頭。有一部份乘客紛紛上岸。穆平等由那夥偵探法警。押同上岸。江自桂徐令英楊子楚三人。却先一步上碼頭。早見姜遠山站在碼頭上。向他們微微笑着。自桂等知道白老標已有準備。遠山才會到這裏來。各自心上明白。不相招呼。等到那班法警。押了穆平等十人。離開輪船碼頭。自桂等爲着人地生疏。不敢亂走。好在遠山到此。便跟了遠山而走。一路追隨。直到遠山所寓的旅館。走入遠山房間。雲闈雄笑着招呼。遠山把門閉上。低聲道。白老標沒有接到你的電報。早已料到他們在九江上岸。就預備好了。他知道押解的兩個偵探。一個姓陸名喚瑞庭。一個姓黃名喚見仁。姓陸的有鴉片烟癖。姓黃的愛喝酒。料想他們到了碼頭。都要過癮。把穆大哥等。不是在小飯店打尖。就進小茶館歇脚。穆大哥的徒弟。有七十餘人。齊到了。只要候他們打頓在什麼地方。就在那裏下手相救。自桂

點頭道。怎麼樣下手呢。遠山笑道。大概用麻醉劑罷。自桂沉吟了一回道。我們怎麼辦呢。遠山道。只要得手。白老標會有信息通到。我們候着就是。自桂等便在寓中等候好消息。傍晚六點鐘過後。白老標喚一個小夥計。前來報告。穆平等都已脫險。爲着穆姑娘的事。他們都趕往常州天甯寺去了。另由白老標打電報到南京。喚雲上和尙回天甯寺等候穆平等。遠山等聽到這消息。就在次日動身。也向天甯寺而去。祇兩天已到了天甯寺。會見雲上和尙。方知穆平爲着馬老七。破壞他女兒的貞操。定要報此仇恨。把馬老七置諸死地。後再上東三省各處。訪尋他女兒的下落。自桂縐着眉兒道。他們此去。還怕先有枝節。雲上點頭道。我也勸過他了。他不肯聽從。也是沒法。子楚問道。安徽方面怎麼樣了。雲上道。我得到白老標的電報。在回來之前。已打電報給卞大毛。說明他們已沒有事。料想他們得到這個電報。劉三爺就會回來呢。自桂等既知悉各種情形。在天甯寺留了兩天。劉三和橄欖桂生。也到天甯寺來了。同一日子。吳

德山田作貴也從南京回來。報告穆平到了南京下關。一經探聽馬老七在上海。還沒回來。爲着和金牙齒阿貴打官司。尙未了結。馬老七要阿貴賠償珠寶損失費十二萬圓。阿貴却說馬老七指使刀疤阿四行兇。要求賠償醫藥損傷費二萬圓。并駁斥老七的控訴。看上去在一個半月內。還不會回南京。穆平的意思。要到上海動手。吳田兩個。勸他先上東三省找穆蘭芳下落。回來再動手。穆平決不定主意。請他們二人到天甯寺。向雲上請示。他們才趕來的。雲上笑道。依我想來。上東三省真是談何容易。一些沒有把握的。趕去定要大受損失。馬老七既在上海。還是到上海設法。把馬老七引誘到一處。追問他穆姑娘的下落。得了細情。那時候要馬老七活便活。死便死了。結之後。便依照他的話。去找穆姑娘。豈非容易了麼。雲上這個主意。大眾都贊同。便由田作貴一個人。到下關和穆平說了。穆平覺得有理。就帶同王伯達王猴子洪俊發和田作貴。同到天甯寺。會見了雲上和尙。又向江自桂等稱謝。此番相救之恩。雲上却笑。

道。穆大哥要到上海找姓馬的。還得拜託劉三爺江大哥。這幾位才能成功。穆平道。當然要仰仗的。自桂等也義不容辭。決定明天趁火車同往上海。那知事情有出人的意外。在這天傍晚時候。那位穆蘭芳姑娘。竟偕同了兩個彪形大漢。趕到了天甯寺。父女會面。抱頭痛哭。撰小說的却不能囫圇吞棗。終要表個明白。穆蘭芳姑娘。怎麼會突然回來。那兩個彪形大漢。又是什麼人呢。原來穆蘭芳姑娘。在得到了吳德山田作貴等失敗被擒的消息。又是急又是恨。暗想都是馬老七的萬分刁惡。越想越恨。才在那天晚上。潛入馬老七家中。原想竊取他鉅值的珠寶。變易銀錢。作為運動費用。使他的父親罪名減輕。那知馬家的警犬。瞥見了蘭芳。狂吠起來。這時候。馬老七尚未安睡。聞聲查看。蘭芳躲避不及。給馬老七抓住。拖到樓下廂房中。馬老七為着蘭芳年輕貌美。身上裝束。又不像竊賊一流。情知別有原由。仔細一想。却想起了南昌回下關。有四男一女追隨。不要就是他。四個男賊。前番拿住的了。只有女賊不見。今天竟一個兒

到來。向他詢問有沒有黨羽。蘭芳老是不開口。馬老七却存下了污辱蘭芳的念頭。揮退家中人。他即將迷藥迷住了蘭芳。這一晚蘭芳的清白身子。便給他污辱。一連奸宿了兩宵。可憐蘭芳被藥所迷。無從抵抗。老七明知不能把蘭芳留在家中。也不能放他出外。留下禍水。纔和刀疤阿四等商議之下。就由阿四約來了專販條子的人。託他們把蘭芳賣往遠地。決定賣往長春。當時仍用一種藥。使蘭芳失去本性。糊糊塗塗的給販條子的人。販到吉林長春一家妓院中。那時候。再用解藥使蘭芳的本性恢復。蘭芳神志既清。詢知身入火坑。他却不比懦弱的婦女。肯受人宰割。便在妓院中吵鬧起來。妓院中人用強暴的手段。把他毆打。蘭芳頗有武技。怎肯受他們的欺辱。互相毆打。驚動了妓院外面的人。聞聲入視。這時恰有兩位好漢。也在這家妓院前經過。見裏面吵鬧。無意中入內瞧看。詢問原因。蘭芳侃侃而言。這兩人便解囊替蘭芳贖身。把他帶到旅館裏面。細詢身世。蘭芳也拜謝二人。探問他們姓名。方知就是關外的有名

人物。華民雄。金中耀。原來他們兩個。怎會到長春。只因華民雄爲着日本帝國。對於東三省的陰謀。日見暴露。而當局的大人物。尙是醉生夢死。毫不知覺。絲毫不加防備。眼見一旦事發。大好區域。立將淪入倭族版圖。民雄感憤異常。急謀抵制計劃。知道警告麻木的當道。決沒有効力發生。還是聯絡綠林羣英。各作相當準備。萬一日本的暴力發動。當局不能防禦時。這捍衛疆土的職責。義不容辭。都在他們身上了。所以華民雄和金中耀奔走各處。專一遊說綠林好漢。喻以大義。頗有効力。大股如小白龍等。都立誓從命。又因長春有個俄人亞而立。他與日本浪人。時相往返。消息很是靈通。華民雄特來運動亞而立。要他担任間諜的工作。他和亞而立會面之後。亞而立倒也慨然自任。和華民雄簽訂了密約。民雄纔和金中耀告別而行。經過妓院。方救穆蘭芳出了火坑。問知底細。民雄欣然對中耀道。關內江湖上人物。我們很少結交。趁此機會。我和你護送穆姑娘到南京。結交關內各地人物。揀有肝胆有血氣的聯絡。日後有事發

生也好互有臂助。中耀原是渾人。只要華民雄如何說。他終能同意。民雄有意南來。他那有不贊成的理。他們兩個。即日護送穆蘭芳到南京新羣旅社。探問之下。知道雲上和尙早已走了。蘭芳姑娘尙不知他的父親業已脫險。方在這天上常州去了。蘭芳料想雲上和尙已回常州。因此也和華民雄金中耀。趕到天甯寺。纔知父親等都已脫險。父女抱頭痛哭了一陣。經衆人勸止。穆平又向華民雄金中耀稱謝。雲上卽設素酒相請衆人。華民雄和江自桂。徐令英。楊子楚。姜遠山。穆平。劉三。橄欖桂生。吳德山。田作貴。洪俊發。王伯達等。相見之下。知道這些人。都是有肝胆有義氣的人物。大可結交。便也吐露了他的抱負。雙方大有相見恨晚的概況。雲上和尙且稱華先生既願結交。關內江湖弟兄。小僧倒能在這半月之內。邀請附近各地的弟兄。到此間和華先生一會。民雄欣然稱妙。席散之後。穆蘭芳却向楊子楚詢問。馬老七在上海的住處。子楚隨口道。他起先在威海衛路大德里第七家居住。後來又借寓亞東旅館八十七號。目

前不知他住在什麼地方。姑娘問他幹甚麼。蘭芳搖頭道：「沒有什麼。問問罷了。」自桂在傍說道：「穆姑娘你放心。我們也不放姓馬的便宜。隔上幾天。我們同到上海對付他就是。姑娘可不要心急。」蘭芳點頭不語。這晚除了雲閨雄穆蘭芳。不便在寺中住宿。到旅社開房間。餘人都留在天甯寺中。他們原想隔一天到上海。和馬老七總結帳。那知次晨。雲閨雄神色慌張。趕到天甯寺。見着衆人道：「不好了。穆姑娘獨自趕往上海去了。他留有一封信在這裏呢。」說着。將信授給穆平。衆人聽了。大喫一驚。穆平面色早變。手指兒抽出信封中的信紙閱看。兀是顛動不止。衆人的目光都瞧到信上。只見上面寫着：

父親大人膝下。敬稟者。女兒清白之軀。不能自保其潔。爲馬賊所污。上貽家門之羞。下成終身之恨。思念及此。心胆皆碎。此番承華民雄金中耀二先生救兒於火坑。始得與我親愛之老父重聚骨肉之情。兒本當死於老父之前。以謝不肖失身之罪。惟念使老父入狴犴。使弱女失身之

仇人尙安居於春申江上。諸伯叔雖有懲戒之意。兒念終不如手刃仇人爲快。若於事前明語。大人勢必阻兒之行。故不得不出之一走。直往上海。誓與馬賊共亡。望大人勿以不肖爲念。兒死志已決。除賊之後。亦以一死以謝我父矣。草此留字。敬請

金安。

女蘭芳最後之百拜

穆平閱畢此信。淚如雨下。蹬着脚道。這孩子好糊塗。竟這樣就走了。前番也是孤身。纔受姓馬的欺侮。今天又會這樣的胆大。姜遠山却向雲閨雄發話道。你也太糊塗。穆姑娘不是和你同睡在一個房間內麼。他寫信。你會不知道。他走路。你又會不知道。閨雄道。昨天晚上。穆姑娘一些兒沒有可異的神色。他還先睡。諒來他在我睡着之後。才悄悄的下床寫信。天明便走。我真夢想不到呢。楊子楚道。怪不得穆姑娘昨天問我。馬老七住在上海什麼地方。他早有此心。了。自桂接口道。我防穆姑娘一人去報仇。先把話兒按住他。那知他還是要走。雲

上和尙縐着眉兒道。到這時候。我們還能說空話發議論麼。趕快追到上海。還來得及。穆平道。我本要走了。自桂子楚同聲道。不要忙。我陪你去。雲上點頭道。好。劉三道。我也要回去了。雲上笑道。三爺不要走。華先生還要和衆同道會了。面你也該留在這兒陪陪。雲上這樣說着。劉三便不好意思走了。雲閨雄突然道。難道穆姑娘出旅館到火車站上。那時候恰有到上海的火車麼。要是沒有火車。說不定他還在車站上呢。雲上道。此刻什麼時候了。遠山瞧了瞧手表道。十點二十三分。雲上道。已有一班八點鐘的火車經過。下班車須待十一點四十五分鐘才到。到上海。在下午四點鐘過後了。自桂道。只要在五點鐘之前。趕到上海。穆姑娘未必能夠一到上海。就會找得馬老七。衆人覺得有理。自桂子楚便和穆平。向衆人告別。雲上約他們辦理畢後。就到天甯寺會齊。自桂子楚、穆平都點頭允許。他們三個。便到火車站。即趁十一點四十五分。由甯到上海的火車。趕到上海。走出車站。自桂道。我們只要先打一個電話。探問馬老七有

沒有在威海衛路大德里。子楚道好。便在附近借打電話。自桂聽得對方有人接話。便問你們可是馬公館。對方答稱是的。你們那裏。自桂頓了頓口道。我們南京下來。請問一聲。城內恆昌新珠寶店的馬老闆。在你們那裏麼。不防對方的答語。竟使江自桂大出意外。說道是馬老闆麼。他今天本要趁下午一點鐘的火車回南京去。突在車站外。遇見一個年輕女子。把他刺死。那行兇的女子也自殺而死。兩人的屍首。都已送入驗屍所去了。你是南京下來。可有什麼事。自桂那裏還有工夫回答。立將電話掛斷。子楚穆平。見自桂面色有異。問他怎樣。自桂不便就說。搖了搖頭。走出了那家打電話的人家。才低聲道。出了事了。穆平變色道。什麼事。自桂明知遮瞞不住。只得依實說出。穆平纔知女兒巧遇仇人。已是同歸於盡。不禁痛淚直流。子楚也駭然道。怎會這樣湊巧。合該姓馬的死在穆姑娘手中。自桂急道。低聲些。不要給當公事的人聽了去。我們要知道詳細情形。也許在這裏附近的人。終能知道。我們就在車站附近的旅館。開

一個房間。探聽探聽。穆平依着自桂話兒。就在離車站不遠的一家旅館。開一個大房間。待到茶房送茶入內。自桂笑着道。聽說今天車站上。出件暗殺案。是不是。茶房點頭笑道。不錯。兇手是個年輕的女人。他殺了人。自把利刀割斷咽喉。在巡捕到來的時候。他還沒有斷氣。據說還對巡捕道。被殺的人叫馬老七。是他的仇人。巡捕見他快要斷氣。詢問他的姓名。他却不肯說出。不多時候。也就死了。外面人猜測。姓馬的。定是女子的奸夫。爲着姓馬的另有情人。這女子醋海生波。才鬧出這亂子的。穆平聽了這兩句話。恨不能把茶房打幾下巴掌。自桂瞧了穆平神色。急喚茶房退出。把房門閉上。穆平又流着痛淚道。蘭芳這孩子。何苦把一條小命。斷送在姓馬的一處。要報仇。儘報仇。這樣一來。外面不知道的人。反生出種種誤會。累得死後還蒙着惡名聲了。穆平越說越傷心。自桂子楚。也是淒然。好容易勸止了穆平哭泣。自桂道。事情很難。我們又不便出頭承認。是屍親。驗屍之後。沒有屍屬。當然由善堂收驗。將來的屍棺。也要上

義塚地埋葬。那麼穆姑娘的屍骨也不能回故鄉了。我們若是出頭承認是屍親。領屍收殮。難免受警務人員的盤詰。并且馬老七的夥計也認識穆大哥。又要生出是非來了。不是事在兩難麼。穆平沉吟一回。歎了聲道。人已死去。只能由他了。我是不迷信的人。認一死百了。沒有什麼道理。也不必多事。我們明天回常州。我也不往他處。就在天甯寺出家。拜雲上做師父。我並不是想修仙成佛。只是借此做個下場。好在我除了一個女兒之外。餘人都已死盡。現在女孩子也死了。我還回家幹麼。自桂子楚見穆平抱了消極態度。少不得勸解他不要灰心。穆平只是笑着不語。過了這天。次日。他們三個同趁火車。回到常州天甯寺。雲上等見他們突然回來。詫問何故。經自桂說明之後。方才明白。不免同聲歎惜。穆平却定要在天甯寺落髮出家。衆人勸解無效。最後還是順從穆平的請求。替他削盡三千煩惱絲。從此空門中又多一名佛子弟了。又過了幾天。各地的同道弟兄。得着雲上和尙的信。紛紛聯袂而來。這一天。已是到了一百

三十餘人都是有手面有名聲的同道。撰書人光把他們的姓名一個個寫出等於記帳。太覺乏味了。若把他們各個的歷史表白出來。這部江湖義賊傳已是寫到了末一回。那裏容得下再寫四十回。怕也寫不盡呢。只得總包刮說一句。所到的一百三十餘人都是有手面有名聲的同道。都和江自桂等不相上下的。人物撰書人這般贊揚他們。也許看書的要不信。世上那裏來這許多義賊。其實並不是撰書人的胡亂捏造。地大物博的中華民國。那一處不有奇材傑出的人物。那一處不有窮兇極惡的壞人呢。閒話不必多說。這一天。天甯寺中開了一個羣英大會。由華民雄做了主席。他就發表一篇激昂慷慨的宣言。把日人的陰謀。當局的糊塗。盡行宣布出來。最後要求江湖上弟兄。務要團結一致。暗行準備。萬一國難臨頭。須要各盡自力。誓死報國。盡國民應負的天職。這篇宣言。博得大眾的同情。當時空氣異常緊張。立時成立了一個國難同盟會。紛紛簽名立誓。才宣布散會。撰書人也借此作一收束。宣告擱筆了。

